

國學基
本叢書
華陽國志
附校勘記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742291

書叢本基學國

志 國 陽 華

記 勘 校 附

撰 璩 常

校 圻 廣 顧

行發館書印務商



2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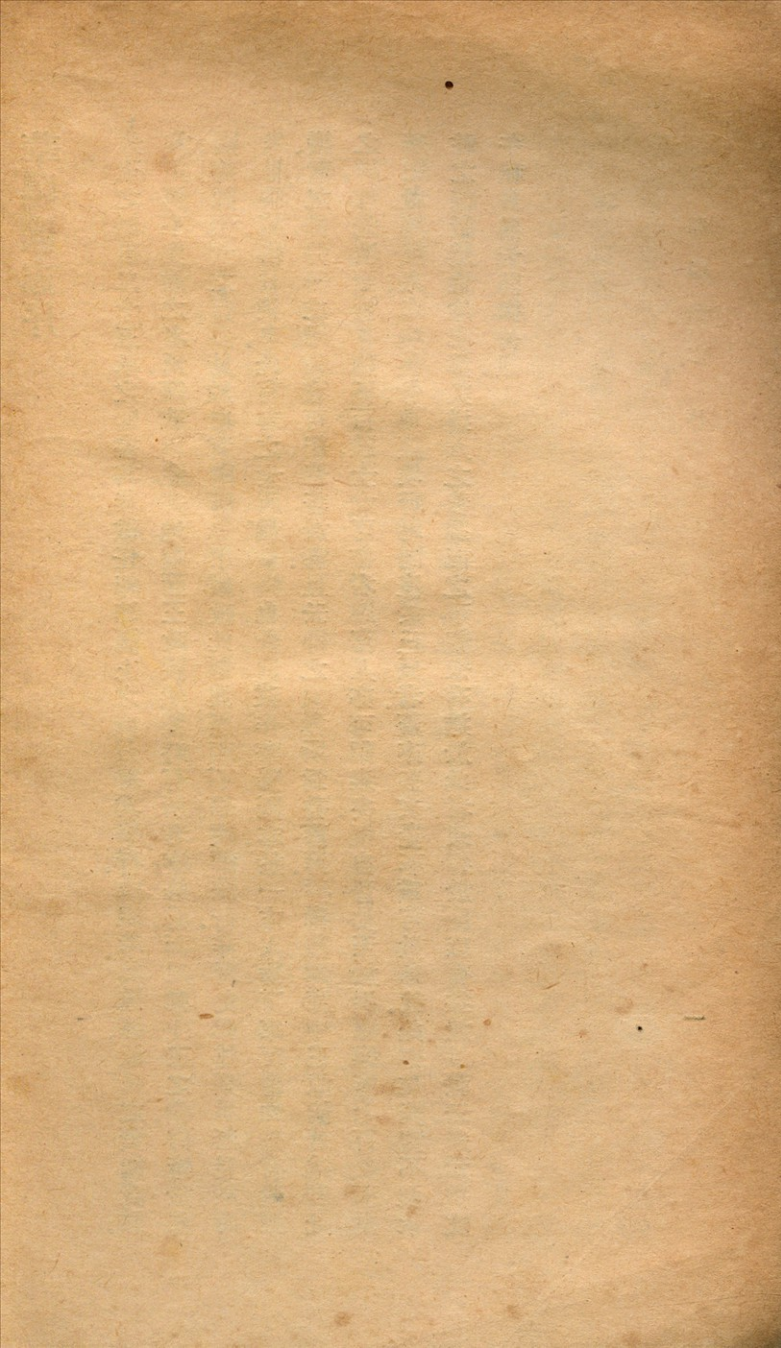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提要

華陽國志十二卷。附錄一卷。晉常璩撰。璩字道將。江原人。李勢時官至散騎常侍。晉書載勸勢降桓溫者卽璩。蓋亦譙周之流也。隋書經籍志。霸史類中載璩撰漢之書十卷。華陽國志十二卷。漢之書。唐志尙著錄。今已久佚。惟華陽國志存卷數。與隋志、舊唐志相合。新唐志作十三卷。疑傳寫誤也。其書所述。始於開關。終於永和三年。首爲巴志。次漢中志。次蜀志。次南中志。次公孫劉二牧志。次劉先主志。次劉後主志。次大同志。大同者。紀漢晉平蜀之後事也。次李特雄期壽勢志。次先賢士女總讚論。次後賢志。次序志。次三州士女目錄。宋元豐中。呂大防嘗刻於成都。大防自爲之序。又有嘉泰甲子李塋序。稱呂刻刊闕。觀者莫曉所謂。嘗博訪善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撫兩漢史。陳壽蜀書。益部耆舊傳。互相參訂。以決所疑。凡一事而前後失序。本末舛迕者。則考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者。則刊而去之。又第九卷末有塋附記。稱李勢志傳寫脫漏。續成以補其闕。則是書又於殘闕之餘。李塋謂之補綴竄易。非盡璩之舊矣。塋刻本世亦不傳。今所傳者。惟影寫本。又有何鏜漢魏叢書。吳琯古今逸史。及明何宇度所刊三本。何、吳二家之本。多張佳允所補。江原常氏士女志一卷。而佚去蜀中士女以下至犍爲士女共二卷。蓋塋本第十卷分上中下。鏜等僅刻其下卷也。有惟後

賢志中二十人有讚。其餘並闕。至本則蜀郡、廣漢、犍爲、漢中、梓潼、女士一百九十四人。各有讚。字度本亦同。蓋明人刻書。好以意爲刊削。新本旣行。舊本漸泯。原書遂不可覲。字度之本。從至本錄出。此二卷偶存。亦天幸也。惟至本以序志置於末。而字度本升於簡端。考至序稱首述巴中、南中之風土。次列公孫述、劉二牧、蜀二主之興廢。及晉太康之混一。以迄於特、雄、壽、勢之僭竊。以西漢以來先後賢人、梁、益、寧、三州士女總讚序志終焉。則序志本在後。字度不知古例。始誤移之。又總讚相續成文。至序亦與序志並稱。宜別爲一篇。而至本亦割冠各傳之首。殊不可解。殆如毛公之移詩序。李鼎祚之分序卦傳乎。今姑從至本錄之。而附著其改竄之非如右。其張佳允所續常氏士女十九人。亦併從何鏗、吳瑄二本錄入。以補瓌之遺焉。

華陽國志序

先王之制。自二十五家之閭。書其恭敏。任卹等而上之。或月書其學行。或歲考其道德。故民之賢能。表惡。其吏無不與知之者焉。漢魏以還。井地廢而王政闕。然猶時有所考察。旌勸而州都中正之職。尙脩於郡國。鄉閭士女之行。多見於史官。隋唐急事緩政。此制遂廢而不舉。潛德隱行。非野史紀述。則悉無見於時。民日益漓。俗日益卑。此有志之士。所爲歎惜也。晉常璩作華陽國志。於一方人物。丁寧反覆。如恐有遺。雖蠻髦之民。井井之婦。苟有可紀。皆著於書。且云得之陳壽。所爲耆舊傳。按壽嘗爲郡中正。故能著述若此之詳。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亦可謂衆矣。復自晉初至於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所紀者無幾人。忠魂義骨。與塵埃野馬。同沒於丘原者。蓋亦多矣。豈不重可歎息哉。此書雖繁富。不及承祚之精微。然議論忠篤。樂道人之善。蜀記之可觀。未有過於此者。鏤行於世。庶有益於風教云。宋元豐戊午秋。日呂大防。徵仲撰。



重刊華陽國志序

古者封建五等。諸侯國皆有史以記事。後世罷封建爲郡縣。然亦必有圖志以具述。蓋以疆域既殊。風俗各異。山川有險要。阨塞之當備。郡邑有廢置。割隸之不常。至於一士之行。一民之謠。皆有不可沒者。顧非筆之於書。則不能也。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蠻。閩。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之數要。至於九穀之所宜。六畜之所產。亦未嘗不佔畢而紀其詳。況夫環數千里之地。分城置邑。殆踰數十。中閒時異事變。往往裂爲偏方。霸國。其理亂得失。蓋有繫天下大數。安可使放絕而無聞乎。此晉常璩華陽國志之作。所以有補於史家者流也。予嘗考其書。部分區別。各有條理。其指歸有三焉。首述巴蜀。漢中。南中之風土。次列公孫述。劉二牧。蜀二主。之興廢。及晉太康之混一。以迄於特。雄。壽。勢。之僭竊。繼之以兩漢以來。先後賢人。梁。益。寧。三州士女。總贊。序志。終焉。就其三者之閒。於一方人物。尤致深意。雖侏離之氓。賤俚之婦。苟有可取。在所不棄。此尤足以弘宣風教。使善惡。知所懲勸。豈但屑屑於山川物產。以資廣見。異聞而已乎。本朝元豐閒。呂汲公守成都。嘗刊是書以廣其傳。而載禊荒忽。刊缺愈多。觀者莫曉。所謂子每患此久矣。假守臨邛。官居有暇。蓋嘗博訪善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撫兩漢史。陳壽蜀書。益部耆舊傳。互相參訂。以決所疑。凡一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

者則刊而去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者。則因而全之。其他旁搜遠取。求通於義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驗。可信不誣者。若其無所考據。則亦不敢臆決。姑闕之以俟能者。然較以舊本之訛謬。大略十得五六矣。僂木既具。輒敍所以冠於篇首。好古博雅。與我同志者。願無以夏五郭公之義而律之。嘉泰甲子季夏朔眉丹稜李丞叔廬甫謹序。

校刊華陽國志序

唐已前方志存者甚少。惟三輔黃圖及晉常璩華陽國志最古。三輔黃圖爲宋人增亂。華陽國志明刻本俱缺卷十之上中兩卷。近時始有補完本。而皆舛誤不可讀。予家益土。念搜討古迹。莫先於此志。求善本不得。前十餘年由中州葉令擢守京江。唐刺史仲冕告予。謂陽湖孫觀察星衍有季氏振宜家所錄宋嘉泰四年李塋刻本。擬卽借刊。後以右遷觀察。至豫章。未遂其願。及再來江淮。司轉運之事。官閑餘暇。披閱此書。因借數本合校之。又參以書傳所引舊文。訂定譌錯。按李塋序稱凡一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者。則刊而去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則因而全之。是其本已經至刪改。故蜀志汝山郡與越嶲郡誤連。而少汝山屬縣。及漢嘉郡士女讚。少巴郡第二。又三國志注引此書有李宓陳情表。而今本無之。此類悉加補正。或附按語。以諭學者。雖元豐閒呂汲公大防所刻。不可得見。無以全復常氏舊觀。其視至本則固有過之無不及矣。元和顧茂才廣圻是正諸書。最稱審密。竭半歲之力。爲予督工開雕。故能精緻古雅。不減宋元佳刻。孫觀察雅好流傳古書。又見近世修志者空無故實。慨古地理書多放佚。嘗欲刊行舊本。以備一方掌故。先校刊三輔黃圖。長安志。於關中。又刊建康志於江左。每惜浙中未將乾道。咸淳。臨安兩志付梓。又因修志松江。先刊楊潛雲閒志。今此書成於晉魏之閒。

古字古義。尤足證佐經史。後有修滇、蜀、方志者。據以爲典則。誠藝林之勝事也。其書稱華陽者。晉代梁、益、寧三州。故禹貢梁州之域。爲今四川省及雲南并陝西漢中迤南之境。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注疏以華爲華岳。恐此華在迤東。陽爲荊州。非梁州。秦本紀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陽封宮。正義曰。封宮在岐州平陽城內也。則此華山在岐州之北。其南正值梁、益。與太華不同。黑水據括地志云。源出梁州成固縣西北太山。亦與三危之黑水殊異。說經者誤以此爲滇池之黑水。又謂瀘水皆誤。然常氏書以此爲名。而未記載辨析。惟蜀志云。五岳則華山表其陽。特用補其義云。嘉慶十九年歲在甲戌清明節。兩淮都轉鹽運司使鄰水廖寅序。

華陽國志目錄

- 第一 巴志
- 第二 漢中志
- 第三 蜀志
- 第四 南中志
- 第五 公孫述劉二牧志
- 第六 劉先主志
- 第七 劉後主志
- 第八 大同志
- 第九 李特雄期壽勢志
- 第十 先賢士女總讚
- 第十一 後賢志
- 第十二 序志并益梁寧三州先後以來士女名目錄

漢豐

南浦

涪陵郡 屬縣五

涪陵

丹興

漢平

萬寧

漢髮

巴西郡 屬縣四

志云·屬縣七·又云·其三縣爲郡·謂分置宕渠郡也

閬中

南充國

安漢

平州

宕渠郡 屬縣三

梓潼郡 屬縣五

梓潼

涪

晉壽

白水

漢德

舊誤作廣漢·德陽·二縣
·今改正·說具在志中·

武都郡 屬縣九

下辨

武都

上祿

故道

河池

沮

平樂

脩成

嘉陵

陰平郡 屬縣四

陰平

甸氐

平武

剛氐

右梁州

蜀郡 屬縣六

成都

郫

繁

江原

臨邛

廣都

廣漢郡 屬縣八

雒

緜竹

什邡

新都

五城

郫

廣漢

德陽

犍爲郡 屬縣五

武陽

南安

犍道

牛鞞

資中

江陽郡 屬縣四

江陽

漢安

符

新樂

汝山郡 屬縣全闕

晉書地理志云·統縣八·汝山·升遷·都安·廣陽·興樂·平康·蠶陵·廣柔·說具在志中·

漢嘉郡 屬縣全闕

晉書地理志云·統縣四·漢嘉·徙陽·嚴道·旄牛·說具在志中·

越巂郡 屬縣十二

邛都

臺登

關

蘇示

會無

大柞

定祚

三縫

卑水

潛街

安上

馬湖

右益州

梓柯郡 屬縣四

萬壽

且蘭

廣談

母斂

平夷郡 屬縣二

平夷

營

夜郎郡 屬縣二

夜郎

談指

晉寧郡 屬縣七

滇池

同勞

同安

連然

建伶

Handwritten notes in cursive script,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直, 營, 晉, 寧, 滇, 池, 同, 勞, 同, 安, 連, 然, 建, 伶.

母單

秦臧

建寧郡 屬縣十三

味

牧麻

同樂

穀昌

同瀨

雙柏

存駝

昆澤

漏江

談橐

伶丘

徵縣郡

脩雲

俞元

舊誤作新定。今改正。說具在志中。

平樂郡

屬縣四

新定

興遷

平樂

三沮

朱提郡

屬縣五

朱提

堂螂

南秦

漢陽

南昌

南廣郡

屬縣四

南廣

臨利

常遷

新興

永昌郡 屬縣八

不韋

比蘇

哀牢

永壽

舊唐

雍鄉

南涪

博南

雲南郡

屬縣五

志云·屬縣七·又云其縣二·別爲郡·謂分置河陽郡也·

雲南

葉榆

遂久

弄棟

蜻蛉

河陽郡

屬縣四

郡分雲南二縣。又新立二縣。今志存河陽一縣。故知脫其三縣也。

河陽

關

關

關

梁水郡 屬縣三

梁水

賁古

西隨

興古郡 屬縣七

宛温

律高

鐔封

句町

漢興

勝休

都唐

西平郡 屬縣三

盤江

來如

南零

右寧州

常璩是書。巴志、漢中志、爲梁州。蜀志爲益州。南中志爲寧州。其郡縣未列子目。殊難尋檢。李昉所刻。

脫落錯誤。讀者尤不明晰。予既訂正刊行。復作此目錄一通。古人著述。例以目居全書之後。據之士女目錄亦然。故今更附其末云。

補華陽國志三州郡縣目錄

巴郡 屬縣七

江州

枳

臨江

平都

墊江

樂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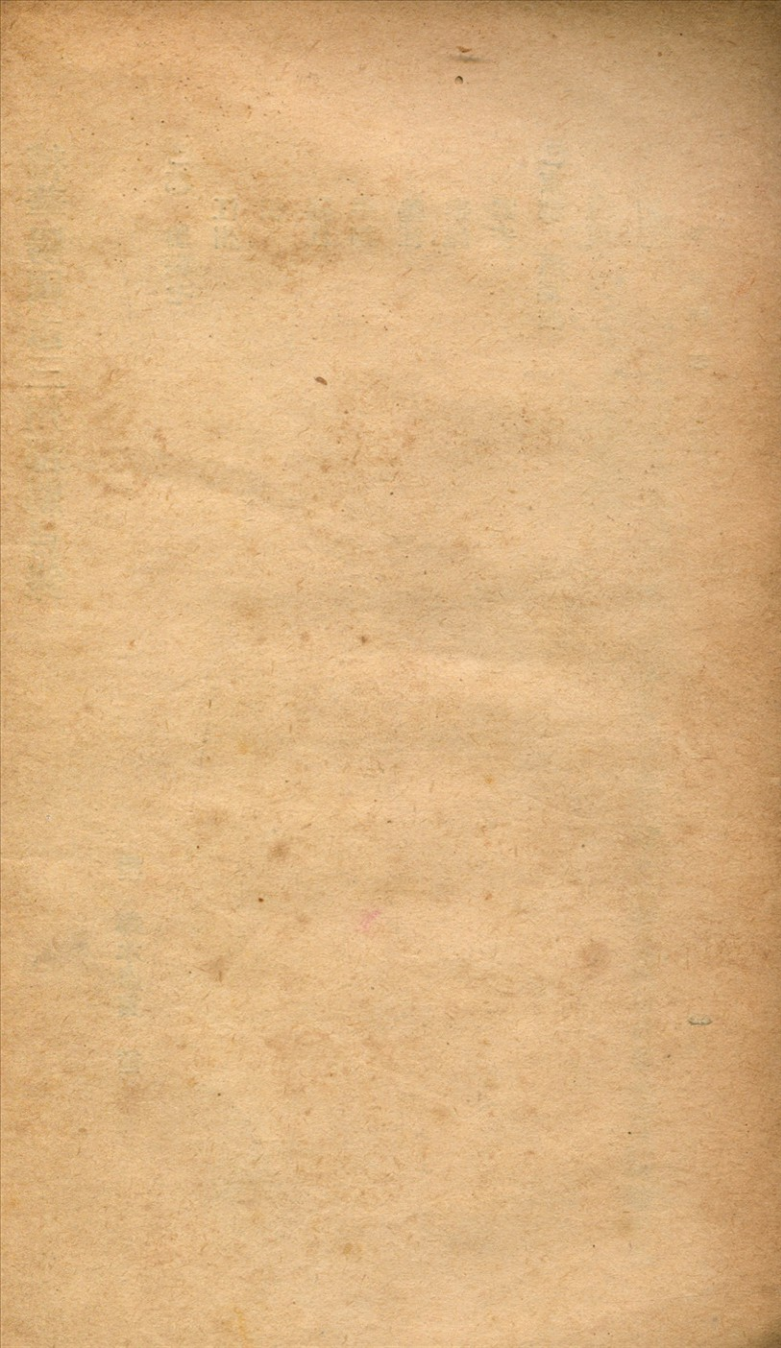
常安

巴東郡 屬縣四

魚復

朐忍

清 鄰水廖寅 補



華陽國志卷一

巴郡

昔在唐堯洪水滔天。鯀功無成。聖禹嗣興。導江疏河。百川蠲脩。封殖天下。因古九圍。以置九州。仰稟參伐。俯壤華陽。黑水江漢爲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惟下中。厥貢璆鐵。銀鏤。磬磬。熊羆。狐狸。織皮。於是四隩旣宅。九州攸同。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春財賦。成貢中國。蓋時雍之化。東被西漸矣。歷夏殷周。當歷虞夏殷脫。虞字。衍周字。九州牧伯率職。周文爲伯。西有九國。及武王克商。并徐合青。省梁合雍。而職方氏猶掌其地。辨其土壤。甄其寶利。迄於秦帝。漢興。高祖藉之成業。乃改雍曰涼。革梁曰益。故巴漢庸蜀屬益州。至魏咸熙元年。平蜀。始分益州。巴漢七郡置梁州。治漢中。以相國參軍中山耿輔爲刺史。元康六年。廣漢益州。當作廣益梁州。更割雍州之武都。陰平。荊州之新城。上庸。魏興。以屬焉。凡統郡一十一。當作二。按巴漢七郡者。三。巴西四。宕渠五。漢中六。梓潼七也。所廣益者。武都八。陰平九。新城十。上庸十一。魏興十二。故梁州之統郡一十二也。縣五十八。洛書曰。八皇始出。繼地皇之後。兄弟九人。分理九州。爲九圍。人皇居中州。制八輔。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圍。圍中之國。則巴蜀矣。其分野輿。鬼東井。其君上世未聞。五帝以來。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爲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屬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塗山是也。帝禹

之廟銘存焉。會諸侯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般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夔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土植

五穀。牲具六畜。桑蠶麻紵。魚鹽銅鐵。丹漆茶蜜。靈龜巨犀。山雞白雉。黃潤鮮粉。皆納貢之。其果實之珍者。

樹有荔、茈、蔓、有辛、茹、園有芳、蒨、香、茗、給、客、橙、當衍發。當作莖。莖。卽橙字。其藥物之異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瓚者。

有桃支、靈壽。其名山有塗、籍、靈臺、石書、刊山。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詩曰。川崖

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穀。可以養父。野惟阜。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其祭祀之詩曰。惟月孟春。

獮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潔。彼犧惟澤。蒸命良辰。祖考來格。其好古樂道之詩曰。日月明明。

亦惟其名。誰能長生。不朽難獲。當有誤。又曰。惟德實寶。富貴何常。我思古人。令問令望。而其失在於重遲魯。

鈍。俗素樸。無造次辨麗之氣。其屬有濮寶。直共。奴獯。夷蠻之蠻。周之仲世。雖奉王職。與秦、楚、鄧、爲比。

春秋魯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聘鄧。鄧南鄙攻而奪其幣。巴子怒。

伐鄧。敗之。其後巴師。楚師。伐申。楚子驚巴師。魯莊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魯文公十六年。巴與

秦、楚、共滅庸。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敗於鄧。是後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國分遠。故於盟會希。

戰國時嘗與楚婚。及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有蔓子。請師於楚。許以三

城。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王嘆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爲？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

周顯王時，楚國衰弱，秦惠文王與巴蜀爲好。蜀王弟苴，

當有侯字。

私親於巴。巴蜀世戰爭。

周慎

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爲求救於秦。秦惠文王遣張儀、司馬錯救苴。巴遂伐蜀滅之。儀貪巴苴之富，因取巴。執王以歸，置巴蜀及漢中郡，分其地爲一。

當衍

縣，儀城江州。司馬錯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

爲黔中郡。

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巴漢患之。秦王乃重募國中有能煞虎者，邑萬家，金帛稱

之。於是夷胸、忍、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羣虎，曠恚盡搏。煞羣虎，大响而死。秦王嘉之，白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約，王嫌其夷人，乃刻石爲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論，煞人雇死，俵錢。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漢興，亦從高祖定亂有功。高祖因復之，專以射白

當衍

虎爲事。戶歲出寶錢，口四十。故世

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楯蠻，今所謂弭頭虎子者也。

漢高帝滅秦爲漢王，王巴蜀閬中人。范目有恩信

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說帝爲募發寶民，要與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爲長安建章鄉侯。帝將討關東，寶民

皆思歸，帝嘉其功而難傷其意，遂聽還巴。謂目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徙封閬中。慈

李善蜀都賦注引風俗通

有龜字。

此脫。鄉侯目固辭，乃封涪沔縣。

當衍。目錄無此字。

侯。故世謂亡秦范三侯也。目復除民羅、朴、咎、鄂、度、夕、龔。

李善蜀都賦

賦注引風俗通作襲。疑此誤。今本後漢書板橋傳作襲。蓋李至依彼改耳。

七姓不供租賦。

閩中有渝水。寶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

前鋒。陷陣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天下既定。高帝乃分巴置廣漢郡。孝武帝又兩割置犍爲郡。故世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廣也。自時厥後。五教雍

和。秀茂挺逸。英偉旣多。而風謠旁作。故朝廷有忠貞盡節之臣。鄉黨有主文歌詠之音。巴郡譙君黃。仕成

哀之世。爲諫議大夫。數進忠言。後違避王莽。又不事公孫述。述怒。遣使齎藥酒以懼之。君黃笑曰。吾不省

藥乎。其子瑛納錢八百萬得免。國人作詩曰。肅肅清節士。執德實固貞。違惡以授命。沒世遺令聲。巴

郡陳紀山。爲漢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虜獻眩。王庭試之。分公卿以爲嬉。紀山獨不視。京師稱之。巴人歌

曰。築室載直梁。國人以貞真。邪嫉不揚目。枉行不動身。奸軌辟乎遠。理義協乎民。巴郡嚴王思。爲揚

州刺史。惠愛在民。每當遷官。吏民塞路攀轅。詔遂留之。居官十八年。卒。百姓若喪考妣。義送者齎錢百萬。

欲以贍王思家。其子徐州刺史不受。送吏義崇。不忍持還。乃散以爲食。食行客。巴郡太守汝南應季。先善

而美之。乃作詩曰。乘彼西漢。潭潭其淵。君子愷悌。作民二親。沒世遺愛。式鏡後人。漢安帝時。巴郡太

守連失道。國人風之曰。明明上天。下土是觀。帝選元后。求定民安。孰可不念。禍福由人。願君奉詔。惟德日

親。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祈妻義。王元憤妻姬。趙蔓君妻華。夙喪夫。執共姜之節。

守一醮之禮。號曰三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沈於西漢水而沒。死。有黃鳥鳴其亡處。徘徊

焉。國人傷之，乃作詩曰：關關黃鳥，爰集於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惟彼繡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永建中，泰山吳資元約爲郡守，屢獲豐年，民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乎苗。我后卹時務，我以優饒。及資遷去，民人思慕。又曰：望遠忽不見，惆悵嘗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孝桓帝時，河

南李盛仲和爲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曰：狗吠何諠諠，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爲。思往從鄰貸，鄰人已言匱。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漢

末政衰，牧守自擅，民人思治。作詩曰：混混濁沼魚，習習激清流。温温亂國民，業業仰前脩。其德操仁義，文學政幹，若洛下閎、任文公、馮鴻卿、龐宣、孟元、文和、趙温柔、龔升侯、楊文義等，播名立事，言行表世者，

不勝次載者也。孝安帝元初三年，涼州羌入漢中，殺太守董炳，擾動巴中。中郎尹就討之，不克。益州諸將郡皆起兵禦之。三府舉廣漢王堂爲巴郡太守，撥亂致治，進賢達士，貢孝子嚴、永、隱、士黃錯，名儒陳

髦、俊、士張璠。案巴郡士女目錄，越嶲太守張璠，翁子太守王堂，察舉孝廉，以後漢書訂之，璠當作濞。皆至大位。益州刺史張喬表其尤異，徙右扶風，民爲立祠。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字伯闔，爲巴郡太守，勲卹民隱，郡文學掾宕渠趙芬、掾弘農

馮尤、墊江龔榮、王祈、李温、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禧、閬中黃闔、江州母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詣望自訟曰：郡境廣遠，千里給吏，兼將人從，冬往夏還，夏單冬複，惟踰時之役，懷怨曠之思，其昏喪吉

凶，不得相見，解緩補綻，下至薪菜之物，無不躬買於市，富者財得自供，貧者無以自久，是以清儉，天枉不

聞加以水陸艱難。山有猛獸。思迫期會。隕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歎。歷世所苦。天之應感。乃遭明府。欲爲更新。童兒匹婦。懽喜相賀。將去遠就近。釋危蒙安。縣無數十民。無遠邇。恩加未生。澤及來世。巍巍之功。勒於金石。乞以文書付計掾史。人鬼同符。必獲嘉報。芬等幸甚。望深納之。郡戶曹史枳當有脫。白望曰。芬等

前後百餘人。歷政訟訴。未蒙感寤。明府運機布政。稽當皇極。爲民庶請命救患。德合天地。澤潤河海。開闢以來。今遇慈父。經曰。弈弈梁山。惟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比隆等盛。於斯爲美。永興二年三月甲午。望上疏曰。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滅絕。罪錄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卽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榮等及隴西太守馮舍。上谷太守陳弘。說往者。至有劫闔中令楊殷。終津侯姜昊。傷尉蘇鴻。彭亭侯孫魯。雍亭侯陳巳。殷侯樂普。又有女服賊千有餘人。布散千里。不卽發覺。謀成乃誅。其水陸覆害。繁郡掾枳謝盛。塞威張。御魚復。令尹尋。主簿胡直。若此非一。給吏休謁。往還數千。閉囚須報。或有彈劾。動便歷年。吏坐踰科。恐失冬節。侵疑先死。如當移傳。不能待報。輒自刑戮。或長吏忿怒。冤枉弱民。欲赴訴郡官。每憚還往。太守行桑農。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郡治江州。時有溫風。遙縣客吏。多有疾病。地勢剛當作剛。見水經注。險。皆重屋累居。數

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餘家。承三當作二。見水經注。江之會。夏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而江州以

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墊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爲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魚池。鹽鐵。足相供給。兩近京師。榮等自欲義出財帛。造立府寺。不費縣官。得百姓懽心。孝武以來。亦分吳蜀諸郡。聖德廣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釋民之勞。誠聖主之盛業也。臣雖貪大郡。以自優假。不忍小民顛顛蔽隔。謹具以聞。朝議未許。遂不分郡。分郡之議。始於是矣。

順桓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恩信降服。於是宕渠出九種之禾。胸忍有連理之木。光和二

年。板楯復叛。攻害三蜀。漢中州郡。連年苦之。天子欲大出軍。時征役疲弊。問益州計。曹

掾程包對曰。板楯七姓。以射白虎爲業。立功先漢。本爲義民。復除徭役。但出實錢。口歲四十。其人勇敢能

戰。昔羌數入漢中。郡縣破壞。不絕若線。後得板楯。來虜彌當作珍。盡號爲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

行。後建寧舊校云。後漢作建和。二年。羌復入漢。牧守遑遑。賴板楯破之。若微板楯。則蜀漢之民。爲左衽矣。前車騎將

軍馮緄南征。雖授丹陽精兵。亦倚板楯。近益州之亂。朱龜以并涼勁卒討之。無功。太守李顥以板楯平之。

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過於奴婢。箠楚降於囚虜。至乃嫁妻賣子。或自剄割陳冤。

州郡牧守不理。去闕庭遙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於賦役。困乎刑酷。邑域相聚。以致叛反。非

有深謀至計。僭號不軌。但選明能牧守。益其資穀。安便賞募。從其利隙。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昔中郎將

尹就伐羌擾動益部百姓諺云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如臣愚見權之遣軍不如任之州郡天子從之遣太守曹謙宣詔降赦一朝清哉 獻帝初平元年征東中郎將安漢趙穎建議分巴

為二郡穎欲得巴舊名故白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南龐羲為太守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

為永寧郡胸忍至魚復為固陵郡巴遂分矣 建安六年魚復蹇胤白璋爭巴名璋乃改永寧為巴郡

以固陵為巴東徙羲為巴西太守是為三巴於是涪陵謝本白璋求以丹興漢髮二縣為郡初以為巴東

屬國後遂為涪陵郡分後屬縣七戶二萬去洛三千七百八十五里東接胸忍西接蔣當作符符縣在江陽郡縣南

接涪陵北接安漢德陽 巴子時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後治閬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其畜

牧在沮今東突破下畜沮是也又立市於龜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其郡東枳有明月破廣德嶼按此有誤也以水

經注訂之當作黃葛峽故下文言巴亦有一峽續漢書志注引此作廣德嶼當是傳寫之誤而李奎又依彼誤改此耳故巴亦有三峽 巴楚數相攻伐故置扞關陽關

及沔關 漢世郡治江州巴水北有柑橘官今北府城是也後乃遷南城劉先主初以江夏費瓚當作

見水經為太守領江州都督後都護李嚴更城大城周迴十六里欲穿城後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

為州求以五郡置巴州丞相諸葛亮不許亮將北征召嚴漢中故穿山不逮然造蒼龍白虎門別郡縣倉

皆有城嚴子豐代為都督豐解後梓潼李福為都督 延熙中車騎將軍鄧芝為都督治陽關 十

七年省平都樂城常安 咸熙元年但四縣以鎮西參軍隴西當有怡思和為太守二部守軍 江

州縣

郡治

塗山有禹王祠及塗后祠。北水有銘書。詞云：漢初隄爲張君爲太守，忽得仙道，從此

升度。今民曰張府君祠。縣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爲粉，則膏暉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江州

墮休

當作林。見水經注。

粉也。有荔茭園。至熟，二千石常設廚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縣北有稻田，出御米。陂

池出蒲、蓊、蘭席。其冠族有波鈿母，謝然慳。楊白上官程，常世有大官也。

枳縣

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土地硯瘠。時多人士，有章常、連黎、牟陽、郡冠首也。

臨江縣

枳東四百里。接胸忍。有鹽官在監塗、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門亦家有鹽井。又嚴、甘、文、楊、杜爲

大姓。晉初文立實作常伯。納言左右楊宗符

當作稱

武隆

當作陵讀。以楊宗有稱武陵六字爲一句。後賢志及目錄宗作崇。

人在吳爲孫氏虎

臣也

按此有誤也。考三國志甘寧傳云：巴郡臨江人也。當是人上脫甘寧縣三字。

平都縣

蜀延熙時省。大姓殷、呂、蔡氏。

墊江縣

郡西北中水四百里。有桑、蠶、牛、馬。漢時龔榮以俊才爲荊州刺史。後有龔揚、趙敏，以令德爲

巴郡太守。淳于長寧雅有美貌。黎、夏、杜皆大姓也。

樂城縣

在西州江

當有誤

三百里。延熙十七年省。常安縣

亦省。

巴東郡先主入益州，改爲江關都尉。

建安二十一年，以胸忍、魚復

舊有空格。當是脫漢豐也。胸忍一，魚復二。漢豐三。羊渠四。巫五。北井六。

故云六縣也。巫、北井、本屬宜都郡。故云及宜都之巫、北井也。

羊渠及宜都之巫、北井、六縣爲固陵郡。武陵康立爲太守。

章武元

年。胸忍徐惠。魚復蹇機。以失巴名。上表自訟。先主聽復爲巴。東南郡。輔匡爲太守。先主征吳於夷道。還薨。斯郡以尙書令李嚴爲都督。造設圍戍。嚴還江州。征西將軍汝南陳到爲都督。到卒。官以征北大將軍南陽宗預爲都督。預還。內領軍襄陽羅獻爲代。蜀平。獻仍其任。拜淩江將軍。領武陵太守。泰始二年。吳大將步闡。唐咨。攻獻。獻保城。咨西侵。至胸忍。故蜀尙書郎巴郡楊宗告急於洛。未還。獻出擊闡。大破之。咨退。獻遷監軍。假節安南將軍。封西鄂侯。入朝。加錫御蓋朝服。吳武陵太守孫恢寇南浦。安蠻護軍楊宗討之。退走。因表以宗爲武陵太守。住南浦。誘卹武陵蠻夷。得三縣初附民。獻卒。以犍爲太守天水楊攸爲監軍。攸遷涼州刺史。朝議以唐彬及宗爲代。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者。然宗才誠佳。有酒嗜。彬亦其人。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爲監軍。加廣武將軍。迄吳平。巴東後省羊渠。置南浦。晉太康初。將巫北井。還建平。但五當作四縣。去洛二千五百里。東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巴郡。北接房陵。奴獍夷蠻之蠻民。魚復縣。郡治。公孫述更名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熙初。復有橘官。又有澤水神。天旱。鳴鼓於傍。卽雨也。

胸忍縣。

郡舊脫此字今補正

西二百九十里。水道有東陽下瞿數灘。山有大小石城。勢靈壽木。

當有橘園二字。水經注引不

觀鹽井。靈龜。咸熙元年。獻靈龜於相府。大姓扶先。徐氏。漢時有扶。徐。荆州著石。當作名。楚訪。當作記。舊校非。有弱

頭白虎復夷者也。舊校云。著石楚訪四字未詳。弔。其兩切。又總移切。弓。強兒。又渠鞠切。又渠梁切。文一重音三。

漢豐縣。建安二十一年置。在郡西北彭溪源。

南浦縣。郡南三百里。晉初置。主夷。

郡與楚接。人多勁勇。少文學。有將帥材。

涪陵郡。巴之南鄙。從枳南入析丹。涪水本與楚商於之地。接秦將司馬錯由之。取楚商於地爲黔中郡也。漢後恆有都尉守之。舊屬縣五。去洛五千一百七十里。東接巴東。南接武陵。西接牂柯。北接巴郡。土地山險水灘。人戇勇多獷。蠻之民。縣邑阿黨。鬪訟必死。無蠶桑。少文學。惟出茶。丹漆。蜜蠟。漢時赤甲軍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發其勁卒三千人爲連弩士。遂移家漢中。延熙十三年。大姓徐巨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見玄援緣其山。芝性好弩。手自射援中之。援子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嘆曰。嘻。吾傷物之性。其將死矣。乃移其豪徐蘭。謝范。五千家於蜀。爲獵射官。分羸弱。配督將韓蔣。名爲助郡軍。遂世掌部曲。爲大姓。晉初移弩士於馮翊。蓮勺。其人性質直。雖徙他所。風俗不變。故迄今有蜀漢關中涪陵。其爲軍在南方者猶存。山有大龜。其甲可卜。其緣可作。又世號靈。又。

涪陵縣。郡治。

丹興縣。蜀時省。山出名丹。

漢平縣

延熙十三年置

萬寧縣

孝靈帝時置本名永寧

漢髮縣

有鹽井

諸縣北有獍、蝥，又有蟾夷也。

巴西郡屬縣七，去洛二千八百一十五里。東接巴郡，南接

當有脫

梓潼，北接涼

當衍

西城。土地山原多

平，有牛、馬、桑、蠶。其人自先漢以來，傀偉倣儻，冠冕三巴。及郡分後，叔布、榮始、周羣父子、程公弘等，或學兼

三才，或精秀奇逸。其次馬盛、衡承、伯才、藻、清妙、龔德緒兄弟，英氣曄然。黃公衡、應權、通變、馬德信、王子均、

勾、孝興、張伯歧、建功、立事、劉二主之世，稱美荆楚。乃先漢以來，馮車騎、范鎮南，皆植斯鄉。故曰巴有將，蜀

有相也。及晉譙侯脩文於前，陳君煥炳於後，並遷雙固，倬羣穎世。甄在傳記，縉紳之徒，不勝次載焉。

閬中縣

郡治

有彭池大澤，名山靈臺。見文緯書

按文緯書當作孔子內見續漢書志注

識。大姓有三狐、五馬、蒲、趙、任、

黃、嚴也。

南充國縣

和帝時置，有鹽井。大姓侯譙氏。

安漢縣

號出人士，大姓陳、范、閻、趙。

平州縣

其二縣爲郡。按二當作三。卽宕渠郡之宕渠。漢昌。宣漢。三縣也。

宕渠郡延熙中置以廣漢王士爲太守。郡建九年省。永興元年李雄復置。今遂爲郡。長老言宕渠蓋爲故寶國。今有寶城。盧城。秦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雄之王。祖世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之。先漢以來士女賢貞。縣民車騎將軍馮緄。大司農元賀。大鴻臚龐雄。桂楊太守李溫等。皆建功立事。有補於世。緄。溫。各葬所在。當作任。常以三月二子之靈還鄉里。水暴漲。郡縣吏民莫不於水上祭之。其列女節義在先賢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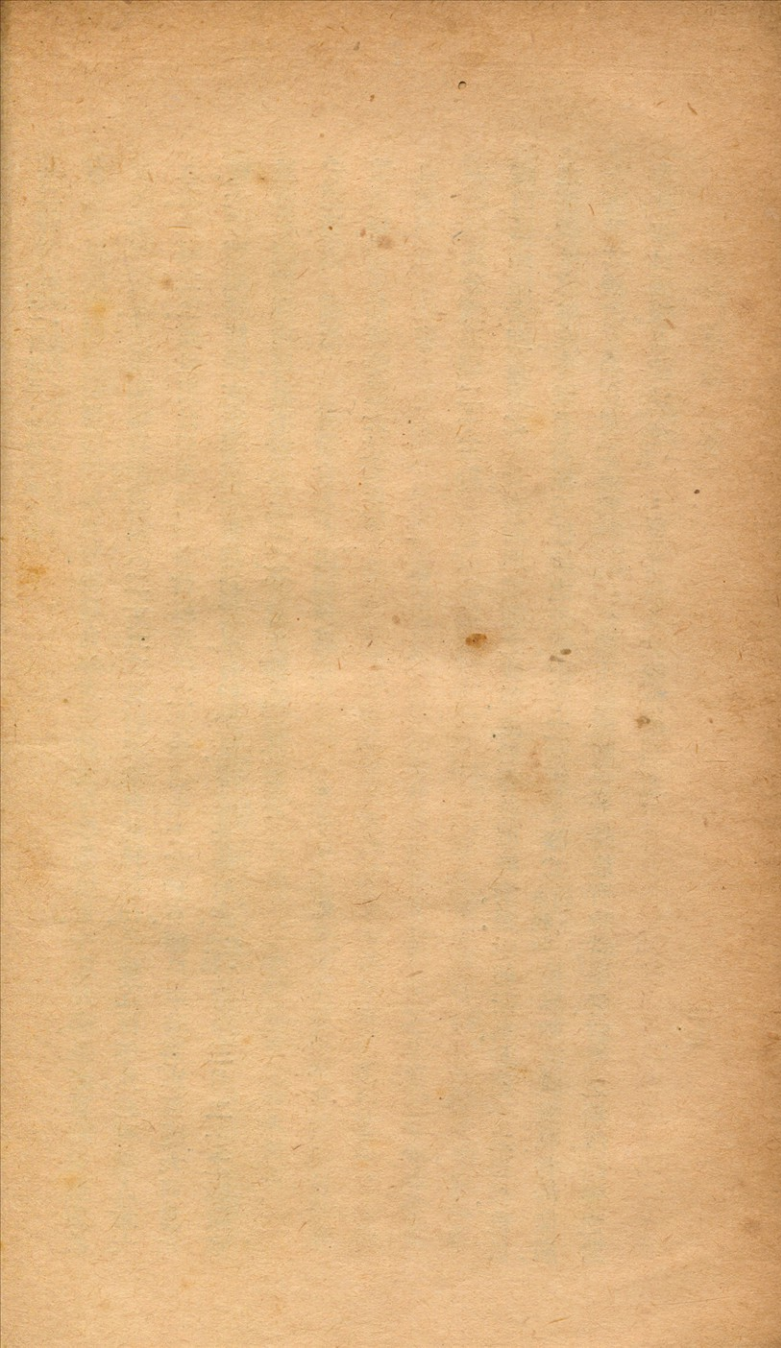
宕渠縣。郡治。有鐵官石蜜山圖所採也。

漢昌縣。和帝時置。大姓勾氏。

宣漢縣。今省。

右巴國凡分爲五郡二十三縣。

譏曰。巴國遠世。則黃炎之支封在周。則宗姬之戚親。故於春秋班倅秦。楚。示甸衛也。若蔓子之忠烈。范目之果毅。風淳俗厚。世挺名將。斯乃江漢之含靈。山岳之精爽乎。觀其舊校云足以知其敦壹矣。昔沙麓崩。卜偃言其後當有聖女興。元城郭當作建。見漢書。公謂王翁孺屬當其時。故有政君。李雄。宕渠之斯伍。略陽之黔首耳。起自流隸。君獲當作獲君。誤倒。士民其長人之魄。良有以也。



華陽國志卷二

漢中志

漢中郡本附庸國屬。當有脫。周赧王二年秦惠文王置郡。因水名也。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當有西縣二字。水經注引不誤。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在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其應上照於天。又曰惟天有漢。其分野與巴蜀同。占其地東接南郡。南接廣漢。西接隴西。陰平。北接秦川。厥壤沃美。賦貢所出。略侔三蜀。六國時楚強盛。略有其地。後爲秦恆成爭地。漢高帝旣克秦。獲子嬰。項羽封高帝爲漢王。王巴蜀三十一縣。帝不悅。丞相蕭何謀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則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帝從之。都南鄭。及項籍弑義帝。高帝東伐。蕭何常居守漢中。足食足兵。旣定三秦。蕭何鎮關中。資其衆卒平天下。以田叔爲漢中守。屬縣十二。去洛一千九十一里。叔旣饋以軍餼。又致名材。立宮室。帝嘉之。後爲魯相。然以帝業所興。不封藩王。自叔之後。世脩文教。有倣儻之士。異人並挺。鄧公抗言於孝景之朝。以明忠枉之情。張騫特以蒙險遠。爲孝武帝開緣邊之地。賓沙越之國。致大宛之馬。入南海之象。而車渠。瑪瑙。珊瑚。琳碧。屬寶。明珠。玳瑁。虎魄。水晶。琉璃。火浣之布。蒲桃。

之酒。筇竹、芍醬，殊方奇玩，盈於市朝。振揚威靈，被於幽裔。遂登九列，杖節繡衣，剖符博望，谷口子真，秉箕穎之操，湛然岳立，不營不求，德聲邁流。楊王孫應至人之概，自建武以後，羣儒脩業，開按圖緯，漢之

宰相，當出坤鄉。於是司徒李公屢登七政，太傅子堅，弈世論道，其珪璋瑚璉之器，則陳伯臺、當有脫李季子

當脫陳字，陳術，字申伯，見士女贊及目錄。申伯之徒，文秀瑋曄，其州牧郡守，冠蓋相繼，於西州爲盛，蓋濟濟焉。莽時公孫

述據蜀，跨有漢中，當秦隴之徑，每罹於其害。安帝永初二年，陰平武都羌反，入漢中，煞太守董炳，沒

略吏民。四年，羌復來，太守鄭廩出屯褒中，欲與羌戰，主簿段崇、陳諫，舊誤，今改正。以爲但可堅守，來虜乘

勝，其鋒不可當，廩不從，戰敗績。崇與門下史王宗、原展及崇子勃、兄子伯生，力戰捍廩并命。功曹程信素

居守，馳來赴難，冒寇殞殞，虜遂大盛。天子乃拜巴郡陳禪爲漢中太守，虜素憚禪，更來盤結。禪知攻守

未可卒下，而年荒民困，乃矯詔赦之，大小咸服。旣誅其亂首，天子善之，徙禪左馮翊太守。程信怨恥，乃結

故吏冠蓋子弟嚴孳、李容、姜濟、陳巴、曹廉、勾矩、劉旌等二十五人，誓志報羌，各募壯士，豫結同死，以待寇

太守鄧成，命信爲五官孳等門下官屬。元和當作初二年，羌復來，巴郡板楯掾之信等將其士卒，力奮

討，大破之，信被八創，二十五人戰死。自是後，羌不敢南向。五年，天子下詔，褒嘆信崇等，賜其家穀各

千斛。宗、展、孳等家穀各五百斛，列畫東觀，每新太守到，必先存問其家，以羌畏服陳禪，拜禪子澄，漢中太

守。漢末沛國張陵學道於蜀鶴鳴山，造作道書，自稱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傳其業，衡死，子

魯傳其業。魯字公祺。以鬼道見信於益州牧劉焉。魯母有少容。往來焉家。

初平中。以魯爲督義司馬。

住漢中。斷谷道。魯旣至。行寬惠。以鬼道教。立義舍。置義米。義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不得過多。云鬼病之。其市肆賈平亦然。犯法者三原。而後行刑。學道未信者。謂之鬼卒。後乃爲祭酒。巴漢夷民多便之。其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謂之米道。扶風蘇固爲漢中太守。魯遣其黨張脩攻固。成固人陳調素遊俠。學兵法。固以爲門下掾。說固守捍禦寇之術。固不能用。踰牆走。投南鄭。趙嵩嵩將俱逃。賊盛固遣嵩求隱避處。嵩未還。固又令鈴下偵賊。賊得鈴下。遂得終固。嵩痛憤。杖劍直入。調亦聚其賓客百餘人。攻脩戰死。魯遂有漢中。數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至劉焉子璋爲牧時。魯益驕恣。建安五年。殺魯母弟。魯

說巴夷杜濩。朴。胡。袁。約等。叛爲讎敵。魯時使使漢朝。亦慢驕。帝室以亂不能征。就拜鎮民中郎將。漢寧太守。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璋數遣龐義。李思等討之。不能克。而巴夷日叛。乃以羲爲巴西太守。又遣楊懷。高沛守關頭。請劉先主討魯。先主更襲取璋。二十年。魏武帝西征魯。魯走巴中。先主將迎之。而魯

功曹巴西閻圃說魯北降歸魏。武贊以大事宜附託。不然。西結劉備以歸之。魯勃然曰。寧爲曹公作奴。不爲劉備上客。遂委質魏武。武帝拜魯鎮南將軍。封襄平侯。又封其五子皆列侯。時先主東下江安。巴

漢稽服。魏武以巴夷王杜濩。朴。胡。袁。約爲三巴太守。留征西將軍夏侯淵及張郃。益州刺史趙顛等守漢中。遷其民於關隴。二十四年春。先主進軍攻漢中。至定軍。淵。郃。顛來戰。大爲先主所破。將軍黃忠斬

淵、顯首。魏武帝復西征先主，先主曰：孟德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先主遂爲漢中王，將還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中，衆皆以必張飛。張飛心亦自許。先主乃以牙門義陽魏延爲鎮遠將軍，漢中太守。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漢中，卿居之若何？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若偏將十萬而來，請爲大王吞之。衆壯其言。初，魏武之留淵、郃也，以雞肋示外，外人莫察。惟主簿楊脩知之，故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也。是後處蜀，魏界固險重守，自丞相、大司馬、大將軍皆鎮

漢中。蜀平梁州，治沔陽。太康中，晉武帝子漢王迪受封，更曰漢國郡，但六縣。

南鄭縣。郡治。周貞王十六年，秦厲公城之。有池水從旱山來入沔，大姓李、鄭、趙氏。

沔陽縣。州治。有鐵官，又有度水。水有二源：一曰清檢，二曰濁檢。有魚穴，清水出鱖，濁水出鮒。常

以二月八日取，蜀丞相諸葛亮葬定軍山。

褒中縣。孝昭帝元鳳六年置，本都尉治也。山名扶木，有唐公房祠也。

成固縣。蜀時以沔陽爲漢城，成固爲樂城。

蒲池縣。

西鄉縣。

魏興郡。本漢中西城縣。哀平之世，縣民錫光，字長沖，爲交州刺史，徙交趾太守。王莽篡位，據郡不附。

莽方有事海內。未以爲意。尋值所在兵起。遂自守。更始卽位。正其本官。世祖嘉其忠節。徵拜爲大將軍。朝侯祭酒。封鹽水侯。後漢中數寇亂。縣土獨存。漢季世別爲郡。建安二十四年。劉先主命宜都太

守孟達從姊歸北伐房陵。上庸自漢中又遣副軍中郎將劉封。乘沔水會達上庸。以申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達耽降魏。黃初二年。文帝轉儀爲魏興太守。封鄖鄉侯。蜀平。遂治西城。屬縣六。戶萬。去

洛一千七百里。土地險隘。其人半楚。風俗略與荊州沔中郡同。

西城縣。郡治。元康元年。封越騎校尉蜀郡何攀爲公國也。

錫縣。

安康縣。

興晉縣。晉置。

鄖鄉縣。本名長利縣。縣有鄖鄉。當作關。見漢書地理志。

洵陽縣。洵水所出。

上庸郡。故庸國。楚與巴秦所共滅者也。秦時屬蜀。後屬漢中。漢末爲上庸郡。建安二十四年。孟

達劉封征上庸。上庸太守申耽稽服。遣子弟及宗族詣成都。先主拜耽征北將軍。封鄖鄉侯。仍郡如故。

黃初中降魏。文帝拜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省。上庸并新城。孟達誅後。復爲郡。屬縣五。戶七千。去洛一

千七百里。

上庸縣 郡治。

北巫縣。

安樂縣。

咸熙元年爲公國。封劉後主也。

按常有誤也。上文言屬縣五。而今有六縣。或不數公國耳。但考晉書地理志。幽州燕國有安樂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明不得屬上庸。

此之云然。所未詳矣。

武陵縣。

安富縣。

微陽縣。

新城郡。本漢中房陵縣也。秦始皇徙呂不韋舍人萬家於房陵。以其隘地也。

漢時宗族大臣有罪。亦

多徙此縣。

漢末以爲房陵郡。

建安二十四年。孟達征房陵。煞太守蒯祺。進平三郡。與劉封不和。

封奪達鼓吹。關羽圍樊城。求助於封。達封達。以新據山郡。未可擾動爲辭。羽爲吳所破殺。達旣忿封。又懼先主見責。遂拜書先主。告叛降魏。魏文帝善達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襲劉封。封敗走。達據房陵。文帝令三郡爲新城。以達爲太守。後蜀丞相諸葛亮將北伐。招達爲外援。故貽書曰。嗟乎。孟子度邇者。劉封侵凌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望。慨然永歎。每存足下平素之志。豈虛託名載策者哉。都護李嚴亦

與書曰。吾與孔明並受遺詔。思得良伴。吳主孫權亦招之。達遂背魏通吳。蜀表請馬弩於文帝。撫軍司馬宣王以爲不可許。帝曰。吾爲天下主。義不先負人。當使吳蜀知吾心。乃多與之。過其所求。明帝太和

初。達叛魏歸蜀。時宣王屯宛。知其情。乃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

軍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舊按云。亮

遺詐降洩孟達謀者。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乃以書與亮曰。宛去洛八百。去此千二百里。聞

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閒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辨。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

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起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亮以其數反覆。亦不採。遂爲宣

王所誅滅。宣王分爲三郡。新城屬縣四。戶二萬。去洛一千六百里。

房陵縣。郡治。舊脫此二字。今補正。有維山。維水所出。東入瀘。舊按云。瀘疑誤。當作莫。今按當依莫書地理志作東。至中廬入河。又水經沔水篇云。又東過中廬縣。

東維水自房陵縣維山東流注之。亦其明證。舊校非也。

沔鄉縣。

昌魏縣。

綏陽縣。

右三郡。漢中所分也。在漢中之東。故蜀漢謂之東三郡。蜀時爲魏屬。荊州。晉元康六年。始還梁州。山水艱阻。有黃金。子午。馬聰。建鼓之阻。又有作道九君。搏土作人處。而其記及漢中記不載。又不爲李雄所據。據識其大梗概。未能詳其小委曲也。

梓潼郡。本廣漢屬縣也。建安十八年。劉先主自葭萌南攻州牧劉璋。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

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城守。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也。帛退。劉璋將向存。扶禁。由巴閬水攻峻。歲餘不能克。峻衆才八百人。存衆萬計。更爲峻所破。敗退走。成都既定。先主嘉峻功。二十二年。分廣漢

置梓潼郡。以峻爲太守。屬縣六。當作五。戶萬。去洛二千八百三十八里。東接巴西。南接廣漢。西接陰平。北接

漢中。土地出金。銀。丹漆。藥蜜也。世有雋彥人。侔於巴蜀。

梓潼縣。郡治。有五婦山。故蜀五丁士所拽。地崩山處也。有善板祠。一曰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

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四姓。文。景。雍。鄧者也。舊校云。一本作梓潼。按當作瀆。

涪縣。去成都三百五十里。水通於巴。於蜀爲東北之要。蜀時大將軍鎮之。有岩田。本稻田。孱水出孱

山。其源出金。銀。鑛。洗取火融合之爲金。銀。陽泉出石丹。大司馬蔣琬葬此。大姓楊。杜。李。人士多見耆舊傳也。

晉壽縣。本葭萌城。劉氏更曰漢壽。水通於巴西。又入漢川。有金。銀。鑛。民今歲歲洗取之。蜀亦大將軍

鎮之。漆。藥。蜜。所出也。大將軍費禕葬此山。大姓葬此者多。

白水縣。有關尉。故州牧劉璋將楊懷、高沛守也。

漢德縣。舊作廣漢縣。德陽縣誤行。今刪正。漢德縣沈約以爲不得屬疑劉氏所立。廣漢郡之廣漢縣德陽縣。自在蜀志中梓潼也。

民也。當有誤。

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有關尉。桑下兵

武都郡本廣漢西部都尉治也。

元鼎六年。別爲郡。屬縣九戶萬。去洛一千八百七十八里。東接

當有脫。

梓潼。西接天水。北接始平。土地險阻。有麻田。氏、叟、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戇。出名馬、牛、羊、漆、蜜。

水經注。

水篇引常璩云。郡居河池。一名仇池。池方百頃。疑此有脫文。

有瞿堆百頃。險勢。氏、叟、常依之爲叛。漢世數征討之。分徙其羌。遠至酒泉。敦

煌。其攻戰壘戍處所亦多。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將軍雷同、吳蘭、平之。爲魏將曹洪所破殺。

魏

益州刺史天水楊阜治此郡。阜以濱蜀境。移其氏、叟、於汧、雍。及天水。略陽。

建興七年。丞相諸葛亮遣

護軍陳戒伐之。遂平武都、陰平二郡。還屬益州。

魏將夏侯淵、張郃、徐晃征伐。常由此郡。而蜀丞相亮

及魏延、姜維等多從此出秦川。遂荒無留民。其氏、叟、楊、濮、屬魏。魏遙置其郡。

當重有郡字。

屬蜀。蜀平。屬雍

州。太康六年。還梁州。

八年。氏、叟、齊萬年反。郡罹其寇。晉民流徙入蜀。及梁州。

永嘉初。天水

氏、叟、楊、茂、搜、率種人爲寇。保據其郡。貢獻長安。愍帝以胡寇方盛。欲懷來戎。翟、拜驃騎將軍。

左賢王

劉曜破長安。丞相平昌公上隴。據天水。茂、搜、數饋平昌公。拜茂、搜、長子難敵。征南將軍。少子堅頭。龍驤將

軍。種衆彊盛。東破梁州。南連李雄。威服羌、戎。時平昌公爲劉曜所破。陳安作賊。於時并氏、叟、如一國。茂、搜

死。敵堅代爲主。數歲。劉曜自攻武都。敵堅南奔。雄至晉壽。遣子爲質。又厚賂雄。見晉壽守將稚。曜不獲。堅當重有敵堅二字。引還武都。恃險驕慢。攻走雄。陰平太守羅演。稚舅也。稚忿恚。白兄含與雄求征之。雄使含。稚將數千人攻之。時敵妻死。葬於陰平。含稚徑至下辨。入武街城。以深入無繼。盡爲氏。使所破煞。敵堅死。子盤毅復代爲主。咸康四年。敵從弟初煞盤毅。兄弟代爲主。迄今。自茂搜父子之結據也。通晉家及李雄。劉曜。石勒。石虎。張駿。皆稱臣奉貢。受其官號。所向用其官及其年號。

下辨縣。郡治。一曰武街。

武都縣。東漢水所出。有天池澤。

上祿縣。舊脫縣字。今補正。

故道縣。

河池縣。泉街。舊衍縣字。今刪正。水入沮合漢也。

沮縣。河池。按河池二字當作沮。見漢書地理志。此沮水經注所謂沔水。一名沮水者也。水所出東狼谷也。

平樂縣。

脩成縣。

嘉陵縣。

陰平郡本廣漢北部都尉。

永平後羌虜數反遂置爲郡屬縣四戶萬去洛二千三百四十四里東接

漢中南接梓潼西接隴西北接酒泉土地山險人民剛勇多氐、僂、有黑、白、水、羌、紫、羌、胡、虜、風、俗、所、出、與、武、都、略、同。漢安帝永初二年羌反燒郡城郡人退住白水會漢陽諸羌反溢入漢。煞太守漢陽杜琦自

稱將軍叛亂廣漢郡屯葭萌漢使御史大夫唐喜討琦進討羌經年不下詔賜死更遣中郎將尹就討羌亦無功諸郡太守皆屯涪。元初五年巴郡板楯軍救漢中漢中大破羌羌乃退郡復治置助郡都尉。

劉先主之入漢中也爭二郡不得。

建興七年諸葛亮始命陳戒平之。

魏亦遙置其郡屬雍

州自景谷有步道徑江油左儋行出涪鄧艾從之伐蜀。永康六年還屬梁州。

永嘉末太守王鑒

粗暴郡民毛深左騰等逐出之相率降李雄晉民盡出蜀氐羌爲楊茂搜所占。

陰平縣郡治。漢曰陰平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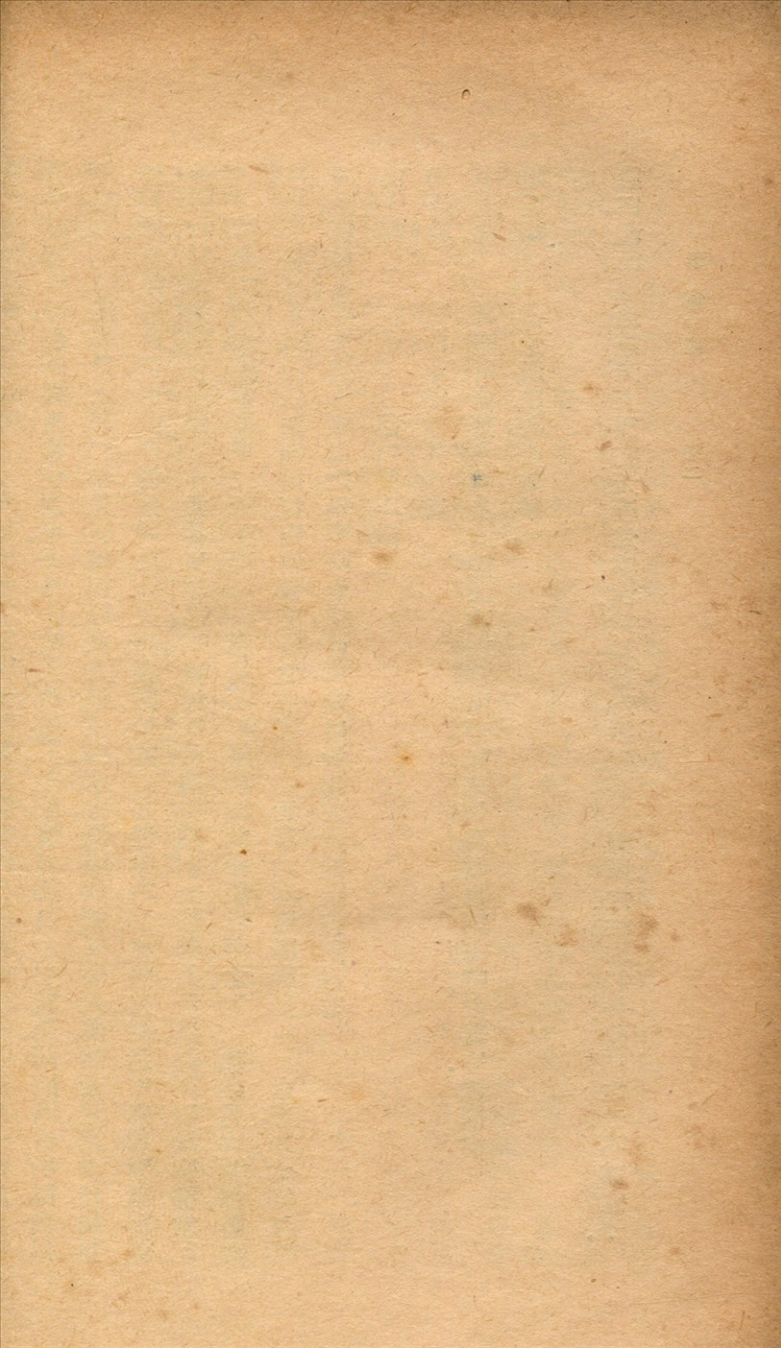
甸氐縣有白水出徼外入漢。

平武縣有關尉自景谷有步道徑江油左儋出涪鄧艾伐蜀道也。劉主時置義守號關尉。

剛氐縣涪水所出有金銀鐵。

右梁州。

譔曰漢沔彪炳靈光上照在天鑒爲雲漢於地畫爲梁州而皇劉應之洪祚悠長蕭公之云不亦宜乎。



華陽國志卷二

蜀志

蜀之爲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爲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爲帝嚳。封其支庶於蜀。世爲侯伯。歷當脫唐、虞二字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其地東接於巴。南接於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故其精靈則井絡垂耀。江漢遵流。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舊脫精字。今補正。上舊誤下。今改正。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夏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泉源深盛。爲四瀆之首。而分爲九江。其寶則有璧玉、金、銀、珠、碧、銅、鐵、鉛、錫、赭、堊、錦、繡、鬪、鼈、犀、象、氈、毼、丹、黃、空、青、桑、漆、麻、紵之饒。滇、獠、竇、魃、僮、僕、六百之富。其卦值坤。故多班綵文章。其辰值未。故尙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應輿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與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詩文王之化。被乎江漢之域。秦、豳同詠。故有夏聲也。其山林澤漁園囿瓜果四節代熟。靡不有焉。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椁。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椁爲縱目人家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臯。王田於湍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爲立祠。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悅之。納以爲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

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以汶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鵲鳥鳴。故蜀人悲子鵲鳥鳴也。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迄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當作若。開明當重有開明二字。位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

張當作長。獠、獍。

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曰醴。樂曰荆。人尙赤。帝稱王時。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

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志。今石筍是也。號曰筍里。未有諡列。但以五色爲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白帝也。開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

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承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旣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武都

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史邪歌。隴歸之曲。其親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成都縣內有一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丈許。去城北六十里。曰毗橋。亦有一折石。亦如之。長老傳言。五丁士擔土擔也。公孫述時。武擔石折。故

治中從事任文公歎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應之歲中卒周顯王二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數

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

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扯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從而山分爲五嶺直

頂上有平石蜀王痛傷乃登之因命曰五婦冢山川當作穿平石上爲望婦塚作思妻臺今其山或名五

丁冢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仇故蜀王怒伐

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秦惠王方欲謀楚羣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爲鄰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

田真黃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船舩以東向

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惠王曰善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

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王遽走至武陽爲秦軍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鄉死於

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周赧王元年秦惠王

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壯爲相置巴郡以張若爲蜀國守戎伯尙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三年分巴

蜀置漢中郡六年陳壯反殺蜀侯通國秦遣庶長甘茂張儀司馬錯復伐蜀誅陳壯七年封子

惲爲蜀侯司馬錯率巴蜀衆十萬大船舩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爲黔中郡五年

惠王二十七年按此有誤也考史記赧王二年公子繇通封蜀四年蜀相殺蜀侯五年誅蜀相秦惠王立十三年

明年更元又十二年凡二十五年而爲赧之二年是赧三年當惠二十六年也赧四年當惠二十七

年也。是年惠王卒。赧五年當秦武王元年也。必經宋人改竄。遂不可通耳。

儀與若城成都。周迴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迴七里。高六丈。臨邛城周迴六里。高五丈。造作下倉。上皆有屋。而置觀樓射蘭。成都縣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內城營廣府。

舍置鹽鐵市官。并長丞。脩整里閭。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其築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歲。當作傾。

池是也。惠王二十七年也。城北又有龍垣。當作堤。池。城東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當有西北有天井池。津流。當通十字。見水經注。

冬夏不竭。其園囿因之。平陽山亦有池澤。蜀之魚畋之地也。赧王十四年。蜀侯惲祭山川。獻饋於秦。

孝文王惲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卽斃。文王

大怒。遣司馬錯賜惲劍。使自裁。惲懼。夫婦自殺。秦誅其臣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惲郭外。十

五年。王封其子綰爲蜀侯。十七年。聞惲無罪。冤死。使使迎喪入。葬之郭內。初則炎旱三月。後又霖雨七

月。車溺不得行。喪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門曰咸陽門。爲蜀侯惲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

致雨。水旱禱之。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張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也。周滅後。

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乃至湍氏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

髻髯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漬。漢興。數使使者祭之。冰乃壅江作壩。穿郫江。

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頽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

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時無荒年。天下

謂之天府也。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後轉置犀牛二頭。一在府市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是也。一在淵中。乃自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白沙。舊誤自涉。今改正。郵作三

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盛不沒肩。時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脇。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歷代患之。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鑿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

中與神鬪。迄今蒙福。 樊道有故蜀王兵蘭。亦有神作大灘江中。其崖嶮峻不可鑿。乃積薪燒之。故其

處懸崖有赤、白、五色。 冰又通笮。通當作文。舊誤汝。今改正。井江。徑臨邛與蒙溪分水。白水江會。當有至字。武陽

天社山下合江。又導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經什邡、郫、別江。會新都大渡。 又有緜水出紫巖山。經緜

竹入洛。東流過資中。會江陽。皆溉灌稻田。膏潤稼穡。是以蜀川人稱郫繁。曰膏腴。緜洛爲浸沃也。 又

識齊水脉。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焉。 漢祖自漢中出三秦伐楚。蕭何發蜀、漢、米

萬斛。南給助軍糧。收其精銳以補傷疾。雖王有巴蜀。南中不賓也。 高祖六年始分置廣漢郡。 高

后六年城樊道。開青衣。 孝文帝末年以廬江文翁爲蜀守。穿湍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是時世平

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後。學校陵夷。俗好文刻。當作刺。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

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齊魯。巴、漢亦立文學。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國皆立文學。

因翁倡其教。蜀爲之始也。 孝武帝皆徵入。叔爲博士。叔明天文灾異。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揚州

刺史

元光四年置蜀四部都尉

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郭

當作門。見蜀都賦及劉涓子注。

於是郡縣多城觀矣

六年分廣漢置犍爲郡

按地理志建元六年開。

元封元年分犍爲置犍爲郡

按地理志元六年開。

二年分犍爲置益州

郡

按地理志元六年開。

六年以廣漢西部

當有脫。蜀南部爲越嶲郡

按地理志元鼎六年開。考漢書西南夷傳武帝建元六年置犍爲郡。又二十四年爲元鼎六年。置犍爲郡及越嶲郡。

沈黎郡。文山郡。武都郡。又二年爲元封二年。置益州郡。地理志同。以訂此文。先後舛駁特甚。必經宋人改竄。遂不可通耳。

北部冉駝爲汝山郡

當有西郡二字。邛笮爲沈黎郡合

置二十餘縣

天漢四年罷沈黎置兩部都尉一治旄牛主

當有微字。

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

孝宣

帝地節三年罷汝山郡置北部都尉

時又穿臨邛蒲江鹽井二十所增置鹽鐵官

蜀自漢興至

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風雅英偉之士命世挺生感於帝思於是璽書交馳於斜谷之南

玉帛踐乎梁益之鄉而西秀彥盛或龍飛紫闥允陟璿璣或盤桓利居經綸皓素故司馬相如耀文上京

楊子雲齊聖廣淵嚴君平經德秉哲王子淵才高明雋李仲元湛然岳立林公孺訓詰玄遠何君公謨明

弼諧王延世著勳河平其次楊壯何顯得意之徒恂恂焉斯蓋華岷之靈標江漢之精華也故益州刺史

王襄悅之命王褒作中和頌令胄子作鹿鳴聲歌之以上孝宣帝帝曰此盛德之事朕何以堪之卽拜爲

郎降及建武以後爰迄靈獻文化彌純道德彌臻趙志伯三遷台衡子柔兄弟相繼元輔司空張公

宣融皇極太常仲經爲天下材英廣陵太守張文紀號天下整理武陵太守杜伯持能決天下所疑王稚

子震名華夏常茂尼流芳京尹其次張俊秦宓英辨博通董扶楊厚究知天文任定祖訓徒同風洙泗其

孝悌則有姜詩感物寤靈禽堅精動殊俗。隗通石橫中流。吳順赤烏來巢。其忠貞則王皓隕身不傾。朱遵糾焉必死。王累懸頸州門。張任守節故主。其淑媛則有元常紀常程瑛。及吳凡先絡。郫之二姚。殷氏兩女。趙公夫人。自時厥後。龍宗有麟。鳳集有翼。搢紳邵右之疇。比肩而進。世載其美。是以四方述作。有志者莫不仰其高風。範其遺則。擅名八區。爲世師表矣。其忠臣孝子。烈士貞女。不勝詠述。雖魯之詠洙泗。齊之禮稷下。未足尙也。故漢徵八士。蜀有四焉。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國。輒徙其豪俠於蜀。資我豐土。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川之材。居給人足。以富相尙。故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設太牢之廚膳。歸女有百兩之徒車。送葬必高墳。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贈綵兼加。贈賻過禮。此其所失。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若卓王孫家。僮千數。程鄭各八百人。而郫公從禽巷。無行人。簫鼓歌吹。擊鍾肆懸。富侔公室。豪過田文。漢家食貨。以爲稱首。蓋亦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

蜀郡州治屬縣五。當作六。戶漢廿七萬。晉六萬五千。去洛三千一百二十里。東接廣漢。北接汶山。西接漢嘉。

當有南接犍爲。州治太城。郡治少城。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中沖治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下

石犀所潛淵中也。城南曰江橋。南渡流曰萬里橋。西上曰夷里橋。上當作亦曰笮橋。橋當作又從沖治橋西出。

當作北折曰長昇橋。郫江上西有永平橋。按此八字與下文覆。當有誤。以水經注訂之。蓋衍文也。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故世

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當有橋連二字。見水經注。星閒城北十里有昇仙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當作

其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其郛當有江字。西上有永平橋。於是江衆多作橋。故蜀立里多以橋爲

名。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爲。有五津。始曰白華津。二曰里津。三曰江首津。四曰涉當作沙。頭津。劉璋時

召東州民居此。改曰東州頭。五曰江南津。入犍爲有漢安橋。玉津。東沮津。津亦七。始文翁立文學精

舍講堂。作石室。一作當作名。玉室。在城南。永初後堂遇火。太守陳留高昞更脩立。又增造二石室。州奪郡文

學爲州學。郡更於夷里橋南岸道東邊起文學。有女牆。其道西城故錦官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

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也。西又有車官城。其城東西南北皆有軍營壘城。其郡四出大道。道實二

十里有衢。今言十八里者。昔蜀王女未嫁。年二十七。王哀悼不忍言。二十故言十八也。王女慕在城北。今

王女陌是也。其太守著德垂績者。前漢莫聞。建武以來有弟五倫。廉范。叔度。特垂惠愛。百姓歌之曰。

廉叔度。來何暮。來時我單衣。去時重五袴。其後漢中趙瑤。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溫謂曰。弟五伯魚

從蜀郡爲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瑤換廣漢。陳留高昞亦播文教。太尉趙公初爲九卿。適子甯還蜀。昞

命爲文學。撰鄉俗記。亦能屈士如此。廣漢王商。犍爲楊洪。皆見詠懷。及晉建西夷府。太守多遷爲西

夷校尉。亦遷益州刺史。

成都縣 郡治 有十二鄉。五部尉。漢戶七萬。晉三萬七千。名難治。時廣漢馮顥爲令。而太守京兆

劉宣不奉法。顥奏免之。立文學。學徒八百人。實戶口萬八千。開稻田百頃。治有尤異。後有廣漢劉龐爲令。

大姓恣縱。諸趙倚公。故多犯法。濮陽太守趙子真。父子強橫。龐治其罪。莫不震肅。郫民陽伯侯奢侈。大起冢營。因龐爲郫令。伯侯遂徙占成都。龐復爲成都。豪右敬服。有蜀侯祠。大姓有柳、杜、張、趙、郭、楊氏。富先有程、鄭、郫公。後有郭子平、奢、豪、楊、伯侯兄弟。

郫縣 郡西北六十里。冠冕大姓。何羅、郭氏。

繁縣 郡北九十里。有泉水稻田。三張爲甲族。

江原縣 郡西渡大江濱。文井江去郡一百二十里。有青城山。稱江祠。安漢上下朱邑。出好麻黃潤細。

布有羌筒。盛小亭有好稻田。東方常氏爲大姓。文井當有江字上有守捉按守捉當作常氏堤。見水經注。三十里。上有天馬祠。

臨邛縣 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實之。有布濮水。從布濮來合文井。江有火井。夜時

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

不滅也。井有二當有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有古石山。有石鑛大如蒜子。

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有鐵祖廟祠。漢文帝時。以鐵、銅賜侍郎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

匹。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錢亦盡天下。王孫女文君能鼓琴。時有司馬長卿者。臨邛令王吉。與之游。王

孫家。文君因奔長卿。漢世縣民陳立。歷巴郡、梓柯、天水。太守有異政。陳氏、劉氏爲大姓。冠蓋也。

廣都縣 郡西三十里。元朔二年置。有鹽井、漁田之饒。大豪馮氏。有魚池鹽井。縣凡有小井十數所。及

漁田之饒。江有魚漕。梁山有鐵鑛。江西有安當有。稻出穿山崖。過水二十里。漢時縣民朱辰、字元燕、爲巴郡太守。甚著德惠。辰卒。官郡獷民北送及墓。獷鬻鼓刀辟踊。感動路人。於是葬所草木頃許。皆倣之。曲折。迄今蜀人莫不歎辰之德靈。爲之感應。今朱氏爲首族也。

成都市官本有長。建武十八年省。

蜀郡太康初屬王國。改號曰成都。內史王改封。乃復舊。

廣漢郡高帝六年置。屬縣八。漢戶十七萬。晉四萬。去洛三千里。南去成都百二十里。西接汶山。北接梓潼。東接巴郡。本治繩鄉。安帝永和中。陰平、漢中、羌反。元初二年。移涪。後治雒城。王莽改曰就都。公孫述名曰子同。益州以蜀郡、廣漢、犍爲爲三蜀。土地沃美。人士俊乂。一州稱望。然漢選蜀郡廣漢太守。每重德。

高俊。故前有趙護。弟五伯魚。後有蔡陳。表章禮物。殊於諸郡。其太守著功德者。有劉感、孫賓、蔡當有茂。陳

寵。伯魚自郡逕遷司徒。寵亦至三公。而投諷尹睦。鮮于定、趙瑤。皆公望也。薛鴻輩卿佐也。而許靖亦爲上公。及何祇。常閔。皆有稱。以處州中。益州恆治。此郡初平中。益州牧劉焉。自緜竹移雒縣城。築闕門。云

其地不王。乃留孫脩據之。建安十八年。劉先主自涪攻圍。且一年。軍師龐統中流矢死。先主痛惜。言

則涕泣。廣漢太守南楊張存曰。統雖可惜。遠大雅之體。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非仁乎。卽免存官。十

九年夏。雒城拔。襄陽馬良書詒諸葛亮曰。承雒城已下。尊兄配業光國。魄兆見矣。時州或治成都。時復治

雒爲蜀淵府

雒縣 郡治

汎當作沈

鄉有孝子姜詩田地宅。姓族有鐔、李、郭、翟氏。

緜竹縣

劉焉初所治。緜與雒各出稻稼。畝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漢時任定祖以儒學教。號倅洙泗。有多士。秦杜爲首族也。

什仿縣

山出好茶。楊氏爲大姓。美田有鹽井。

新都縣

蜀以成都、廣都、新都爲三都。號名城。有金堂。山水通於巴。漢時五倉名萬安倉。有棗魚梁。多名士有楊厚、董扶。又有四姓。馬、史、汝、鄭者也。

五城縣

郡東南有水通於巴。漢時置五倉。發五縣民尉部主之。後因以爲縣。出龍骨。云龍升其山。值

天門閉。不達。墮死於此。後沒地中。故掘取得龍骨。

鄭縣

有山原田。富國鹽井。濮出好棗。宜君山出麩。當作塵。廣韻引不誤。尾特好。入貢。大姓王、李氏。又有高馬家。

世掌部曲。蜀時高勝、馬秦皆叛。伏誅。

廣漢縣

有山原田。蜀時彭義當作業。有雋才。晉世改。當作段。下當有容字。段容見後賢志。號令德。故二姓爲甲族也。

德陽縣

有青石祠。山原肥沃。有澤漁之利。士女貞孝。望山樂水。土地易爲生事。車騎將軍鄧芝雅有終焉之思。後遂葬其山。太守夏侯慕時古濮爲功。曹康古袁當作脫。氏爲四姓。大族之甲者也。

劉氏延熙中分廣漢四縣置東廣漢郡咸熙初省泰始末又分置新都郡太康省末年又置蜀王國蜀郡常鞏爲內史永嘉末省

犍爲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時治犍

當有屬字

縣十二漢戶十萬犍故犍爲地是也犍有犍山見保乾圖

武帝初欲開南中令蜀通犍青衣道

舊誤是今改正

元年

當作中

犍道令通之費功無成百姓愁怨司馬相如諷

諭之使者唐蒙將南入以道不通執令將斬之嘆曰忝官益土恨不見成都市蒙卽令送成都市而殺之蒙乃斬石通閣道故世爲諺曰思都郵斬令頭云後蒙爲都尉治南夷道元光五年郡移治南廣

太初

舊脫此二字今補正見水經注

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

孝昭元年郡治犍道後遂徙武陽至晉屬縣

五戶二萬去洛三千二百七十里東接江陽南接朱提北接蜀郡西接廣漢

當作漢嘉

王橋升其北山彭祖

家

當有誤

其彭蒙

當作蒙

白虎仁於廣德寶鼎見於江旣綏和五年又上寶磬十六劉向以爲美化所降用立

辟雍而士多仁孝女性貞專王莽改曰西順郡人不會更始都南陽遠奉貢職及公孫述有蜀郡拒守述伐之郡功曹朱遵逆戰衆寡不敵遵絆馬死戰遂爲述所并而任君業閉戶費貽素隱光武帝嘉之曰士大夫之郡也郡去成都百五十里渡大江昔人作大橋曰漢安橋廣一里半每秋夏水盛斷絕歲歲

脩理百姓苦之建安二十一年太守南陽李嚴乃鑿天社山尋江通車

當衍

道省橋三津吏民悅之嚴因

更造起府寺觀壯麗爲一州勝宇

二十四年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蜀以劉氏瑞應其太守漢興以

來鮮有顯者

武陽縣 郡治 有王喬彭祖祠蒲當作藉江當有為字見水經注大堰灌郡下六門有朱遵祠山出鐵及白玉

特多大姓有七楊五李諸姓十二也

南安縣 郡東四百里治青衣江會縣既有名灘當作灘名誤倒灘一當衍曰雷垣當作二當作亦皆

曰鹽溉李冰所平也有柑橘官社漢有鹽井南安武陽皆出名茶多陂池西有熊耳當有峽字續漢志注引不誤南有

峨眉山山去縣八十里孔子地圖言有仙藥漢武帝遣使者祭之欲致其藥不能得有四姓能宣謝審五

大族楊費又有信士呂孟真紀至行也

犍道縣 在南安東四百里距郡百里高后六年城之治馬湖江會水通越巂本有犍人故秦紀言犍

童之富漢民多漸斥徙之有荔菱薑蒟濱江有兵蘭李冰所燒之崖有五色赤白映水玄黃魚從楚當作

見水經注來至此而止畏崖映水也有韓原素祠又有孝子隗通為母汲江裔當作替見水天為出平石生

江當有替中今石在馬湖江而孝子吳順奉母赤鳥巢其門崩容江出好磨石江多魚害民失在於徵巫

好鬼妖大姓吳隗又有楚石薛相者

牛鞞縣 受新都江去郡三百里元鼎二年置句絕相當作有下屬陽明鹽井程韓氏為冠蓋之族

資中縣 受牛鞞江也先有王延世著勳河平後有董鈞為漢定禮王董張趙為四族二縣在中多山

田少種稻之地。以下三十六字。舊錯簡入江陽郡下。今移正。

江陽郡。舊此下錯簡。今移正。見上。本犍爲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置郡。漢安程徵、石謙、白州牧劉璋求立郡。璋聽之。

以都尉廣漢成存爲太守。屬縣四。戶五千。去洛四千八百里。東接巴郡。南接梓潼。西接廣漢。當衍此二字。犍爲

北接廣漢。有荔茭、巴菽、桃枝、蒟、給。當有客字。橙俗好文刻。當作刺。少儒學。多樸野。蓋天性也。舊校云。有荔茭。巴菽。桃枝。蒟。給橙

字。與上文巴志序所稱果蔓名大同小異。

江陽縣。郡治。治。舊脫治字。今補正。江雒會。有方山蘭祠。江中有大闕小闕。季春黃龍堆沒。闕卽平。昔云。

世祖微時過江陽。有一子望氣者曰。江陽有貴兒氣。王莽求之。縣人殺之。後世祖爲子立祠。謫江陽民。不

使冠帶者數世。有富義鹽井。又郡下百二十里者曰伯塗魚梁。云伯氏女爲塗氏婦。造此梁。四姓王孫、程

鄭八族。又有趙、魏、先、周也。

漢安縣。郡東。當有誤。五百里。當有誤。土地雖迫。山水特美好。宜蠶桑。有鹽井魚池以百數。家家有焉。一郡

豐沃。四姓程、姚、郭、石八族。張、季、李、趙輩。而程石傑立郡。常秉議論選之。

符縣。郡東二百里。元鼎二年置。治安樂水會。當有水字。東接巴蜀。當衍樂城。句絕南水。當衍通平夷。舊

羌。今改正。警縣。永建元年十二月。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拜檄巴蜀。當衍守過成瑞灘死。子賢求喪不得。女

絡年二十五。適分金珠作二錦囊。繫兒頭下。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女絡乃乘小船至父沒所。哀哭自沈。見

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尸俱出。至日。父子浮出。縣言郡太守蕭登高之上。尙書遣戶曹掾爲之立碑。人爲語曰。符有先絡。熨道張帛。求其夫。天下無有其偶者矣。

新樂縣。郡西二百八十里。元康五年置。西楚當作通。熨道有鹽井。大姓魏、呂氏。舊皮云。西楚疑道四字疑誤。

汶山郡。本蜀郡北部。冉駝都尉。孝武元封四。當作郡六。漢書武帝紀。後漢書冉駝夷傳。皆有明文。郡立於元鼎六年庚午。省於地節三年甲寅。故凡四十五年也。年置。舊

屬縣八戶二十五萬。去洛三千四百六十三里。東接蜀郡。南接漢嘉。西接涼。舊誤梁。今改正。州酒泉北接陰平。有

六夷。羌、胡、羌、虜、白蘭、峒、九種之戎。牛、馬、旄、羶、班、鬪、青、頓、髦、毚、羊、羖。按後漢書羖作羖。章懷注云。青頓。羖。羖。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之屬。

特多雜藥名香。土地剛鹵。不宜五穀。惟種麥而多冰寒。盛夏凝凍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庸賃自食。

夏則避暑反落。歲以爲常。故蜀人謂之作五百石子也。宣帝地節元。當作三。漢書宣帝紀。後漢書冉駝夷傳。皆有明文。又前云孝宣地節

三年罷汶山郡者。卽此事。亦可證也。年。武都白馬羌反。使者駱武平之。按舊本自此脫去。乃闕汶山郡云云。又太平寰宇記引作元。所見本已譌耳。武都白馬羌反。使駱武平定之。因慰勞汶山吏及百姓。詣武自訟。一歲再度。更賦至

重。邊人貧苦。無以供給。求省部。郡建以來。四十五年矣。武以狀上。遂省汶山郡。復置都尉。今汶山郡。此因字下

武慰勞云云。而誤連越嶲郡之拜越嶲太守云云。慰勞以下。當在所闕中。又考晉書地理志。汶山郡統縣八。汶山。升遷

都安。廣陽。興樂。平康。蠶陵。廣柔也。漢嘉郡統縣四。漢嘉。徙陽。嚴道。旄牛也。劉昭續漢郡國志注。蜀郡汶

江道引華陽國志曰。瀟水駭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凍不釋。孝安延光三年。復立之以爲郡。又廣柔引華陽國志曰。夷

人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爲人所得。則共原之云。禹神靈祐之。又

又縣。屢道引華陽國志曰。有玉壘山。出璧玉。滿水所出。當在今汶山郡所闕中。顏師古注漢書貨殖傳引華陽國志曰。汶

山郡都安縣有大亭。如蹲鴟也。亦當在今汶山郡所闕中。又劉昭注蜀郡屬國漢嘉引華陽國志曰。有沫水。從邛崃出。岷

關之峻。昔楊氏倡造作關。故名焉。邛崃山。本名邛菀。故邛人菀人界也。嚴阻峻迴曲。九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

則刺寒。王陽行部至此退。又徙引華陽國志曰。出丹砂。雄。雌黃。空青。青碧。又旄牛引華陽國志曰。旄。地也。在邛崃山表。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險難。南人毒之。故名邛崃。有鮮水若水。一名洲江。當在今所闕漢嘉郡中。水經沫水篇注引華陽國志。沫。青衣。二水。於漢嘉青衣縣東合爲一川。亦當在今所闕漢嘉郡中。以此訂之。郡有青衣縣。不盡如晉志也。世閒已無善本。得見其元文者矣。

〔漢嘉郡〕闕。

〔越嶲郡〕

以上

拜越嶲太守。迎者如雲。後蜀郡趙

常衍此三字。

溫

當作

亦著治績。

按考後漢書邛都夷傳。永平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

和。在郡十七年卒。安帝元初六年。天子以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爲太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此以上所闕及僅存之原委也。宋人校刊。改實全非。

故王莽遣任貴爲鎮戍大尹守

之自建武後數叛。

按以上亦宋人校刊改竄。王莽。建武。不得在永平。元初。後也。今但無以正之。

章武三年。越嶲高叟大帥高定元。稱王恣睢。

遣都督李承之。煞將軍梓潼焦璜。破沒郡土丞相亮。遣越嶲太守龔祿。住安上縣。遙領太守。安上去郡八

百里有名而已。

建興三年。蜀安南將軍馬忠討越嶲郡夷。郡夷剛很。皆鴟視。忠率越嶲太守張嶷。將

所領之郡。誘殺蘇祈邑君冬逢。及其弟隗渠等。懷集種落。威信允著。諸種漸服。又斬斯都耆帥李承之首。

乃手煞焦璜。龔祿者也。又討叛鄙。降夷人安種落。蠻夷率服。嶷始以郡郛宇頽。更築小塢居之。舊校云。舊本記此段。

訛舛不重敘。姑考事之本末。略加整頓。今按章武三年。以下用三國志證之。未見訛舛。李蓋所整頓。評其以上耳。延熙二年。乃還舊郡。更城郡城。夷人男女莫不致力。

興復七縣。嶷遷後復頗奸軌。雖有四部斯兒。當作叟。下同。及七營軍。不足固守。乃置赤甲北軍二牙門。及斯兒

督軍中堅衛夷徼。

邛都縣 郡治

因邛邑名也。邛之初有七部。後爲七部營軍。又有四部斯兒。南山出銅。續漢書志注引邛都河有

碑嶺山。此有脫文。有溫泉穴。冬夏熱。其温可湯鷄豚。下流治疾病。餘多惡水。水神護之。不可污穢及沈亂髮。照面則使人被惡疾。一郡通云然。

臺登縣。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山有磐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磐是也。又有漆。漢末夷

皆有之。嶷取焉。舊校云。張嶷也。

闡縣。

故邛人邑。續漢志注引。有治字。

邛都。續漢志注引。有城字。

接寒關。

按當有誤。續漢書志注引靈關道有銅山。又有利慈。疑此郡本有靈道縣。今爲脫文。遂無以補之。附見於此。

今省。

蘇示縣。

漢末夷王及弟隗渠數僭叛。以服諸種。張嶷先殺王弟隗渠。又叛。遁入西徼。遣親信二人使

嶷。嶷知奸計。以重賂使使殺渠。渠死。夷徼肅清。縣晉省。

會無縣。

路通寧州。渡瀘得住。

當作。狼。當作娘。南。中志作。螂。

縣。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家。冢不閉戶。其穴多有碧

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有天馬河。馬日千里。後死於蜀。葬江原小亭。今天馬冢是也。縣有天馬祠。初民家

馬牧山下。或產駿駒。云天馬子也。今有天馬徑。厥跡存焉。河中有銅胎。今以羊祀之。可取。河中見存土地

時。當作。特。

產。當有好。字。

犀牛。當有東。字。

山色。當作出。續漢志注引不誤。

青碧。

大筰縣。

漢末省也。

定筰縣。

筰。筰。當衍。

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舊曰。舊蜀曰邛。皆夷種也。縣在郡西。渡瀘水。

賓剛徼白摩沙夷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漢末夷皆錮之張嶷往爭夷帥狼舊脫此字今補正岑

槃木王舅此二字舊誤作明今改正不肯服嶷禽撻殺之厚賞賜餘類皆安官迄有之北沙河是

三縫縣 一曰小會無音三播舊校云音三播字疑誤通道寧州渡瀘得蜻蛉縣有長谷石時坪中有石豬子母數

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豬於此一朝豬化為石迄今夷不敢牧於此

卑水縣 去郡三百里水流通馬湖

潛街縣 漢未置晉初省

安上縣

馬湖縣 水通犍道入江晉初省

右益州 漢初統郡五後漸分建蜀郡及巴郡又分爲五郡廣漢漢中犍爲爲四郡又開益州五郡合

二十五郡及寧州梁州建復增七郡按以上舛駁所未詳矣蜀於是有三舊脫此字今補正州四當有十二郡一百九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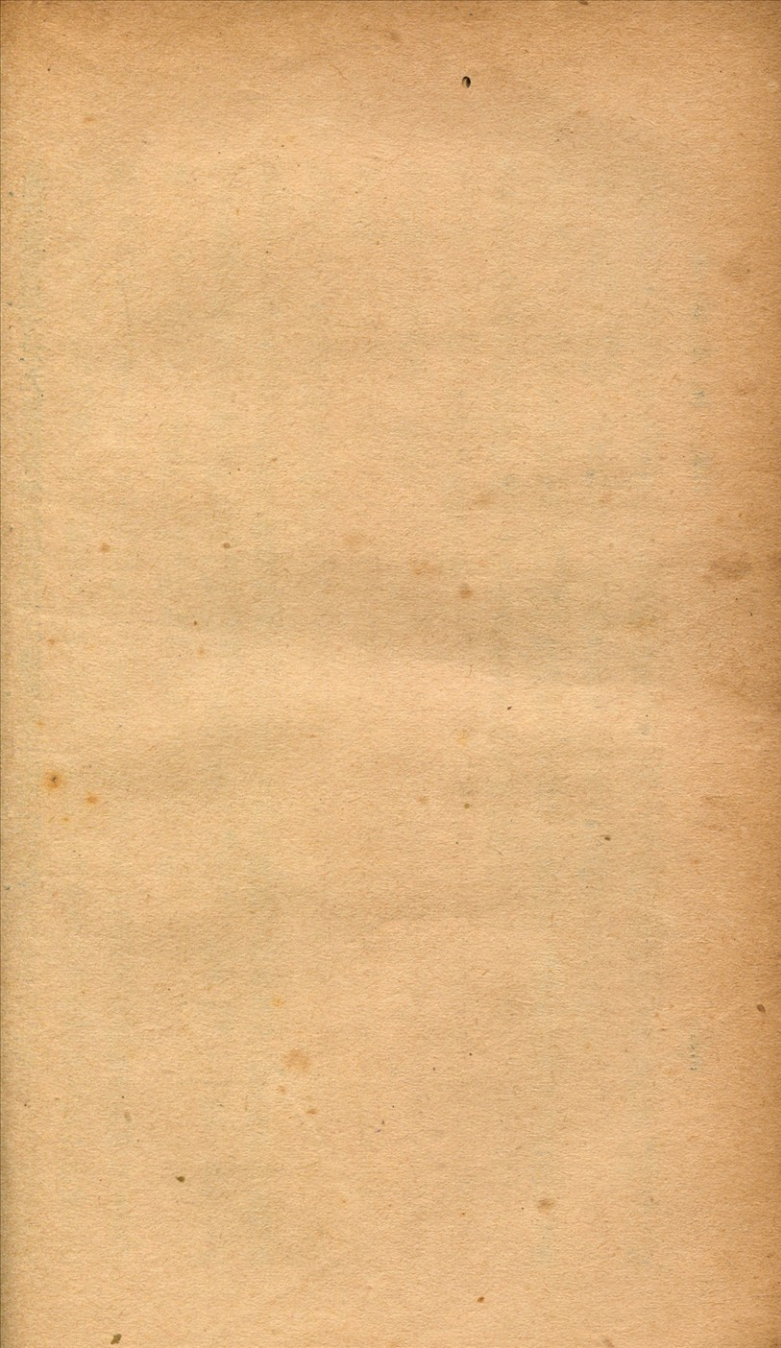
縣 州分後益州凡新舊郡九當有縣四十八戶夷晉二十二萬

譏曰蜀之爲邦天文井絡輝其上地理岷嶓鎮其域五岳則華山表其陽四瀆則汶江出其徼故上聖則

大禹生其鄉媾姻則黃帝婚其女顯族大賢彭祖育其山列仙王喬升其岡而寶鼎輝光於中流離龍仁

虎躍乎淵陵開闢及漢國富民殷府腐穀帛家蘊畜積雅頌之聲充塞天衢中林之詠侔乎二南蕃衍三

州土廣萬里。方之九區。於斯爲盛。固乾坤之靈囿。先王之所經緯也。



華陽國志卷四

南中志

寧州晉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諸郡康降都督治也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

嵩唐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舊校云下永昌郡有嶺唐縣周之季世楚威按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引作頃襄船於是且

漢書西南夷傳皆作威蓋顏師古因秦奪楚黔中地在頃襄王時改而引之也王遣將軍莊躡沂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郡植牂柯繫當作椽下同船於是且

蘭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躡楚莊王苗裔也以牂柯繫船因名且蘭爲

牂柯國分侯支黨傳數百年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漢興遂不賓有竹王者興於遯水有一女

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閒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

雄夷狄氏以竹爲姓捐所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與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

後漢書夜郎傳注引作白無水王以劍擊石水出後漢書夜郎傳注引有竹字王水是也破石存焉後漸驕恣武帝使張騫至大夏

國見邛竹蜀布問所從來曰吾賈人從身毒國得之身毒國蜀之西國今永昌是也騫以白帝東越攻南

越大行王恢救之恢使番陽令唐蒙曉喻南越南越人食有蒟醬蒙問所從曰牂柯來蒙亦以白帝因上

書曰南越地東西萬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萬

若從番禺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之一奇也可通夜郎道爲置吏主之帝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人奉幣帛見夜郎侯喻以威德爲置吏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道遠漢終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司馬相如亦言西戎邛笮蜀之後園可置爲郡帝旣感邛笮又甘蒟醬乃拜爲中郎將往喻意皆聽命

後西南夷數反發運役費甚多相如知其不易也乃假巴蜀之論以諷帝且以宣指便於百姓舊校云檄在本傳

卒開焚門通南中相如持節開越巂按道侯韓說開益州武帝轉拜唐蒙爲都尉開牂柯以重幣喻告諸種侯王侯王服從因斬竹王置牂柯郡以吳霸爲太守及置越巂朱提益州四郡後夷濮阻城咸怨訴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立後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昭帝始元元年益

州廉頭姑繒等二十四縣民反水衡都尉呂破奴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奔命擊破之後三歲姑繒復反都尉呂辟胡擊之敗績明年遣大鴻臚田廣明等大破之斬首捕虜五萬人獲畜產十萬餘頭富埒中國封其渠帥亡波爲鉤町王以助擊反者故也廣明賜爵邑成帝時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愈

更相攻擊帝使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之鉤町夜郎王不服乃刻木作漢使射之大將軍王鳳薦金城司馬蜀郡陳立爲牂柯太守何霸爲中郎將當有誤出益州立旣到郡單至夜郎召興與與邑君數千人來

見立立責數斬興邑君皆悅服興妻父翁指與興子恥復反立討之威震南裔平帝末梓潼文齊爲益州太守公孫述時拒郡不服光武稱帝以南中有義益州西部金銀寶貨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

十世孝明帝初。廣漢鄭純。獨尙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詠。表薦無數。上自三司。下及卿士。莫不歎賞。明帝嘉之。因以爲永昌郡。拜純太守。章帝時。蜀郡王阜。爲益州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興文學。漸遷其俗。

安帝永初中。漢中陰平。廣漢。羌反。征戰連年。元初四年。益州

永昌。越嶲。諸夷。封離等反。衆十餘萬。多所殘破。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蜀郡楊竦。將兵討之。竦先以詔書告諭。告諭不從。方略滌討。凡殺虜三萬餘人。獲生口千五百人。財物四千餘萬。降赦夷三十六種。舉劾姦貪長吏九十人。黃綬六十人。諸郡皆平。竦以傷死。故功不錄。自是後。少寧五十餘年。迄靈帝熹平中。

蠻夷復反。擁沒益州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將并涼。勁兵討之。不克。朝議不能征。欲依朱崖故事。棄之。太尉掾巴郡李顥。獻陳方策。以爲可討。帝乃拜顥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伐之。徵龜還。顥將巴郡板楯軍討之。皆破。陟得生出。後復更叛。梓潼景毅。爲益州太守。承喪亂後。民夷困餓。米一斛千錢。皆離散。毅至安集。後米一斛八錢。建安十九年。劉先主定蜀。遣安遠將軍南郡鄧方。以朱提太守庾隆。降都督。治南

昌縣。輕財果毅。夷漢敬其威信。方亡。先主問代於治中從事建寧李恢。對曰。西零之役。趙充國有言。莫若老臣。先主遂用恢。爲都督。治平夷縣。先主薨後。越嶲叟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爲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蠱。殺之不可。縛與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主孫權。遙用闓。爲永昌太守。遣故劉璋子闓。爲益州刺史。處交益州際。特

柯郡丞朱提朱褒領太守恣睢。丞相諸葛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越嶲太守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遙領郡。從事蜀郡常頌行部南入，以都護李嚴書曉諭。闔答曰：「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遠人惶惑，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頌至牂柯，收郡主簿考訊，姦褒因然，願爲亂。益州夷復不從。闔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蝮腦三斗，斷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爲然，皆從闔。」斷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

越嶲，別遣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筰、卑水多爲

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併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當衍二字孟獲代闔爲主，亮旣斬

定元，而馬忠破牂柯，李恢敗於當衍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

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方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

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爲惡矣。」秋，遂平四郡，改益州爲

建寧，以李恢爲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分建寧、越嶲置雲南郡，以呂凱爲太守。

又分建寧、牂柯置興古郡，以馬忠爲牂柯太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軍號

飛舊云關校，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孟、量、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

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得多者，亦世襲官。於是夷人貪貨物，以漸

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亮收其俊傑。建寧鬻習。朱提孟球。及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瑛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都督常用重人。李恢卒後。以蜀郡太守犍爲張翼爲都督。翼持法嚴。不得殊俗和。夷帥劉胄反。徵翼以馬忠爲代。忠未知。翼脩攻戰方略。資儲羣下。懼翼曰。吾方臨戰場。豈可以絀退之故。廢公家之務乎。忠至。承以滅胄。蜀賜翼爵關內侯。忠在南柔遠能爾。甚垂惠愛。官至鎮南大將軍。卒後。南人爲之立祠。水旱禱之。以蜀郡張表爲代。加安南將軍。又以犍爲楊義當作爲

參軍副貳之。表後以南郡閻宇爲都督。南郡霍弋爲參軍。弋甚善參毗之禮。遂代宇爲監軍安南將軍。撫和異俗。爲之立法施教。輕重允當。夷晉安之。及晉世。因仍其任。時交趾不附。假弋節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今官和解夷人及適罰之。皆依弋故事。弋卒。子在襲當作。襲領其兵和諸姓。晉以巴西

太守吳靜在官數年。撫卹失和軍。司鮮于嬰表徵靜還。嬰因代之。泰始六年。以益州大分南中四郡

爲寧州。嬰爲刺史。咸寧五年。尙書令衛瓘奏兼并州郡。太康三年。罷寧州。置南夷。以天水李毅

爲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事。每夷供貢南夷府。入牛金。旃馬。動以萬計。皆豫作忿恚。致校尉官屬。其供郡縣亦然。南人以爲饒。自四姓子弟仕進。必先經都監。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汝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便爲主論議。好譬諭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爲姓。當作婚。曰遑耶。諸姓。當作婚。爲自有

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爲官所法。夷或爲報仇。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爲禍變。恃此也。其速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齋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齋以呈詣。動亦如之。

毅後永昌呂祥爲校尉。祥後數人李廣漢從雲南犍爲郡守爲校尉。久之建寧太守巴西杜俊。朱提太守梓潼雍約。懦鈍無治。政以賄成。俊奪大姓鐵官令毛詵。中郎李叡部曲。致詵弟耐罪。朱提大姓太中大夫李猛。有才幹。弟爲功曹。分當察舉。而俊約受都尉雷逢賂。舉逢子炤。孝廉。不禮猛。猛等怨之。

太安元年秋。詵叡猛當衍逐俊以叛。猛貽之書曰。昔魯侯失道。季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

下。追踵古人。見賢思齊。足下箕帚。枉慚吾郡。亦逐約。應之作亂。衆數萬。毅討破之。斬詵首。叡走依遑耶。五當作蔡。夷帥于陵承。猛箋降曰。生長遐荒。不達禮教。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營師五丈。略地涓濱。冀北斷褒斜。東據永安。退考靈符。晉德長久。誠非狂夫所能干。輒表革面。歸罪有司。毅惡其言。遂誘殺之。

部永昌從事江陽孫辨。上南中形勢。七郡斗絕。晉弱夷強。加其土人屈塞。應復寧州。以相鎮慰。冬十一

月丙戌。詔書復置寧州。增統牂柯益州。朱提合七郡爲刺史。加龍驤將軍。進封成都縣侯。二年于陵

承詣毅。請恕叡罪。毅許之。叡至羣下。以爲詵叡破州土。必殺之。毅不得已許諾。及叡死于陵。承及詵猛遑

耶怒扇動謀反。奉建寧太守巴西馬恢爲刺史。燒郡僞發。毅方疾。作力出軍。初以救恢。及聞其情。乃殺恢。夷愈強盛。破壞郡縣。沒吏民。會毅疾甚。軍連不利。晉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牂柯半亦爲夷所困虜。夷因攻圍州城。毅但疾力固孤城。病篤不能戰討。時李特、李雄作亂益州。而所在有事。救援莫至。毅上疏陳謝。不能式遏寇虐。疾與事遇。使虜遊魂。兵穀旣單。器械窮盡。而求救無望。坐待殄斃。若必不垂矜憂。乞請大使。及臣尙存。加臣重罪。若臣已死。陳屍爲戮。積四年。光熙元年春三月。毅薨。子釗任洛。還赴到牂柯。路塞。停住交州。文武以毅女秀。明達有父才。遂奉領州事。秀初適漢嘉太守廣漢王載。載將家避地在南。故共推之。又以載領南夷龍驤參軍。秀獎勵戰討。食糧已盡。人但樵草炙鼠爲命。秀伺夷怠緩。輒出軍掩破。首尾三年。釗乃得達丁喪。文武復逼釗領州府事。毅故吏毛孟等詣洛求救。至欲自刎。懷帝乃下交州使救助之。以釗爲平寇將軍。領南夷護軍。遣御史趙濤贈毅少府。諡曰威侯。交州刺史吾彥遣子威遠將軍咨以援之。朝廷以廣漢太守魏興王遜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代毅。自永嘉元年受除。四年乃至。遙舉建寧董敏爲秀才。郡久無太守。功曹周悅行郡事。輕敏不下其板。遜至。怒殺悅。悅弟秦臧長周昺合夷叟謀。以趙濤父渾昔爲建寧有德惠。欲殺遜。樹濤遜誅之。并殺濤。夷晉莫不惶懼。表釗爲朱提太守。治南廣。禦雄時荒亂。後倉無斛粟。衆無一旅。官民虛弱。繩紀弛廢。遜惡衣菜食。招集夷民。夷徼厭亂。漸亦返善。勞來不怠。數年克復。以五茶當作茶夷昔爲亂首。圖討之。未有致罪。會夷發夜郎莊王慕遜。因此遂討滅之。及

討惡獠剛夷數千落。威震南方。官至平西安南將軍。又兼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封褒中伯。而嚴猛太過。多所誅鋤。健爲太守。朱提雷瓘。流民陰貢。平樂太守董霸。破牂柯。平夷。南廣。北降李雄。建寧。爨量。與益州太守李暹。梁水太守董懂。保興古。盤南。以叛。遣叔父驥。破越。舊代寧州。遜使督護雲南。姚岳。距驥於堂。蠓縣。遠遜指授。雖大破之。驥不獲。太興四年。遜發病薨。州人推中子堅。領州事。永昌元年。晉朝更用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爲寧州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奉威刑緩鈍。政治不理。咸和八年。遂爲雄弟壽所破獲。南中盡爲雄所有。惟牂柯。謝恕不爲壽所用。遂保郡。獨爲晉官。至撫夷中郎將。寧州刺史。冠軍。是歲咸和八年也。

牂柯郡。漢武帝元鼎二當作六年。開屬縣。漢十七戶。六萬。及晉縣四。當作八戶五千。去洛五千六百一十里。郡

上值天井。故多雨潦。俗好鬼巫。多禁忌。畚山爲田。無蠶桑。頗尙學書。少威棧。多懦怯。寡畜產。雖有僮僕。方

諸郡爲貧。王莽更名牂柯曰同亭。郡不服會。公孫述時。當作據。李至依後漢書誤改耳。三蜀。句絕大姓龍。傅。尹。董氏。與功

曹謝暹保郡。聞漢世祖在河北。乃遠使使由番禺江出。奉貢漢朝。世祖嘉之。號爲義郎。明章之世。母

斂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才。還以

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尙書丞郎。荊州刺史。而世叔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平夷傅

保。夜郎尹貢。亦有名德。歷尙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號南州人士。郡特多阻險。有延江。霧赤煎水。

爲池衛少有亂惟朱褒見誅其郡守垂功名者前有吳霸陳立後有漢中張亮則廣漢劉寵犍爲費詩巴西馬忠皆著勳烈晉元帝世太守建寧孟才以驕暴無恩郡民王清范朗逐出之刺史王遜怒分犍半當作

平下當有夷字爲平夷郡夜郎以南爲夜郎郡常有但四縣

萬壽縣 郡治 有萬壽山沮當衍本有鹽井漢末時夷民共詛盟不開今三郡皆無鹽

且蘭縣舊校云晉沮漢曰故且蘭有柱蒲關也

廣談縣

毋斂縣 有剛火當作水見漢書地理志也

平夷郡 晉元帝建興當作武元年置屬縣二戶千

平夷縣 郡治 有硤津安樂水山出茶蜜

犍縣 故犍爲郡城也不狼山出犍水入沅有野生薜可食大姓王氏

夜郎郡 夜郎國也屬縣二戶千

夜郎縣 郡治 有遯水通廣鬱林後漢書夜郎傳注引無廣字有竹王三郎祠甚有靈響也

談指縣

晉寧郡 本益州也元鼎初屬牂柯越嶲漢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爲郡治滇池上

號曰益州。漢屬縣二十四。戶二十萬。晉縣七。戶萬。去洛五千六百里。司馬相如、韓說初開。得牛、馬、羊、屬三十萬。漢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實之。郡土大平。敞原田。多長松。臯有鸚鵡。孔雀。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俗奢豪。難撫御。惟文齊、王阜、景毅、李暉及南郡董和爲之防檢。後遂爲善。蜀建興三年。丞相亮之南征。以郡民李恢爲太守。改曰建寧。治味縣。寧州別建爲益州郡。後太守李暹、恢孫也。與前太守董懂、建興爨量、共叛。寧州刺史王遜表改益州爲晉寧郡。

滇池縣。

郡治。

故滇國也。有澤水。週迴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長老傳言

池中有神馬。或交焉。卽生駿駒。俗稱之曰滇池駒。日行五百里。當有有黑二字。見漢書地理志。水神祠祀。亦有溫泉。如越

巒溫水。又有白蠟山。山無石。惟有蠟也。

同勞縣。

同安縣。

連然縣。

有鹽泉。南中共仰之。

建伶縣。

毋單縣。

秦臧縣。

建寧郡治。故庾降都督屯也。南人謂之屯下。屬縣晉太安二年。分爲益州。平樂二郡。合縣十三。戶萬。去洛五千六百三十九里。有五部都尉。四姓及霍家部曲。

味縣。郡治。有明月社。夷晉不奉官。則官與共盟於此社也。

牧麻縣。山出好升麻。有塗水。

同樂縣。大姓爨氏。

穀昌縣。漢武帝將軍郭昌討夷平之。因名郭昌以威夷。孝章時改爲穀昌也。

同瀨縣。

雙柏縣。

存駝縣。雍闓反。結壘於縣山。繫馬柳柱生成林。今夷言無雍梁。言馬也。

昆澤縣。

漏江縣。九十里。出蠟口。

談橐縣。有濮獠。

伶丘縣。主獠。

脩雲縣。

新定縣

按當作俞元縣。續漢書志之俞元注。引華陽國志。裝山在河中洲上明。此郡本有俞元縣。并有脫文也。其新定縣自入平樂郡。不當更列於此矣。

平樂郡元帝建興

當作武

元年刺史

當有王遜二字

割建寧

當有之字

新定興遷二縣。新立平樂三沮二縣。合四縣爲

一郡。後太守建寧董霸。叛降李雄。郡縣遂省。寧州北屬雄。復爲郡。以朱提李壯爲太守。

按此下脫文未詳。

朱提郡。本犍爲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置。屬縣四。建武後省爲犍爲屬國。至建安二十年。鄧方爲都尉。先

主因易名太守。屬縣五。戶八千。去洛五百里。先有梓潼文齊。初爲屬國。穿龍池。溉稻田。爲民興利。亦

爲立祠。大姓朱魯。雷興。仇遞。高李。亦有部曲。其民好學。濱犍爲號多士人。爲寧州冠冕。

朱提縣

郡治

堂螂縣

因山名也。出銀鉛白銅。雜藥。有堂螂附子。

南秦縣

自犍道。南廣。有八亭。道通平夷。

漢陽縣

有漢水入延江。

南昌縣

故都督治。有鄧安遠城也。

南廣郡。蜀延熙中置。以蜀郡常竺爲太守。蜀朝召竺入爲侍中。巴西令狐衷代之。

建武九

當有誤年省。

元帝世。刺史王遜移朱提治郡。南廣太守李釗數破雄。殺賊大將樂初。後刺史尹奉卻郡還舊治。及

雄定寧州。復置郡。以興古太守朱提李播爲太守。屬縣四。戶千。自犍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

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故行人爲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樞。氣與天通。看都濩。訛住柱呼尹。康降賈子。左儋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常有煩字見水經注。坂其險如此。土地無稻田。蠶桑多。蛇。蛭。虎。狼。俗妖巫禁忌多神祠。

南廣縣 郡治 漢武帝太初元年置。有鹽官。

臨利縣

常遷縣

新興縣

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壺。舊校云。後漢作沙壺。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

中觸有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謂沙壺曰。若爲我生子。今在乎。而九

子驚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龍坐。龍就而舐之。沙壺與當作鳥言語。以龍與陪坐。因名曰元當作九。隆。猶漢

言陪坐也。沙壺將元隆居龍山下。元龍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龍言。而黠有智。天之貴也。共推以

爲王。時哀牢山下復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後著十尾。臂脛刻文。

元隆死。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來。未嘗通中國也。南中昆

明祖之。故諸葛亮爲其國譜也。孝武時。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耆溪。置儻唐。不韋。二縣。徙南越相呂嘉。

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彰其先人惡行。人歌之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渡。蘭倉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轉衰。

至世祖建武二十三年。王扈栗

舊校云。後漢作賢栗。

遣兵乘箬船。南攻鹿芘。鹿

芘民弱小。將爲所擒。會天大震雷。疾風暴雨。水爲逆流。箬船沈沒。溺死者數千人。後扈栗復遣六王攻鹿

芘。鹿芘王迎戰。大破哀牢軍。殺其六王。哀牢人埋六王。夜虎掘而食之。哀牢人驚怖引去。扈栗懼。謂耆老

曰。哀牢略徼。自古以來。初不如此。今攻鹿芘。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是何天祐之明也。漢威甚神。

卽遣使詣越巂太守。願率種人歸義奉貢。世祖納之。以爲西部屬國。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

有穿胸。當作鼻。見後漢書。稽耳。種閩越。濮鳩獠。其渠帥皆曰王。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柳狼遣子奉獻。

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鄭純爲太守。屬縣八戶六萬。去洛六千九百里。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獠。僮

越。裸濮。身毒之民。土地沃腴。黃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蠶桑。絹采。帛文。繡。又有貆獸。食鐵。猩。猩獸

能。其血可以染朱。鬪有大竹名濮竹。節相去一丈。受一斛許。有梧。當衍。桐。當作檣。下同。蜀都曰。布有檣

木。其華柔如絲。民績以爲布。幅廣五尺。以還。潔白不受污。俗名曰桐華布。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及賣與人。

有闌干細布。蘭干。療言。紵也。織成文。如綾錦。又有鬪旄。帛壘。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宜五穀。出銅錫。太

守著名績者。自鄭純後。有蜀郡張化。常員。巴部沈稚。黎彪。然顯者猶鮮。章武初。郡無太守。值諸郡叛。

亂。功曹呂凱。奉郡丞蜀郡王伉。保境。六年。丞相亮南征。高其義。表曰。不意永昌風俗。當有敦直二字。乃爾。以

凱爲雲南太守。伉爲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李恢遷濮民數千落於雲南建寧界。以實二郡。凱子祥。太康中獻光珠五百斤。還臨本郡。遷南夷校尉。祥子元康末爲永昌太守。值南夷作亂。閩濮反。乃南移永壽。去故郡千里。遂與州隔絕。呂氏世官領郡。於今三世矣。大姓陳、趙、楊氏。

不韋縣。故郡治。

比蘇縣。

哀牢縣。

永壽縣。

今郡治。

儻唐縣。

有周水。從徼外來。

雍鄉縣。

南涪縣。

有翡翠孔雀。

博南縣。

山高四當作西山高三。續漢書志注。後漢書哀牢傳注。引皆不誤。十里。越之得蘭滄水。有金沙。以火當作洗取。續漢書志注引不誤。融之爲

黃金。有光珠。穴出光珠。有虎魄。能吸芥。又有珊瑚。雲南郡。蜀建興三年置。屬縣七。戶萬。去洛六千三百四十三里。本雲川地。有熊倉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食毒草。有上方下方夷。亦出常有種字。華布。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土地有稻田。畜牧。但不蠶桑。

雲南縣 郡治

葉榆縣 有河州

遂久縣 有繩水也

弄棟縣 有無血水 水出連山

蜻蛉縣 有鹽官濮水 同出按同出當作出 禹同三字 山有碧雞 金馬 光影倏忽 民多見之 有山神 漢宣帝遣諫議

大夫蜀郡王褒祭之 欲致雞馬 褒道病卒 故不宜著 其縣二別為郡

河陽郡 刺史王遜分雲南置屬縣四 戶千

河陽縣 郡治 在河中原洲上也按此下脫 文未詳 梁水郡 刺史王遜分置 在興古之盤南常有脫

梁水縣 郡治 有振山 出銅

賁古縣 山出銅 鉛 鐵

西隨縣

興古郡 建興三年置 屬縣十一當有誤 戶四萬 去洛五千八百九十里 多鳩獠 濮特有瘴氣 自梁水興

古 西平三郡少穀 有桄榔木 可以作麩 以牛酥酪食之 人民資以為糧 欲取其木 先當祠祀

宛舊脫此字 今補正 溫縣 郡治 元鼎二年置

律高縣

西有石空

當作室

山出錫東南有監町山出錫當作銀鉛見漢書地理志

潭封縣

有溫水

句町縣

故句町王國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漢時受封迄今

漢興縣

勝休縣

有河水也

都唐

舊誤倒今改正

縣

故名都

舊誤雲今改正

夢縣

西平郡刺史王遜時爨量保盤南遜出軍攻討不能克已遜薨後寇掠州下吏民患之刺史尹奉重募微

外夷刺殺量而誘降李湯盤南平奉以功進安西將軍封前陵伯乃割興古雲南之盤江來如南零三縣

爲郡按此下脫文未詳

右寧州統郡十四縣六十八

咸熙元年吳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靖內附魏魏拜興安南將軍時南中監軍霍弋表遣建寧爨谷爲

交趾太守率牙門將軍建寧董元毛旻孟幹孟通爨熊李松王素等領部曲以討之谷未至興已爲功曹

李統所殺泰始元年谷等徑至郡撫和初附無幾谷卒晉更用馬忠子融代谷融卒遣犍爲楊稷代

之加綏遠將軍又進諸牙門皆雜號將軍封吳侯當作侯吳限倒侯句絕讀吳字下屬交州刺史劉峻大都督脩則領軍三

攻稷。皆爲稷所敗。鬱林、九真皆附稷。稷表遣將軍毛旻、董元等攻合浦。戰於古城。大破吳軍。殺峻。則稷因表旻爲鬱林太守。元爲九真太守。元病亡。更以益州王素代之。數攻交州諸郡。泰始七年春。吳王孫皓遣大都督薛瑒、交州刺史陶璜。帥二十萬軍。興扶嚴惡夷合十萬。伐交趾。稷遣旻及將軍建寧孟岳等禦之。戰于封溪。衆寡不敵。旻等敗績。僅以身還。交趾固城自守。破敗之後。衆才千人。并新附。可有四千。男女萬餘口。陶璜圍之。杜塞蹊徑。救援不至。雖班糧約食。猶不供繼。至秋七月。城中食盡。病餓死者大半。交趾人廣野將軍王約反。應陶璜。以梯援外。吳人遂得入城。得稷等皆囚之。卽斬稷長史張登。將軍孟通及旻。并交趾人邵暉等二千餘人。受皓詔。傳稷秣陵。故楛稷及孟幹、麤熊、李松四人於吳。通四遠消息。稷至合浦。發病。歐血死。傳首秣陵。棄其屍。喪於海。幹、松、熊至吳。將加斬刑。或說皓宥免幹等。可以勸邊將。皓原之。欲徙付臨海郡。初。稷等私誓不能死節。困辱虜手。若蒙未死。必當思求北歸。稷旣路死。幹等恐北路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弓弩。言能作之。皓轉付部爲弓工。九年。幹自吳逃返洛陽。松、熊爲皓所殺。初。晉武帝以稷爲交州刺史。大封半道。稷城陷。或傳降。故不錄。幹至表狀。乃追贈交州刺史。封松、熊後嗣侯焉。

古城之戰。毛旻手殺脩則。則子允隨陶璜。璜以旻壯勇。欲赦之。而允必欲求殺旻。旻亦不屈於璜。璜怒。乃

裸身囚結面縛。呵曰。晉兵賊。旻亦烈聲呵曰。吳狗何等爲賊。吳人生割其腹。允割其肝。罵曰。虜腹。按三國志注引作靡

復作賊。旻罵不斷。曰。尙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吳人斬之。武帝聞而矜哀。卽詔旻子襲爵。封諸子三

人關內侯九真太守王素以交趾敗與董元牙門王承等欲還南中爲陶璜別將衛濮所獲功曹李祚見交趾民殘害還遂率吏民保郡爲晉祚舅黎晃爲吳將攻伐祚不下數遣人解喻降之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惟力是視矣邵暉子胤先爲父使詣洛拜奉車都尉比還暉敗亡胤依祚固守求救南中南中遙爲之援當有脫諸姓得世有部曲弋遣之南征因以功相承也

譔曰南域處邛笮五夷之表不毛閩濮之鄉固九服之外也而能開土列郡爰建方州踰博南越蘭滄遠撫西垂漢武之迹可謂大業然要荒之俗不與華同安邊撫遠務在得才故高祖思猛士作歌孝文想頗牧咨嗟斯靜禦之將信王者所詳擇也馬霍王尹得失之際足以觀矣交趾雖異州部事連南中故并志焉

華陽國志卷五

公孫述劉二牧志

先王命史立典遠

當作建

則經紀人倫三材炳煥品物章矣然而有志之士猶敢議論於鄉校之下芻蕘之

人加之謠誦於林野之中管闕警言君子有採所以綜核羣善休風惟照也公孫述劉牧二主之廢興存

亡漢書國志固以詳矣統之州部物有條貫必申斯篇者格之前憲左氏素臣之功王侯之載籍也而八

國之語作焉五傳淵邃大義洋洋聖人之微言也而八覽之書興焉苟在宜稱雖道同世出一事當作一事出誤倒

絕一句

身見遊精博志無嫌其繁矣

漢十二世孝平皇帝帝祚短促國統三絕孝元后兄子安漢公新都侯魏郡王莽篡盜稱天子改天下郡

守爲卒正又改蜀郡爲導江遷故中散大夫茂陵公孫述字子陽爲導江卒正治臨邛而劉辟起兵廣漢

更始劉聖公在南陽蜀欲應之會宗成垣副王岑等作亂述率吏民拒禦之所在討破作圍守防遏逸越

斬首萬計遂據成都威有巴漢政治嚴刻民不爲非更始誅王莽都關中爲赤眉賊所敗建武元年

世祖光武皇帝卽位河北述夢人謂己曰公

按當作八子系

舊校云後漢作八子系今

按此傳寫之譌非有異也

十二爲期述以語婦

婦曰朝聞道夕死尙可何況十二乎會夏四月龍出府殿前以爲瑞應述遂稱皇帝號大成建元龍興以

莽尙黃。乃服色尙白。自以興西方爲金行也。以功曹李雄當作熊。見後漢書。爲大司徒。巴部任滿爲大司空。弟恢

爲太尉。具置百官。造十層赤樓射蘭。改益州爲司隸。蜀郡爲成都尹。時世祖方平河北。而荆邯延牙並歸

述。盡有益州。置鐵錢官。廢銅錢。百姓貨賣不行。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謂莽黃牛。述爲白腹。五

銖。漢錢言漢當復也。故主簿李隆舊校云。後漢作張隆。常少。數諫述歸帝稱藩。述不納。天水隗囂亦據隴連述。蜀土

清晏。述乃移檄中國。稱引圖緯以惑衆。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讖曰。乙子卯金。卽以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

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孫。卽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家九百二

十歲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高豈君身耶。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近張

滿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爲天文所誤。恐君復誤也。又使述舊交馬援喻述。述不從。荆邯說述曰。昔湯

以七十里王天下。文王方百里。臣諸侯。其次漢祖敗而復征。傷瘳復戰。故能禽秦亡楚。以弱爲強。況今地

方數千。杖戟百萬。天下之心。未有所歸。不東出荆門。北陵關隴。與之進取。則王業不全。子孫不久安也。述

悅之。乃出軍荆門。陳倉欲震盪秦。楚多改易郡縣。分封子弟。淫恣過度。然國富民殷。戶百餘萬。世祖未遑

加兵。與述及隗囂書。輒署公孫皇帝。七年。囂背漢降述。述封爲王。厚資給之。十年。世祖命大司

馬吳漢與大司徒鄧禹討囂。平隴右。述聞而惡之。城東素有秦時空倉。述更名白帝倉。使人宣言白帝倉

暴出米巨萬。公卿以下及國人就視之。無米。述曰。倉去此數里。虛妄如此。隗王在數千里外。言破壞。真不

然矣。十一年，世祖命征南大將軍岑彭，自荆門泝江征述。又遣中郎將來歙，及述舊交馬援奉詔喻述。述少諫，令服從。述怒曰：「自古來有降天子乎？」尚書解文卿、大夫鄭文伯初亦諫，述繫之暴室。六年，二子幽死，自是莫有言者。彭破述荆門關及沔關，徑至彭亡。述使刺客刺殺彭，由是改彭亡曰平無言無賊也。又使刺客刺殺歙於武都。世祖重遣吳漢與劉尚征述，又遣臧宮從斜谷道入。述使妹婿延牙距宮。大司徒謝豐距漢，連戰輒北。漢到城下，軍其江橋及其少城。豐在廣都，牙引還成都。述謂曰：「事當奈何？」牙對曰：「男兒貴死中求生，敗中求成，無愛財物也。」述乃大發金帛，開門募兵，得五千餘人，以配牙。牙告漢戰，因僞遣鼓角麾幟渡市橋。漢兵爭觀，牙因放奇兵擊漢，大破之。漢溺水，緣馬尾至盜底得出。後宮兵已至北門，述復城守。占書曰：「虜死城下，述以爲漢等是虜，乃自出戰。」述當漢牙當宮，大戰，牙殺宮兵數百。三合，三勝，士卒氣驕，漢益鼓之。自旦至日中，飢不得食，倦不得息。日昃後，述兵敗，漢騎士高午以戟刺述中頭，卽墜馬。叩心者數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牙等悵然還城，吏民窮急，卽夜開門出降。漢盡誅公孫氏及牙等諸將帥二十餘人，放兵大掠，多所殘害，是歲十二年也。漢搜求隱逸，旌表忠義，以述臣常少，李隆忠諫發憤病死，表更遷葬，贈以漢卿官屬。蜀郡王皓、王嘉、廣漢李業、刎首死節，表其門閭，犍爲朱遵、絆馬死戰，贈以將軍，爲之立祠。費貽、任永、君業、馮信等閉門素隱，公車特徵，文齊守義益州，封爲列侯。董鈞習禮明經，貢爲博士。程烏、李育，本有才幹，擢而用之。於是西土宅心，莫不鳧藻。建武十八年，刺史郡

守撫卹失和。蜀郡史歆怨吳漢之殘掠蜀也。擁郡自保。世祖以天下始平。民未忘兵。而歆唱之。事宜必克。復遣漢平蜀。多行誅戮。世祖諒讓於漢。漢深陳謝。自是守藩供職。自建武至乎中平。垂二百載。府盈西南之貨。朝多華岷之士矣。

漢二十二世孝靈皇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太常竟陵劉焉。字君朗。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州牧。以避世難。侍中廣漢董扶。私於焉曰。京都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惑之。意在益州。會刺史河南郗儉。賦斂繁擾。流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壹。涼州殺刺史耿鄙。焉議得行。漢帝將徵儉加刑。以焉爲監軍使。尋領益州牧。董扶亦求爲蜀西部都尉。太倉令巴郡趙遼去官。從焉來西。中平元年。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祗等。聚衆緜竹。殺縣令李升。募疲

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遣王饒。趙播等。進攻雒城。殺刺史儉。并下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又別破巴郡。殺太守趙遼。部州從事賈龍。素領家兵。在犍爲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滅之。州界清淨。龍乃選吏卒迎焉。焉旣到州。移治緜竹。撫納離叛。務行小惠。時南陽三輔民數萬家。避地入蜀。焉恣饒之。引爲黨與。號東州士。遣張魯斷北道。枉誅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前後左右部司馬。擬四軍統兵。位皆二千石。漢獻帝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與賈龍。惡焉之陰圖異計也。舉兵攻焉。燒成都邑下。焉禦之。東州人多爲致力。遂克岐。龍焉意盛。乃造乘輿車服千餘。僭擬至

尊焉。長子範爲左中郎將。仲子誕治書御史。季子璋奉車都尉。皆從獻帝都在當作長安。惟叔子別部司馬

瑁隨焉。焉聞相者相陳留吳懿妹當大貴。爲瑁聘之。荊州牧山陽劉表上焉有子。夏在西河。疑聖人論。帝

遣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反。四年征西將軍馬騰自郿與焉。範通謀襲長安。治中從事廣漢王商亟

諫不從。謀泄。範、誕受誅。議郎河南龐羲以通家將範、誕諸子入蜀。而天火燒焉。車乘蕩盡。延及民家。

興平元年。焉徙治成都。旣痛二子。又感祲災。疽發背。卒。州帳下司馬趙睦治中從事王商等貪璋溫仁。共

表代父。京師大亂。不能更遣。天子除璋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睦爲征東中將。率衆征劉表。

璋字季玉。旣襲位。懦弱少斷。張魯稍驕於漢中。巴夷杜濩、朴、胡、袁約等叛。詣魯。璋怒。殺魯母弟。遣和德中

郎將龐羲討魯。不克。巴人日叛。乃以羲爲巴郡太守。屯閬中。禦魯。羲以宜須兵衛。輒召漢昌寶民爲兵。或

構羲於璋。璋與之情好。攜隙。趙睦數進諫。不從。亦恚恨也。建安五年。趙睦起兵數萬。將以攻璋。璋逆

擊之。明年。睦破敗。羲懼。遣吏程郁宣旨於郁父漢昌令畿。索益寶兵。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爲亂。縱有

讒諛。要在盡誠。遂懷異志。非所聞也。羲令郁重往。畿曰。我受牧恩。當爲盡節。汝自郡吏。宜念效力。不義之

事。莫有二意。羲恨之。使人告曰。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雖羹

子。畿飲之矣。羲乃厚謝於璋。璋善畿。遷爲江陽太守。十年。璋聞曹公將征荊州。遣中郎將河內陰溥

致敬。公表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十二年。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

御物公辟肅爲掾拜廣漢太守

十三年仍遣肅弟松爲別駕詣公公時已定荊州追劉主不存禮松

加表望不足但拜越巂比蘇令松以是怨公會公軍不利兼以疫病而劉主尋取荊州松還疵毀曹公勸

璋自絕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更可與通時扶風法正字孝直留客在蜀不見禮恨望松亦以身

抱利器忖璋不足與有爲常與正竊歎息松舉正可使交好劉主璋從之使正將命正佯爲不得已當有而字

行又遣正同郡孟達將兵助劉主守禦前後賂遺無限十六年璋聞曹公將遣司隸校尉鍾繇伐

張魯有懼心松進曰曹公兵強無敵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向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

有計松對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使之伐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強曹公雖來

無爲也且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叛於內必敗之道也

璋然之復遣法正迎劉先當衍主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

心欲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客有太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璋不聽從事廣漢王累倒懸於州

門以死諫璋壹無所納正旣宣旨陰獻策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之股肱以響應於

內然後資益州之富憑天設之險以此成帝業猶反手也劉主大悅乃留軍師中郎將諸葛亮將軍關羽

張飛鎮荊州率萬人泝江西上璋初勅所在供奉入境如歸劉主至巴郡巴郡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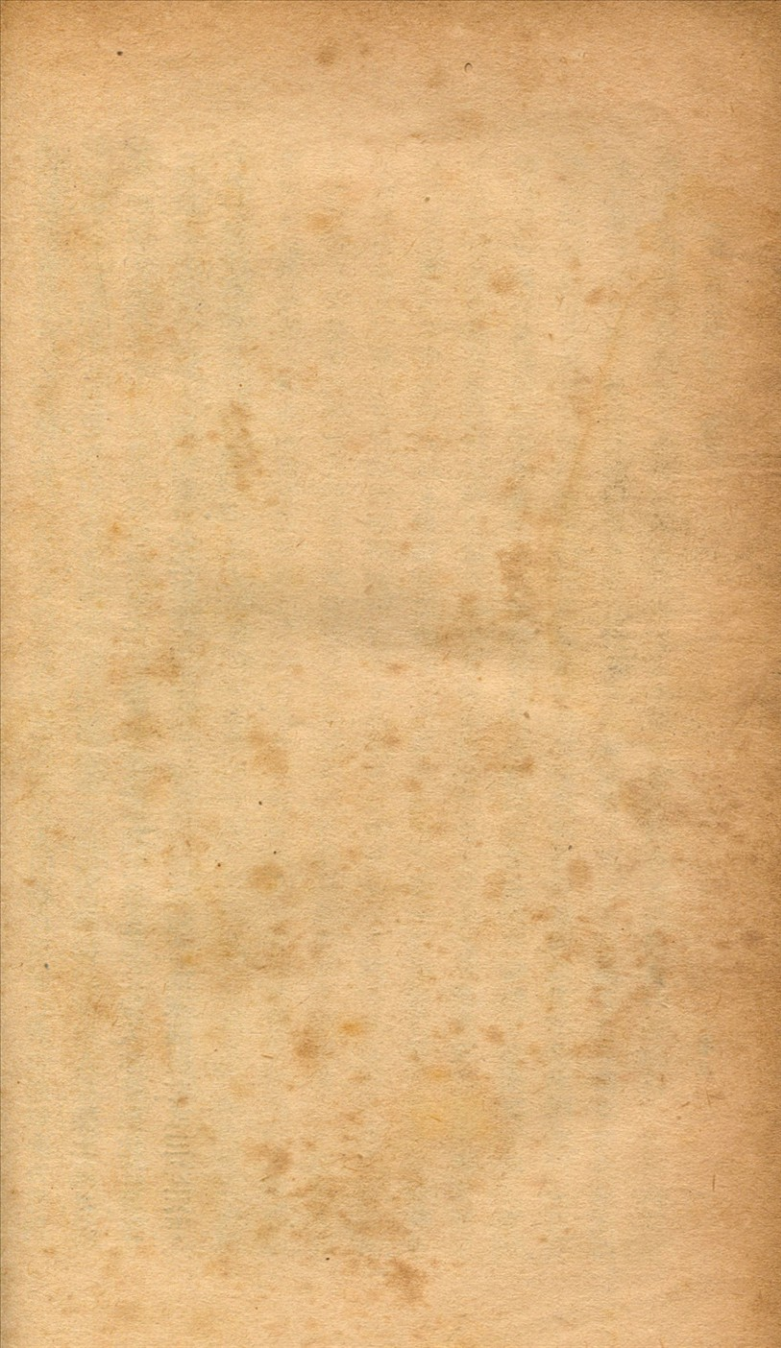
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劉主由巴水達涪璋往見之松復令正白劉主曰今因此會便可執璋則將軍無

用兵之勞。坐定一州也。軍師中郎將襄陽龐統亦言之。劉主曰：「此大事也。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倉卒。歡飲百餘日。」璋推劉主行大司馬、司隸校尉，劉主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牧如故。益劉主兵，使伐張魯。又令督白水軍，併三萬軍。當作人。車甲精實，而別璋還州。劉主次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曹公

征吳，吳主孫權呼劉主自救。劉主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爲唇齒，今樂進在清泥，與關羽相拒，不往赴救，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求益萬兵及資實，璋但許四千。他物半給。」張松書與劉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白璋露松謀。璋殺松。劉主歎曰：「君矯殺吾內主乎？」嫌隙始構。璋勅諸關守不內劉主。龐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行，徑襲成都。璋旣不武，又無素豫，一舉而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數有牋諫。璋遣將軍還，將軍遣與相聞，說當東歸，並使速裝。二子旣服，將軍名。又嘉將軍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之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劉主然其中計，卽斬懷等，遣將黃忠、卓膺、魏延等，勒兵前行。梓潼令南陽王連固城堅守。劉主義之不逼攻也。進據涪城，置酒作樂。謂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對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也。」劉主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豈非仁也？」統退出。劉主尋請還，謂曰：「向者之談，何誰爲失？」統曰：「君臣俱失。」十八年，璋遣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劉主於涪，皆破敗還。保緜竹縣。令當衍此二字。懿詣軍降，拜討逆將軍。初，劉主之南伐也，廣漢

鄭度說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衆不滿萬。百姓未附。野穀是資。計莫若驅巴西、梓潼。民內涪川以南。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禽矣。先主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所憂也。璋果謂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細度不用。故劉主所至有資。進攻緜竹。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等督緜竹軍。嚴觀率衆降。同拜裨將軍。進圍璋子循於雒城。十九年。關羽統荊州事。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泝江降下巴東。入巴郡。巴郡太守巴西趙筭拒守。飛攻破之。獲將軍嚴顏。謂曰。大軍至。何以不降。敢逆戰。顏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曰。牽去斫頭。顏正色曰。斫頭便斫。何爲怒也。飛義之。引爲賓客。趙雲自江州分定江陽。犍爲。飛攻巴西。亮定德陽。巴西功曹龔謙迎飛。璋帳下司馬蜀郡張裔距亮。敗於柏下。裔退還。夏。劉主克雒城。與飛等合圍成都。而偏將軍扶風馬超率衆自漢中請降。劉主遣建寧督李恢迎超。超徑至。璋震恐。所署蜀郡太守汝南許靖踰城出降。璋知不敢誅。被圍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穀支二年。衆咸欲力戰。璋曰。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以璋故也。何以能安。遂遣張裔奉使詣劉主。主許裔禮其君而安其民。劉主又遣從事中郎涿郡簡雍說璋。璋素雅敬雍。遂與同輿而出降。吏民莫不歔歔涕泣。劉主復其所佩振威將軍印綬。還其財物。遷璋於南郡之公安。吳主孫權之取荊州也。以璋爲益州刺史。劉主東征。璋於吳卒也。

譔曰。公孫述藉導江之資。值王莽之虐。民莫援者。得跨巴蜀。而欺天罔物。自取滅亡者也。然妖夢告終。期數有極。奉身歸順。猶可以免。而矜愚遂非。何其頑哉。劉焉器非英傑。圖射僥倖。璋才非人雄。據土亂世。其見奪取。陳子以爲非不幸也。昔齊侯嗤晉魯之使。旋蒙易乘之困。魏君賤公叔之侍人。亦受割地之辱。量才懷遠。誠君子之先略也。觀劉璋。曹公之侮慢法正。張松。二憾旣徵。同怨相濟。或家國覆亡。或三分天下。古人一饋十起。輟沐揮洗。良有以也。



華陽國志卷六

劉先主志

先主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中山靖王勝後也勝子真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因家焉祖父雄察孝廉爲東郡范令父弘先主幼孤與母販履織蓆自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童童如車蓋人皆異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於樹下言吾必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遣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善瓚年長先主兄事之喜狗馬音樂美衣服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耳能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善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見而奇之多與之金先主由是得合徒衆河東關羽雲長同郡張飛益德並以壯烈爲禦侮先主與二子寢則同牀食則共器恩若弟兄然於稠人廣衆中侍立終日中平元年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求謁督郵不得乃入縛執之杖二百以綬繫督郵頭頸著馬柳柱委官亡命頃之應大將軍何進募有功除下密丞復爲高唐尉遷爲令瓚爲中郎將表先主爲別部司馬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守平原令進領平原相郡民劉平恥爲之

下使客刺之。客服其德，告之而去。北海相魯國孔融爲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於先主。先主曰：孔文舉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廣陵太守下邳陳登、元龍、太尉球孫也。有雋才，輕天下士，謂功曹陳矯曰：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父子。冰清玉潔，有德有言。吾敬華子魚。博聞強志，奇偉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名器盡此。

徐州牧陶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

徐州牧陶

謙病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迎先主。先主未許。廣陵太守下邳陳登

進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

當有於字見三國志

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

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濟生民，成王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

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術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牧。

建安元年，曹公表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先主與袁術相拒而下

邳守將曹豹，爲呂布所敗。先主失妻子，轉軍海西。糜竺進妹爲夫人，及客奴二千，金銀寶貨資之。先主因而獲振，連合於布。布還其妻子。先主衆萬餘，移軍小沛。布惡之，自攻先主。先主歸曹公，公以爲豫州牧。益其軍，使伐布。失利。布將高順復虜先主妻子，送布。公使夏侯惇助先主，不能克。

三年，公自征布。生

禽之。布曰：使布爲明公將騎，天下不足定也。公有疑色。先主曰：公待布能如丁建陽、董太師乎？公領之。布

目先主曰。大耳兒最叵信者也。遂殺布。

先主還得妻子。從公還許。爲左將軍。公禮之甚重。出則同輿。

坐則同席。又拜關羽、張飛、皆中郎將。公謀臣程昱、郭嘉、勸公殺先主。公慮失英豪望。不許。

袁術自淮

南欲經徐州。北就袁紹。

按此下當脫公遣先主要擊術云云。

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受帝衣帶中密詔。當殺公。承先與先主及

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以將行未發。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本初

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會天震雷。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

此也。公亦悔失言。先主還沛。

按沛字不當有解。即今之解字也。

公使覘之。見其方披蔥。使斲人爲之。不端正。舉杖擊之。公

曰。大耳翁未之覺也。其夜先主急東行。昱、嘉復言之。公馳使追之。不及。先主遂殺徐州刺史車胄。以叛。留

關羽行下邳太守事。身還小沛。而承等謀洩。受誅。

先主衆數萬。遣從事北海孫乾自結於袁紹。公遣

將軍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五年。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妻子及關羽見獲。先主奔青州。刺史袁譚奉

迎道路。馳以白父紹。紹身出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公壯羽勇銳。拜偏將軍。初羽隨先主從公圍呂布於

濮陽。時秦宜祿爲布求救於張楊。羽啓公妻無子。下城乞納宜祿妻。公許之。及至城門。復白公疑其有色。

自納之。後先主與公獵。羽欲於獵中殺公。先主爲天下惜。不聽。故羽常懷懼。公察其神不安。使將軍張遼

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當有要當二字。

立効以報曹公。公

聞而義之。

是歲紹征官渡。遣梟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蓋。

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還。紹將莫敵，遂解延圍。公卽表封羽漢壽亭侯，重加賞賜。

當有羽

盡封其物。

拜書告辭而歸。先主左右欲追之，公曰：「彼各有主。」

先主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將其本兵至汝

南，公使將蔡楊擊之。先主謂曰：「吾勢雖不便，汝等百萬來，未如吾何。」曹孟德單車來，吾自去。楊等必戰，爲

先主所殺。公旣破紹，自南征汝南。先主遣糜竺、孫乾詣劉表，表郊迎之。待以上賓，使屯新野。潁川徐

元直至瑯琊，諸葛亮曰：「孔明臥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

主遂造亮，凡三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

遂用猖蹶，至於今日，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對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

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遂能克紹，以弱爲強，雖云天時，抑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

諸侯，此誠不可與爭也。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

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

野，當有千里二字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國富民殷，而不知卹賢能之士，思得

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

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天下孰

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與亮情好日密，自以爲猶魚得水。

也。十三年表卒。少子琮襲位。曹公南征。琮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先主乃知。遂將其衆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車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雖擁大衆。被甲者少。曹公軍至。何以禦之。先主曰。夫濟大事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棄之。公以江陵有

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以輕騎五千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走。公盡獲其民衆。急追先主。張飛據水斷橋。橫馬按矛曰。我張益德也。可來決死。公徒乃止。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而趙雲身抱先主弱子後主。及擁先主甘夫人。相及濟江。亮

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柴桑。既服先主大名。又悅亮奇雅。卽遣周瑜、程普、水軍三萬助先主。拒曹公。大破公軍於赤壁。焚其舫舟。公引軍北歸。先主以劉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爲荊州刺史。

先主南平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先主領荊州牧。治公安。孫權進妹。恩好綢繆。以亮爲軍師中郎將。督南三郡事。

以關羽爲盪寇將軍。領襄陽太守。住江北。張飛爲征虜將軍。宜都太守。初先主之敗東走也。徑往鄂。

無土地。關羽責之曰。早從獵中言。無今日。先主曰。安知此不爲福也。及得荊州。復有人衆。孫權遣使

求共伐蜀。又曰。雅願以隆成爲一家。諸葛孔明母兄在吳。可令相并。主簿殷觀曰。若爲吳先驅。大事去矣。

今但可贊之。言新據諸郡。未可以動。彼必不越我而有蜀也。先主乃報曰。益州不明。得罪左右。庶幾將軍

高義上匡漢朝。下輔宗室。若必尋干戈。備將放髮於山林。未敢聞命。權果輟計。遷觀別駕。十六年。益

州牧劉璋遣法正迎遂西入益州。建安十九年。先主克蜀。蜀中豐富盛樂。置酒大會。饗食三軍。取蜀

城中民金銀。頒賜將士。還其穀帛。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十萬。錦段萬匹。其餘

各有差。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正揚武將軍。蜀郡太守。關羽督荊州事。張飛爲巴西太守。馬超

平西將軍。不用許靖。法正說曰。有獲虛譽而無實者靖也。然其浮名稱播海內。人將謂公輕士。乃以爲長

史龐羲爲司馬。李嚴爲犍爲太守。費觀爲巴郡太守。徵益州太守南郡董和常有爲掌軍中郎常有將巴郡

絕。見三國志。王謀在劉璋時爲巴郡太守。見陳壽季漢輔臣讚注。太守漢嘉王謀爲別駕。廣漢彭蒙爲治中。辟零陵劉巴爲西曹掾。廣漢長

黃權爲偏將軍。於是亮爲股肱。正爲謀主。羽飛超爲爪牙。靖羲及麋竺簡雍孫乾山陽伊籍爲賓友。和嚴

權本劉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璋之婚親也。彭蒙璋所排擯也。劉巴所宿恨也。皆處之顯位。盡其器能。有

志之士無不競勸。羣下勸先主納劉瑁妻。先主嫌其同族。法正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

從之。正旣臨郡。睚眦之怨。一澆之惠。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亮曰。當

字。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興變於肘腋之下。孝直爲輔翼。遂翻飛

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志也。孫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劍侍立。先主每

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二十年。孫權使報先主。欲得荊州。先主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以

荊州相與孫權怒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下公安令關羽下益陽會曹公入漢中張魯走巴西黃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於是先主與吳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夏以權爲護軍迎魯魯已北降曹公權破公所署三巴太守杜濩朴胡袁約等公留征西將軍夏侯淵益州刺史趙顛及張郃守漢中公東還郃數犯掠巴界先主率張飛等進軍宕渠之蒙頭拒郃相持五十餘日飛從他道邀郃戰於陽石遂大破郃軍郃失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閒道還南也二十一年先主還成都二十二年蜀郡太守法正進曰曹操三舉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淵郃身遽北還非智不逮力不足將內有憂逼耳今算淵郃才略不勝吾將率舉衆往討則必可擒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從之以問儒林校尉巴西周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偏軍必不利先主遂行諸葛亮居守足食足兵也二十三年先主急書發兵軍師亮以問從事韃爲楊洪洪對曰漢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機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亮以法正從行白先主以洪領蜀郡太守後遂卽眞初洪爲韃爲太守李嚴功曹去郡數年已爲蜀郡嚴故在職而蜀郡何祇爲洪門下書佐去郡數年已爲廣漢太守洪故在官是以西土咸服亮之能攬拔英秀也後洪祇俱會亮門下洪謂祇曰君馬何駛祇對曰故吏馬不爲駛明府馬不進耳二十四年先主定漢中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先主遣將吳蘭雷同入武都皆沒乃舉羣茂才時州

後部司馬張裕亦知占術。坐漏言。言先主得蜀。寅卯之間當失漢。凶年在庚子。誅曹公爲魏王。王西征。聞法正策曰。固知玄德不辨此。又曰。吾收奸雄略盡。獨不得正邪。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大司馬。

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尙書令。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黃權爲光祿勳。王謀爲少府。武陵廖立爲侍中。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皆假節鉞。又以黃忠爲後將軍。趙雲翊軍將軍。其餘各進其號。軍師諸葛亮曰。黃忠名望本非關張馬超之倫也。今張馬在近。親見其功。猶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吾自解之。時關羽自江陵圍曹仁於樊城。遣前部司馬韓福爲費詩拜假節。羽怒曰。大丈夫

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曰。昔蕭曹與高祖幼舊。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爵。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舊校云。黃忠字也。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王與君侯譬猶一體。禍

福同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位之多少也。羽卽受拜。初羽聞馬超來降。素非知故。書與諸葛亮問其人材。亮知羽忌前。答曰。孟起黔彭之徒。一世之桀。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不如髯之絕倫也。羽省書忻悅。以示賓客。羽美鬢髭。故亮稱云髯也。羽臂嘗中流矢。每天陰疼痛。醫言矢鋒有毒。須破臂刮毒。患乃可除。羽卽伸臂使治。時適會客。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引酒割炙。言笑自若。魏王遣左將軍于

禁督七軍三萬人救樊。漢水暴長。皆爲羽所獲。又殺魏將龐德。威震華夏。魏王議徙許都。以避其銳。而孫權襲江陵。將軍傅士仁。南郡太守糜芳。降吳。羽久不拔城。魏右將軍徐晃救樊。羽退還。遂爲孫權所殺。吳

盡取荊州以劉璋爲益州牧住姊歸。

是歲尙書令法正卒諡曰翼侯以尙書劉巴爲尙書令。

二

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卽位改元延康蜀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所在並言衆瑞故議郎陽泉亭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當有大字見三國志司馬屬陰純別駕趙祚治中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河洛符驗孔子所甄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又言周羣父未亡時數言西南有黃氣立數十丈而景雲祥風從璇璣下來應之如圖書必有天子出方今大王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速卽洪業以寧海內先主未許冬魏王丕卽皇帝位改元黃初漢獻帝遜位爲山陽公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也春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乃勸先主紹漢絕統卽帝號先主不許亮進曰昔吳漢耿弇等勸世祖世祖辭讓耿純進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若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其主無從公也世祖感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紹世而起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乃從之亮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便欲自立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朝廷左遷詩部永昌從事夏四月丙午先主卽帝位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爲丞相假節錄

尙書許靖爲右司徒。張飛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馬超驃騎將軍。領涼州刺史。封縻鄉侯。北督臨沮。偏將軍吳懿爲關中都督。進魏延鎮北將軍。李嚴輔漢將軍。襄陽馬良爲侍中。楊儀爲尙書。蜀郡何宗爲鴻臚。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

禪爲皇太子。

六月。立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

先主將東征。以復關羽之恥。命張飛率巴西萬兵。

將會江州。飛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奔吳。初飛勇冠三軍。

當有脫

俱稱萬人之敵。羽善待小人而驕。

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卹小人。是以皆敗。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過差。鞭撻健兒。令在左右。此取禍之

道。飛不悟。故敗。先主聞飛營軍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命丞相亮領司隸校尉。

秋七月。先主東

伐。羣臣多諫。不納。廣漢秦宓上陳天時。必無其利。先主怒。繫之於理。

孫權送書請和。先主不聽。吳將

陸議、李異、劉阿等。軍至姊歸。左右領軍南郡馮習、陳留吳班。自建平攻破異等。軍次姊歸。武陵五溪蠻夷

遣使請兵。二年春正月。先主軍姊歸。吳班、陳戒等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

二月。將進。黃權諫

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汧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

江北軍。先主連營稍前。軍於夷道獠亭。遣侍中馬良經佷山。安慰五溪蠻夷。

夏六月。黃氣見。自姊歸

十餘里中。廣十餘丈。後十數日。與吳人戰。先主敗績。馮習及將張南皆死。先主歎曰。吾之敗天也。委舟舫

由步道還魚復。將軍義陽傅彤爲後殿。兵衆死盡。彤氣益烈。吳將喻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

遂戰死。從事祭酒程畿獨泝江退。衆曰：「後追以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況從天子乎？」亦見殺。

黃權偏軍孤絕，遂北降魏。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屯南山。

先主改魚復曰永安。丞相亮

聞而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使不東行。旣復東行，必不顛危矣。」

八月，司徒靖卒。

是歲驃

騎將軍馬超亦卒。臨沒上疏曰：「臣宗門二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略盡。唯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係。深託

陛下，岱官至平北將軍。拜彤子儉左右

當作

郎將。

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

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使太中大夫南陽宗璋報命。

十有一月，先主寢疾。十有二月，漢嘉太守

黃元素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慮有後患，舉郡拒守。

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於成都。詔亮省疾於永

安，元燒臨邛城。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習、鄭綽由青衣水伐元滅之。

二月，亮至永安。先主

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對曰：「臣敢竭股

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太子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與尙書令李嚴並受

寄託。

夏四月，先主殂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二。亮表後主曰：「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育無疆，昊天不弔，

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如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百寮發哀，三日除服，到葬復服。其郡

國守相、令長、丞、尉，三日除服。五月，梓宮至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譏曰：漢末大亂，雄桀並起。若董卓、呂布、二袁、韓、馬、張、楊、劉表之徒，兼州連郡，衆踰萬計。叱咤之間，皆自謂

漢祖可踵。桓文易邁。而魏武神武。幹略戡屠。盪盡於時。先主名微人鮮。而能龍興鳳舉。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飛梁益之地。克膺漢祚。而吳魏與之鼎峙。非英才命世。孰克如之。然必以曹氏替漢。宜扶信順。以明至公。還乎名號。爲義士所非。及其寄死。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陳子以爲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華陽國志卷七

劉後主志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太子甘夫人所生也襲位時年十七

建興元年夏五月後主卽位尊皇后吳

氏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於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也

立皇后張氏車騎將軍飛女也封丞相亮武

鄉侯中護軍李嚴假節加光祿勳封都鄉侯督永安事
中軍師衛尉魯國劉琰亦都鄉侯中護軍趙雲江
州都督費觀屯騎校尉丞相長史王連中部督襄陽向寵及魏延吳懿皆封都亭侯楊洪王謀等關內侯

南中諸郡並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尙書南陽鄧芝固好於吳吳主孫權曰吾誠願與蜀

和親但主幼國小慮不自存芝對曰吳蜀二國之地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大王命世之英諸葛

一時之桀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峙大王如臣服於魏魏則上望大王入朝其

次求太子入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主大悅

與蜀和報使聘歲通芝後累往權曰若滅魏之後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滅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

命者戰爭方始耳權曰君之誠懇乃至於此書與亮曰丁宏揆張陰化不實和合二國惟有鄧芝二

年丞相亮開府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仇必

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究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乎封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

辟尚書郎蔣琬及廣漢李邵。巴西馬勳。爲掾。南陽宗預。爲主簿。皆德舉也。秦宓爲別駕。犍爲

五梁爲功曹。梓潼杜微。爲主簿。皆州俊彥也。而江夏費禕。南郡董允。郭攸之。始爲侍郎。贊揚日月。吳遣中郎將張溫來聘。報鄧芝也。將返命。百官餞焉。惟秦宓未往。亮累催之。溫問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宓曰。君學乎。答曰。五尺童子皆學。何況小人。溫曰。天有頭乎。在何方也。宓曰。詩云。乃眷西顧。知其在西。又曰。天有耳乎。宓曰。詩不云乎。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無其耳。何以聽之。又曰。天有足乎。曰。詩不云乎。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又曰。天有姓乎。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劉。又曰。日生於東乎。曰。雖生於東。終沒於西。答問如響之應聲。溫大敬服。宓亦尋遷右中郎將。長水校尉大司農。三年春。長水校尉廖立。坐謗訕朝廷。改徙汶山。立自荊州與龐統並見知。而性傲侮。後更冗散。怨望。故致黜廢。

三月。亮南征四郡。以宏農太守楊儀爲參軍。從行。步兵校尉襄陽向朗爲長史。統留府事。

秋。南中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冬。亮還至漢陽。與魏降人李鴻相見。說新城太守孟達。委仰於

亮。無已。亮方北圖。欲招達爲外援。謂參軍蔣琬。從事費詩。曰。歸當有書與子度相聞。對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奉先帝背叛。反覆之人。何足與書。亮不答。詩數率意而言。故凌遲於世。十有二月。亮至。

羣官皆道迎。而亮命侍郎費禕參乘。禕官小年幼。衆士於是莫不易觀。四年永安都護李嚴還督江

州城巴部大城。以征西將軍汝南陳到督永安。封亭侯。是歲魏文帝崩。明帝立。五年魏太和元

年也。春丞相亮將北伐。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

志之士忘身於外者。咸追先帝之遇。欲報之陛下也。先帝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

憂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帥獎三軍。北平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克復漢

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於陛下。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陛下亦宜自謀。諮諏善道。察納雅言。不宜引喻失誼。以塞忠諫之路也。又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

隆。昵小人。疏君子。後漢所以傾覆。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斟酌規益。進盡忠言。

則其任也。宮省之事。悉以諮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以尙書南陽陳震爲中書令。治中張裔

爲留府長史。與參軍蔣當有琬公琰知居府事。二月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以鎮北將軍魏

延爲司馬。六年春丞相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中監軍鄧芝。據箕谷爲疑軍。魏大

將軍曹真舉衆當之。亮身率大衆攻祁山。賞罰肅而號令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

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參軍襄陽馬謖裨將軍巴西王平及張休李盛黃襲等在前。違亮節度。

爲郃所破。平獨斂衆爲殿。而雲芝亦不利。亮拔將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及休盛。以謝衆。奪襲兵。貶雲

秩長史向朗以不時臧否免罷超遷平參軍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統軍五年

按當衍軍字年當作部三國志平傳云加拜參軍統五部

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可證也五部裴松之無注據南中志言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然平所統者卽此五部矣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

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令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臣授任無方春

秋責帥職臣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辟天水姜維爲倉曹掾加奉義

將軍封當陽亭侯亮書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稱維曰姜伯約西州上士馬季常李永南不如也冬

亮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還魏將王雙追亮亮合戰斬雙七年春丞相亮遣護軍陳式攻武都陰平

魏雍州刺史郭淮出將擊式亮自至建威淮退遂平二郡後主詔策亮曰街亭之敗咎由馬謖而君

引愆深自抑損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遯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

凶暴功勳赫然復君丞相君其無辭夏四月吳主孫權稱尊遣衛尉陳震慶問吳與蜀約分天下

冬城漢樂八年春丞相亮以參軍楊儀爲長史加綏遠將軍遷姜維護軍征西將軍秋魏大

將軍司馬宣王由西城征西車騎將軍張郃田子午大司馬眞曹由斜谷三道將攻漢中丞相亮軍成固

表進江州都護李嚴驃騎將軍將二萬人赴漢中嚴初求以五郡爲巴州書告亮言魏大臣陳羣司馬懿

並開府亮乃加嚴中都護以嚴子豐爲江州都督大雨道絕眞等還丞相亮以當西當作北征因留嚴漢

中署留府事嚴改名平丞相司馬魏延將軍吳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後將軍費曜雍州刺史郭淮於

中署留府事嚴改名平丞相司馬魏延將軍吳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後將軍費曜雍州刺史郭淮於

陽溪延遷前軍師。鎮西將軍封南鄭侯。懿左將軍高陽鄉侯。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故也。九年春。丞相亮復出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參軍王平守南圍。司馬宣王拒亮。張郃

拒平。亮慮糧運不繼。設三策。告都護李平曰。上計斷其後道。中計與之持久。下計還住黃土。時宣王等糧亦盡。盛夏雨水。平恐漕運不給。書白亮。宜振旅。夏六月。亮承平指引。退張郃。至青封交戰。爲亮所殺。

秋八月。亮還漢中。平懼亮以運不辨見責。欲殺督運領岑述。驚問亮何故來還。又表後主言亮僞退。亮怒。表廢平爲民。徙梓潼。奪平子豐兵。以爲從事中郎。與長史蔣琬共知居府事。時費禕爲司馬也。

十年春。丞相亮休士勸農。車騎將軍劉琰與軍師魏延不和。還成都。秋旱。亮練兵講武。十一年。魏青

龍元年也。丞相亮治斜谷閣。運糧谷口。十二年春。丞相亮以流馬運。從斜谷道出武功。據五丈原。與

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秋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還葬漢中定軍山。塚足容棺。斂以時服。諡曰忠

武侯。鎮西大將軍魏延與長史楊儀素不和。亮旣恃延勇猛。又惜儀籌畫。不能偏有所廢。常恨恨之。爲作甘戚論。二子不感。延常舉刃擬儀。儀涕淚交流。惟護軍費禕和解中間。終亮之世。盡其器用。儀欲案亮成規。將喪引退。使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怒。舉軍先歸南鄭。各相表反。留府長史蔣琬。侍中董允。保儀疑延。延逆欲擊儀。儀遣平北將軍馬岱討滅延。延自以武幹。常求將數萬別行。依韓信故事。亮不許。以亮爲怯。及

儀將退。使費禕造延。延曰。公雖亡。吾見在。當率衆擊賊。豈可以一人亡廢國家大事乎。使禕報儀不可。故欲討儀。儀帥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事。初。亮密表後主。以儀性狷狹。若臣不幸。可以蔣琬代臣。於是。以琬爲尙書令。總統國事。以儀爲中軍師。司馬。費禕爲後軍師。征西姜維爲右監軍。輔漢將軍。鄧芝前軍師。領兖州刺史。張翼前領軍。並典軍政。廖立。在汶山。聞亮卒。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亦發病死。初。立平爲亮所廢。安奄沒齒。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感憤焉。十三
年。拜尙書令蔣琬爲大將軍。領益州刺史。以費禕爲尙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超登大位。旣無戚容。又無喜色。衆望漸服。侍郎董允兼虎賁中郎將。統宿衛兵。軍師楊儀。自以年宦在琬前。雖同爲參軍。長史已常征伐勤苦。更處琬下。書當衍怨望。謂費禕曰。公亡際。吾當舉衆降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禕表其言廢徙漢嘉。儀又上書激切。遂行儀重辟。吳以亮之卒也。增巴丘守萬人。蜀亦益白帝軍。右中郎宗預使吳。吳主曰。東之與西。共爲一家。何以益白帝守。預對曰。東增巴丘之戍。蜀益白帝之兵。俱事勢宜然。不足以相問也。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西巡。至湍山。當衍登當有觀坂。觀汶川之流。武都氏王符健請降。將軍張尉迎之。過期不至。大將軍琬憂之。牙門將巴西張嶷曰。健求附款。至必無返滯。聞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將乖離。是以稽耳。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隨尉居廣都縣。十五年。魏景初元年也。夏。六月。皇后張氏薨。諡曰敬哀。是歲。車騎將軍吳懿卒。以後典軍安漢將軍王平領漢中太

守代懿督漢中事。

懿從弟班。漢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名常。亞懿。官至驃騎將軍。持節鄉侯。

按當作假節縣竹侯。見陳壽季漢輔臣贊注。

時南郡輔匡。光元。當作

弼。零陵劉邕。南和。官亦至鎮南將軍。潁川袁綝。南郡高翔。至大

將軍。綝征西將軍。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敬哀皇后妹也。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璿為安

定王。以典學從事巴西譙周為太子家令。梓潼李譔為僕射。皆名儒也。

冬。十二月。大將軍琬出屯漢

中。更拜王平以前護軍署大將軍府事。尚書僕射李福為前監軍。領大將軍司馬。

延熙當衍此二年。

春。二月。進大將軍琬。大司馬開府。辟治中從事。韃為楊義。當作義。下同。

為東曹掾。義性簡。琬與言時不應。答羣

吏以為慢。琬曰。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義欲贊吾是耶。則非本心。欲反吾言也。則顯

吾之非。是以嘿然。此義之快也。督農楊敏常毀琬作事憤憤。誠非前人也。或以白琬。琬曰。吾信不如前人

主者白。乞問憤憤狀。琬曰。苟其不如。則憤憤矣。復何問也。後敏坐事下獄。人以為必死。琬心無適莫。是以

上下輯睦。歸仰於琬。蜀猶稱治。

輔漢將軍姜維領大司馬。按此下當重有司馬二字。三國志後主傳云。延熙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姜維傳云。

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為司馬。然則維所領者。蔣琬大司馬之司馬也。傳寫者誤認為複文而刪之耳。

是歲。按此二字。當在下文魏明帝崩之上。

西征入羌中。

魏明帝崩。齊王即

位。延熙當衍此二年。

三年。魏正始元年也。安南將軍馬忠。率越嶲太守張嶷。平越嶺郡。

四年冬。十月。

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大司馬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姜維還屯涪縣。大司馬琬以丞相

亮數入秦川。不克。欲順沔東下。征三郡。朝臣咸以為不可。安南將軍馬忠自建寧還朝。因至漢中。宣詔旨

於琬亦連疾動輒計遷忠鎮南大將軍封彭鄉侯。六年大司馬琬上疏曰臣既闡弱加嬰疾疹奉

辭六年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除之未易如東西掎角但當蠶食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
與費禕馬忠議以爲涼州胡塞之要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銜持河右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赴東北之
便應之不難。冬十月琬還鎮涪以王平爲鎮北大將軍督漢中事姜維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

十有一月大赦遷尙書令費禕大將軍錄尙書事就遷江州都督鄧芝車騎將軍。七年閏月魏大將

軍曹爽征西將軍夏侯玄征蜀王平白與護軍零陵劉敏距興勢圍以大司馬琬疾病假大將軍禕節率
軍自成都赴漢中旌旗啓路馬人擐甲羽檄交馳嚴鼓將發光祿大夫義陽來敏求共圍碁禕留意博奕
色守自若敏曰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也比至爽等退命鎮南將軍馬忠平尙書事。夏四

月安平王卒子胤嗣。秋九月禕還大司馬琬以病故讓州職於費禕董允於是禕加大將軍領益州

刺史允加輔國將軍守尙書令允立朝正色處中上則匡主下帥羣司於時蜀人以諸葛亮蔣費及允爲
四相一號四英宦人黃皓便僻佞慧畏允不敢爲非後主欲採擇允曰妃后之數不可過十二允嘗與軍
典義陽胡濟大將軍禕共期遊宴命駕將出郎中襄陽董恢造允修敬自以官卑少行求索去允曰本所
以出者欲同與好遊談耳君以自屈方展闔積舍此就彼非所謂也命解驂止駕允之下士接物皆此類
也君子以爲有周公之德。八年秋皇太后吳氏薨諡曰穆。冬十有一月大將軍禕行軍漢中。

九年夏六月。禕還成都。

秋。大赦。司農孟光衆責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之所宜有也。今主

上賢仁。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急。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軌之惡。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願謝焉。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不妄下也。自亮沒後。茲制遂虧。蜀初闕三司之位。以待天下賢人。

其卿士皆勳德融茂。太常杜瓊。學通行脩。衛尉陳震。忠悼篤粹。孟光亮直著聞。皆良幹也。但光好指擿利

病。大長秋南陽許慈。普記

舊校云

性。光祿來敏。舉措不慎。失勢事者。指當世美名。不及特進太常廣漢譚

承。光祿勳河東裴雋也。其朝臣尙書巴西司學義陽胡博。僕射巴西姚伉。侍中汝南陳祗。並讚事業。

以故丞相長史向朗爲左將軍。朗自去長史。優遊無事。乃鳩合經籍。開門誘士。講論古義。不預世務。是以

上自執事。下及童冠。莫不宗敬焉。

冬。十有一月。大司馬琬卒。諡曰恭侯。中書令董允亦卒。超遷蜀郡

太守南陽呂乂爲尙書令。進姜維爲衛將軍。與大將軍禕並錄尙書事。維出隴西。與魏將郭淮。夏侯霸戰。

尅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維徙之繁縣。

汶山平康夷反。維復討平

之。過見廖立。意氣自若。維還假節。

十一年。鎮北將軍王平卒。以中監軍胡濟爲驃騎將軍。假節領亮

州刺史。代平督漢中事。平始出軍武。不大知書。性警朗。有思理。與馬忠並垂事績。平同郡勾扶。亦果壯亞

平官至右將軍封宕渠侯。後張翼與襄陽廖化並爲大將。故時人爲語曰：前有何旬，後有張廖。平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夏五月，大將軍禕出屯漢中。十二年，魏嘉平元年也。魏誅大將軍曹爽，右將軍

夏侯霸來降。淵子也。拜車騎將軍。四月，大赦。秋，衛將軍維出雍州，不克。將軍勾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衛將軍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十五年，吳主孫權薨，子亮立。來告赴，如古義也。立子

琮爲西河王。命大將軍禕開府。尙書令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尙書令，加鎮軍將軍。十六

年春，正月，朔，魏降人郭循，因賀會，手刃殺大將軍費禕於漢壽。諡曰敬侯。禕當國名略，與蔣琬比，而任業

相繼，雖典戎於外，慶賞刑威，咸咨於己。承諸葛之成規，因循不革，故能邦家和壹。自禕歿後，閣宦秉權，衛

將軍維自負才兼文武，加練西方風俗，謂自隴以西可制而有禕常裁制，至是無禕，屢出師旅，功績不立。

政刑失錯矣。四月，維將數萬攻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挾之，維糧盡還。十七年，魏正元元年也。

春，衛將軍維督中外軍事，大赦。夏六月，維復出隴西。魏狄道長李簡舉縣降，維圍襄武。魏大將

徐質，挾之，維拔狄道、河間。按胡三省通鑑注云：當作關。臨洮三縣民入蜀，居於緜竹及繁。是歲，魏帝齊王廢，高貴

鄉公卽位。十八年春，衛將軍維復議出征，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小國不宜黷武，維不聽。夏

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數萬，經退保狄道城。翼曰：可矣。

不宜進，或毀此成功，爲蛇畫足，維必進。魏征西將軍陳泰，挾狄道，維退。駐鍾題。十九年，魏甘露元年。

也。春進衛將軍姜維爲大將軍。秋八月維復出天水至上邽鎮西大將軍胡濟失期不至大爲

魏將鄧艾所破死者衆士庶由是怨維而隴以西亦無寧歲。冬維還謝過引負求自貶削於是以維

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二十年春大赦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

叛連吳魏分關中兵東下後將軍姜維復從駱谷出長城軍芒水與魏大將軍司馬望鄧艾相持。景

耀元年維以誕破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史官言景星見大赦改元。宦人黃皓與尚書令陳祗

相表裏始豫政皓自黃門丞至今年爲奉車騎尉中常侍。姜維雖班在祗右權任不如蜀人無不追

思董允者時兵車久駕百姓疲弊太中大夫譙周著仇國論言可爲文王難爲漢祖人莫察焉。征北

大將軍宗預自永安徵拜鎮南當作軍。見三國志。將軍領兗州刺史以襄陽羅憲爲鎮軍督永安事。吳大臣

廢其主亮立孫休來告難如同盟也。大將軍維議以爲漢中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退

據漢樂二城積穀堅壁聽敵入平且重關鎮守以禦大當作之。句絕。見三國志。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懸糧自

然疲退此殄敵之術也於是督漢中胡濟卻守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舒當作斌見三國志。守漢城又於西

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二年夏六月立子湛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

王。以征西張翼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廣武督廖化爲右車騎將軍領并州刺史時南郡閻宇

爲右衛大將軍。秋八月丙子領中護軍陳祗卒諡曰忠侯祗在朝上希主指下接閹宦後主甚善焉。

以僕射南鄉侯董厥爲尙書令。

三年魏景初元年也。

秋八月追諡故前將軍關羽曰壯繆侯。車

騎將軍張飛曰桓侯。驃騎將軍馬超曰威侯。軍師龐統曰靖侯。後將軍黃忠曰剛侯。

是歲魏帝高貴

鄉公卒。常道鄉公卽帝位。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鎮軍趙雲曰順平侯。

冬十月大赦拜丞相亮子

武鄉侯瞻中都護衛將軍遷董厥輔國大將軍與瞻輔政以侍中義陽樊建守尙書令自瞻厥用事黃皓秉權無能正矯者惟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而祕書令河南鄒正與皓比屋周旋皓從微至著旣不用正又不愛之官不過六百石常免於憂患。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

大將軍維惡皓之恣擅啓後

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本羈旅自託而功效無稱。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遂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誘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皓承白後主。秋維出侯和爲魏將鄧艾所破。還駐沓中。皓協比閹宇欲廢維樹宇。故維懼不敢還。

六年春魏相國晉文

王命征南。

當作西。見三國志。

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益州刺史師纂五道伐蜀大將軍姜維

表後主求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不來啓後主寢其事羣臣不知。夏艾將入沓中會將向駱谷蜀方聞之遣張翼董厥爲陽安關外助廖化爲維援。繼

大赦改元炎興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向建威故待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陰平。

鍾會圍樂城遣別將

攻關分將蔣舒開門降都督傅僉奮戰而死。

冬會以樂城不下徑長驅而前翼厥之至漢壽也。維化

捨陰平。還保劍閣。拒會。會不能尅。糧運懸遠。議欲還。而鄧艾由陰平景谷傍入。後主又遣都護諸葛瞻督諸軍距艾。至漢涪不進。尙書郎黃崇。權子也。勸瞻速行固險。無令敵得入坪。言至流涕。瞻不從。前鋒已破。艾徑至涪。瞻退保縣竹。艾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封瑯琊王。瞻怒。殺艾使。戰於縣竹。瞻軍敗績。瞻臨陣死。崇及羽林督李球。尙書張遵。皆必死沒命。瞻長子尙歎曰。父子荷恩。不早斬黃皓。以致敗國殄民。用生何爲。乃驅馬赴魏軍而死。百姓聞艾入坪。驚迸山野。後主會羣臣議。欲南入七郡。或欲奔吳。光祿大夫譙周勸降魏。魏必裂土封後主。後主從之。遣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齋璽綬。奉牋詣艾降。北地王謚恚憤。殺妻子而後自殺。艾至成都。後主與櫬面縛。銜璧迎之。艾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承制拜驃騎將軍。使止其宮。執黃皓。將殺之。受賄而赦之。諸圍守皆奉後主勅令。乃下。姜維未知後主降。謂且固城。素與執政者不平。欲使其知衛敵之難。而後逞志。乃迴由巴西出鄴五城。會被後主手令。乃投戈釋甲。詣鍾會降於涪。軍士莫不奮激。以刃斫石。明年春正月。會構艾檻車見徵。會圖異計。奇維雄勇。還其節蓋。本兵謂長史杜預曰。姜伯約比中州名士。夏侯太初。諸葛公休。不如也。鄧艾亦謂蜀人曰。姜維。雄兒也。會維則出同車。坐同席。將至成都。稱益州牧以叛。特維牙爪。欲遣維爲前將軍。伐中國。維旣失策。又知會志廣。教會誅北諸將。諸將旣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後主。密書通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魏太后崩。會命

按通鑑考異引有諸字。當補。

將發喪。因欲誅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

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襲殺會及維。張翼後主太子璿等軍衆抄掠數日乃定。三月後主舉家東遷。

洛陽。丁亥封安樂縣公。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此。弟兄子孫爲郡都尉侯者五十餘。

人以譙周全國濟民。封城陽亭侯。祕書令。鄒正舍妻子。隨侍後主。相導威儀。封關內侯。於是尙書令樊建。

殿中督張通。侍中張紹。亦封侯。劉氏凡得蜀五十年。正稱尊號四十二年。蜀郡太守土崇論後主曰。

昔世祖內資神武之大才。外拔四屯。按當作七。東京賦授鉞四七。薛綜注。四七二十八將也。之奇將。猶勤而獲濟。然乃登天衢。車不輟。

駕。坐不安席。非淵明弘鑒。則中興之業。何容易哉。後主庸常之君。雖有一亮之經緯。內無肯附之謀。外無。

爪牙之將。焉可包括天下也。又曰。鄧艾以疲兵二萬。溢出江油。姜維舉十萬之師。案道南歸。艾爲成禽。禽。

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迴道之巴。遠至五城。使艾輕進。徑及成都。兵分家滅。已自招。

之。然以鍾會之知略。稱爲子房。姜維陷之。莫至尅捷。籌策相應。優劣惜哉。愚以爲維徒能謀一會。不慮窮。

兵十萬。難爲制御。美意播越矣。譔曰。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上興之器。欲以區區之蜀。假已。

廢之命。北吞強魏。抗衡上國。不亦難哉。似宋襄求霸者乎。然亮政脩民理。威武外振。爰迄琬。禕。遵脩弗革。

攝乎大國之間。以弱爲強。猶可自保。姜維才非亮匹。志繼洪軌。民嫌其勞。家國亦喪矣。

華陽國志卷八

大同志

古者國無大小必有記事之史。表成著敗。以明懲勸。稽之前式。州部宜然。自劉氏祚替。而金德當陽。天下文明。不及曩世。逮以多故。族祖武平府君。漢嘉杜府君。並作蜀後志。書其大同。及其喪亂。然逮在李氏。未相條貫。又其始末有不詳。第據往在蜀。櫛沐艱難。備諳諸故事。當作事故。按事句絕讀。故下屬也。更敍次顯挺年號。上以彰明德。下以治違亂。庶幾萬分有益國史之廣識焉。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以東郡袁邵爲益州刺史。隴西太守安平牽宏爲蜀郡金城太守。天水楊欣爲犍爲太守。後主旣東遷。內移蜀大臣宗預、廖化及諸葛顯等。并三萬家於東及關中。復二十年田租。董厥、樊建並爲相國參軍。冬。分州置梁州。遣厥建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晉泰始元年。春。刺史袁邵以治城將被徵。故蜀侍郎蜀郡常忌詣相國府。陳邵撫卹有方。遠國初附。當以漸導化。不宜改易州將。失遐外心。相國聽留。辟忌爲舍人。冬。十月。晉武帝踐祚。二年。春。武帝弘納梁益引援方彥。用故黃金督蜀郡柳隱爲西河巴郡文立爲濟陰太守。常忌河內縣令。四年。故中軍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結亡命刑徒。得數百人。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江原方略吏李高。閭術。縛富送州。刺史童策斬之。初。諸葛瞻與鄧艾戰於緜竹也。時身死失喪。或

言生走深逃。瞻親兵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五年散騎常侍文立表復假故蜀大臣名勳。後五百

家不預。斯劇皆依故官號爲降。六年分益州南中建甯、雲南、永昌、興古四郡爲甯州。七年汶山

守兵呂匡等殺其督將以叛。族滅之。初蜀以汶山西五郡北逼陰平、武都。故於險要置守。自汶山、龍鶴、冉

駟、白馬、匡用五圍。皆置修屯牙門。晉初以禦夷徼。因仍其守。八年三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長七八

寸。生數里。十年汶山白馬胡恣縱掠諸種。夏刺史皇甫晏表出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諫不從。典

學從事蜀郡何旅諫曰。昔周宣王六月北伐者。獫狁孔熾。憂及諸夏。故也。今胡夷相殘。戎虜之常。未爲大

患。而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之。未晚。晏不聽。遂西行。軍城比人。常有麕入營中。軍占

以爲不祥。晏不悟。胡康水子燒香言軍出必敗。晏以爲沮衆。斬之。夏五月軍至都安屯觀坂上。旅復

諫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上。當作自觀下反上。當作之。按自上觀下反卜象微不吉。昔漢祖悟柏人。以免

難。岑彭惡彭亡而不去。遂陷於禍。宜移營他所。晏不納其言。夜所將中州兵蔡雄、宣班、張儀等以汶山道

險。心畏胡之強。晏復諫于時。衆庶所怨。遂引牙門張弘、督張衡等反。殺晏。衆夜亂。不知所爲。惟兵曹從事

犍爲楊倉、彎弓力戰。射百餘發。且置雄衆擊之。矢盡見殺。從事廣漢王紹亦赴之死。初晏未出。蜀中傳相

告曰。井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星入東井。東井益州之分野。憂刺史戒客人耳。又有猛風是逆風。其日觀

卦用事。若軍西行。獲觀坂門人向天井。益可慮也。故旅勸諫云。卒如其言。弘等遂誣表晏欲率已共反。故

殺之求以免罪。其衆抄掠百姓。廣漢主簿李毅、白太守弘農王濬，宜急救益州禍亂，保晏無惡，必爲弘等所枉害。濬從之，而晏主簿蜀郡何攀，以母喪在家，聞亂，釋纓經詣洛，訴晏忠孝，而弘等惡逆，事得分明。詔書因以濬爲益州刺史，加輕車將軍。濬斬弘等，益州平。

咸甯三年春，刺史濬誅犍爲民陳瑞。瑞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魚一頭，不奉他神，貴鮮潔，其死喪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爲師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喪，不得撫殯入弔，及問乳病者，轉奢靡，作朱衣、素帶、朱幘、進賢冠。瑞自稱天師，徒衆以千百數。濬聞以爲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犍爲唐定等皆免官，或除名。

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爲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爲舟船，惟不毀禹王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於是蜀無淫祀之俗。教化大行，有木連理、嘉禾、黃龍、甘露之祥。

三月，被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船爲伐吳，調別駕何攀以爲佃兵，但五六百人，無所辨。宜召諸休兵，借諸郡武吏，并萬餘人，造作歲終可成。濬從之。攀又建議，裁船入山，動數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柏，宜什四市取入山者少。濬令攀典舟船器仗。

冬十月，遣攀使詣洛表，可征伐狀。因使至襄陽，與征南將軍羊祜、荊州刺史宗廷論進取計。四年春，漢中都吏襲祚等謀殺太守姜宗，以叛。宗覺堅守，祚等燒南鄭市及平民屋，族誅。

刺史濬當遷大司農，至漢壽，重遣參軍李毅詣洛，與何攀並表求伐吳。五年，詔書拜濬龍驤將軍，假節監梁益二州軍事，除何攀郎中參軍事，以典軍從事張任、趙明、李高、徐

兆爲牙門。姚顯、郝堅爲督。冬，當大舉。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侵，請兵。朝議征却。須六年，攀因表可因今取之策，皓必不自送。帝乃許焉。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

七萬人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侍將也，以爭騎。斬衆莫不肅。至江州，詔書進濬平東將軍，都督二

州。巴東監軍唐彬及平南軍皆受指授。別遣參軍李毅將軍由涪陵入取武陵，會巴陵。太康元年春

三月，吳平。攀毅以下功封各有差。以淮南胡鰲爲益州刺史，濬遷輔國將軍。初，濬將征，問靳普。今行

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普學術不貪榮華，卒於布

衣。三年，更以益梁州爲輕車。當作州。句絕。按下文元康六年復以梁益州爲重州。可證也。刺史乘傳奏事，以蜀多羌夷，置西夷府，以

平吳軍司張牧爲校尉，持節統兵。州別立治。西夷治蜀，各置長史司馬。五年，罷甯州諸郡，還益州。置

南夷校尉，持節如西夷，皆舉秀才廉良。八年，武帝子成都王穎受封，以蜀郡廣漢犍爲汶山十萬戶

爲王國，易蜀郡太守，號爲成都內史。元康六年，復以梁益州爲重州，遷益州刺史，栗譏爲梁州，加材

官將軍，揚烈將軍趙廞爲益州刺史，加折衝將軍。關中氐及馬蘭羌反，寇天水，略陽扶風，始平，武都，

陰平，發梁州及東羌鎮西討之，不克。益州遣牙門馬玄、尹方，掾援之，以鹿車運成都米給軍糧。八年，

廞至州，雖崇簡約，而性實奢泰。略陽、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閻式、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氐叟、青叟，數萬

家，以郡土連年軍荒，就穀入漢川，詔書不聽入蜀。益州勅關禁之，而戶曹李苾開關放入蜀，布散梁州及

三蜀界

汝山與樂縣黃石北地盧水胡成豚堅安角成明石等與廣柔平康文降劉紫利羌有讐遂與蟀峒羌邛逢等數千騎劫縣令求助討紫利太守楊邠撻殺豚堅而降其餘類餘類遂叛殺長吏

冬西夷校尉西平麴炳表出軍遣牙門將孫眺爲督護萬人征之戰於常安大爲胡所破九年炳以

敗軍徵還晉

當衍

夏用江夏太守陳總爲代胡退散

永康元年詔徵刺史廡爲大長秋遷成都

內史中山耿滕爲益州刺史折衝將軍因廡所服佩初廡以晉政衰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王陰懷異計蜀士四塞可以自安乃傾倉賑施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弟庠衛六郡人勇壯厚卹遇之流民恃此專爲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愎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饒宜移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隘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將移秦雍之禍於梁益矣又言倉庫虛竭無以應鋒鏑之急必益聖朝西顧之憂由是廡惡滕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士千餘人迎滕滕以廡未出州故在郡廡募庠黨羅安王利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滕議欲入州城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怨構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陳西夷行至且觀其變不爾可退住犍爲西渡江原以防非常滕不從冬十有二月滕入城登西門廡遣親近代茂取滕茂告之而去廡又遣兵討滕滕軍敗績自殺少城上吏左雄負滕子奇依民宋甯藏廡購千金甯不出廡尋敗得免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廡請滕死喪廡義而不殺也恂與戶曹掾常敞共備棺冢葬之廡又遣軍逆陳總總至江陽聞廡有異志

主簿趙模進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惟當速行。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莫有動者也。總更緣道遲留。至南安魚涪津。以與廡軍遇。模白總散財貨。募士卒距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不能更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衆弛。總逃草中。模衣總服格戰。廡兵殺模。見非總。乃搜求總殺之。廡自稱大當有都督大三字將軍。益州牧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巴西張龜。西夷司馬襲尼。江原令犍爲費遠等。爲左右長史。司馬參軍。徙犍爲太守李庠爲威寇將軍。召臨邛令涪陵許弇爲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廣漢太守張微後賢皆及目錄作徵。汶山太守楊邪。成都令費立。爲軍祭酒。時庠與兄當有特字弟流驥。妹壻李舍。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氐符成。隗伯。董勝等。四千騎在北門。廡使庠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陳。不用靡志。舉矛爲行伍。庠勸稱大號漢。庠部下攪廡等忌之。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弘等十餘人。慮特等爲變。又命爲督將安慰其軍。還特庠喪。其夜特流徹衆。散歸縣竹。廡遣故陰平令張衡。升遷費恕。就綏納。皆爲特所殺。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逆不許。弇怒於州閣下手。刃殺淑。粲。卽亦殺弇。二子。廡腹心也。永甯元年春正月。廡遣萬餘人斷北道。次縣竹。以長史費遠爲繼。前軍宿石亭。特等相合。得七百餘人。夜襲之。因放火。殺廡軍略盡。進當有攻字。成都城中懼。中郎常美。與費遠。李苾。張微等。夜斬關。委廡走。文武散盡。廡獨與妻子乘小船。順水至廣都。爲下人朱竺所殺。哀舊校云。疑今。按哀當衍。舊校非也。。廡字和叔。本巴西

安漢人也。祖世隨張魯內移家趙。趙王倫器之。歷長安令、天門、武陵太守。來臨州。長子昇在洛。亦見誅。

特流至成都。殺西夷護軍姜發及龔尼。相都令袁洽。因大抄掠。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表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廩反。表廩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必無同者。事終無成。敗亡可計日。而俟惠帝。因拜尚平西將軍。假節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給衛節兵一千。梁州兵二千。又配上庸都尉義部千五百人。合四千五百人。遷梓潼太守。樂陵徐儉爲蜀郡揚烈將軍。隴西辛冉爲廣漢太守。羅尚又表請牙門將王敦

兵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驥奉迎。特厚進寶物。尚以驥爲騎督。特流奉牛酒勞尚於縣竹。王敦說尚曰。特等隴上寒盜劫賊。宜軍無後患也。會所殺之辛冉。本趙王倫所用。非資次召。當還欲討廩。以自新。亦言之。尚不納。又冉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特自猜懼。三月尚至州治。汝山羌反於都安之天枳山。遣王敦討之。殺數千人。大沒女弱爲生口。敦單馬馳爲羌所殺。御史馮該、張昌、攝秦、雍州從

事督移還流民。徙者萬餘家。而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卽至蜀。因謂特曰。中國亂不足還。遣天水閭式。累詣尚。求弛領校權。停至秋。並進貨賂於尚。該許之。及秋。又求至冬。辛冉、李苾以爲不可。必欲移之。式爲別駕。杜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迸民一年。辛冉、李苾以爲不可。尚從之。弢致秀才板。出還家。知計謀不行故也。時有白虹頭在井里。尾在東山。拖太城上。治中從事巴西馬休問閻式曰。此何祥也。式曰。占言下有萬屍氣。甚迫於城。非佳應。天孽可遠乎。平西若能寬迸民。災自消矣。冉、苾又白尚。流民前廩亂

際多所枉沒。宜因移設關以奪取。秋七月。尚移書梓潼所在抱關。八月。關皆城。閻式曰。無寇而城。讐必保之。蜀將亂矣。九月。遣軍軍緜竹。揚言種麥。實備越逸。冉又購特流首百匹。特驤悉更其購。

云能送六郡大姓閻。趙任。楊李。上官。及氏叟。梁竇符隗。董費等。首百匹。流民本無還意。大驚駭。越特。

冬十月。特流乃保赤祖。爲二營。特稱鎮北益州。流鎮東。皆大將軍。兄輔驃騎。弟驤驍騎。特長子蕩鎮軍。少子雄前軍。李含西夷校尉。含子國離。及任回。上官晶。李攀。費他。皆將軍。以天水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發。楊珪。王達。麴歆。陰平李遠。武都李博。略陽夕斌等。參佐。而閻式。何巨。趙肅。亦爲賓從。其餘皆有官號。辛冉遣護軍曾元攻之。爲特所殺。尚督護田佐。牙門劉並。助冉復敗。進圍廣漢。尚復遣韃爲太守李苾。長史費遠。助冉不能克。冉託罪於緜竹。令南郡岐苞。斬之。而潰圍走德陽。特等得廣漢。詐爲表奏。稱引梁統推舉竇融故事。以自貴。尚書檄告喻閻式。式答曰。辛冉傾巧。杜景狂發。曾元小豎。田佐血氣不治。李叔平才經廊廟。無將帥之氣。討羸之羌。謂可長爾。式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初至。隨穀庸賃。一室五分。復值雨潦。乞須冬熟。而不見聽。必窮鹿抵虎。但恐繩之大過。進民不肯。延頸受刃。其憂在後。卽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坐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雅聽未察。卹彼過言。今辛冉奴亡。叔平長遯。支分勢解。事漸及已。所謂不寤曲究。遠薪而有焦爛之客也。尚率其民。盡渡郫水。以南尚阻長圍。自都安至韃。爲七百里。捍特等保廣漢。太安元年春。尚牙門夏匡攻李特於立石。

失利。征西遣督護銜博西征討特。博次梓潼。晉復拜前廣漢太守張徽。廣漢太守據德陽。尙遣督護

巴西張龜。督四十牙門軍繁城。博方遣參軍蒙紹誘特降。尙貽博書曰。昔年得李流牋。降心款款。由時威

帖得還爲寇。聞特委誠於下吏。而流驥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博

不從。故爲特所破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走巴西。巴按此複衍二字。下文郡丞。乃梓潼之郡丞。不得重巴西也。西郡丞毛植。五官

襄班。舉郡降特。銜博才兼文武。征西大將軍河閒王深器之初。爲陰平太守。爲從事巴郡毛扶所免。

怨梁州人。及西征。征西許雄。以陽沔之役。寇尙未至。聞鶴鳴便退。博欲委罪梁州。託以自不供給。梁州治

中表之。博以是得罪。晉乃更用許雄爲梁州刺史。八月。特破德陽。流次成都北上。李驥在毗橋。尙遣

將張興僞降於驥。覘士衆。還以告尙。尙遣叟兵襲驥。破之。流驥并衆攻尙軍。軍失利。喪其器甲。梁州

刺史許雄數遣軍討特。特備險。不得進。征西乃遣監軍劉沈將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

遣叟兵助尙。軍數挫。特勢日盛。二年春正月朔。特攻尙水上軍。特從盜底渡。黨徒從赤水渡。入郫及

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太守徐儉逼降。尙保太城。特營少城。而流軍江西之檢上蜀民。先已結村保。特

分人就主之。雄書諫。特收質任。無得分散。猛銳流亦諫之。特怒曰。大事以定。但當安民。何緣疑動。而劫害

不止。尙從事蜀郡任叡說尙曰。侵暴百姓。又分人衆。散在諸村。怠沓無備。殆天亡特之秋也。可告諸村。密

尙戰日。內外擊之。破特必矣。尙從之。從絕出叡。使宣旨告諸村。期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彼

楊水。叡先詣特降。究觀虛實。特問城中。叡曰。米穀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與啓信。諸村悉從。叡

還報。尙如期出軍討特。諸村亦起大殺。特衆當重有特破退。追及於繁之官桑。斬特及兄輔。當有李遠等。

李流斂餘衆。還赤祖。尙乘勝。但施遊軍征盪。傳特首洛陽。焚其屍。李雄以李離爲梓潼太守。衆還赤

祖。推流爲大將軍。大都督。當有益州而荊洲刺史宋當作宗岱。水軍三萬。助尙次墊江。前鋒建平太守孫阜。

破特德陽守將蹇碩。太守任臧徑至涪。三月。尙遣督護張龜。何冲。左汜等。軍繁城。而緜竹降。涪陵民

藥紳柱阿應。尙又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爲流。驤。蕩。雄。攻紳。深破驤。殺李攀弟恭。句絕傷爲主。當有左

汜。黃闇逼攻特。當衍北營營中。氐。羌。因符成。隗伯。石定。叛應汜。闇攻蕩。雄。蕩母羅擐。甲略陳。伯手刃羅。當重

有羅傷目。壯氣益烈。又時成。伯。戰於內。汜。闇。攻其外。自晨至日中。營垂欲破。會流破深。蕩。雄。破紳。還。適與

汜。闇。會。大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尙。蕩策馬追退軍。爲叟長矛所搯。死。羅。雄。祕不發喪。以安衆心。流以

特。蕩。死。而。岱。阜。並至。恐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雄與驤。諫之。不納。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李離開

父。舅。將降。自梓潼還。欲諫不及。雄與離謀襲阜。曰。若功成事濟。當爲人主。要三年一更。雄曰。與君計雖定。

老子不從。若何。離曰。當制之。若不可。便行大事。雖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乃說六郡人士。

激以尙之自侵。懼以共殘。蜀民之禍。陳當有阜。可富貴之秋。得以破阜。阜軍死者甚衆。而岱。病。亡。荊州

軍退。轉攻尙。流慙其短。軍事任雄。雄數破尙。當重有軍保太城。夏四月。尙殺隱士劉敞。故州牧。

劉璋曾孫也。隱居白鹿山。高尙皓首。未嘗屈志。亦不預世事。尙信祇言殺之。殺之日。雷震人。大雨。城中出水。按此下四十四字。事與前複。當有誤也。五月。李流降於孫阜。遣子爲質。不可。乃舉兵與李離襲阜。阜軍敗績。宋岱病卒。墊江。

州軍退。雄逼攻尙。尙保太城中。

六月。雄從帛羊頽渡。攻殺汶山太守陳圖。

按圖當作普。通鑑考異云。李雄殺陳圖。華陽國志作陳普。

今從載記可證也。李鑿校刊此書。轉依載記改皆作圖耳。

據郫城。

秋七月朔。雄入郫城。流盡移營據之。三蜀民流逆南入東下。野無

煙火。鹵掠無處。亦尋飢餓。唯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賢自守。

平西參軍涪陵徐輿

求爲汶山太守。撫帥江西民。與官犄角討雄。尙不許。輿怨之。求使江西。因叛降雄。雄以爲安西將軍。

當有說賢

二字

給其軍糧。雄得以振。

九月。流病死。雄復稱大將軍都督州牧。尙數攻郫。雄使武都朴泰諂尙曰。

李驥與雄。以飢餓孤危。日鬪爭相咎。驥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來。我爲內應可得也。尙以爲然。大與金

寶。泰曰。今事故未立。効後取不晚也。又求遣人自隨。覘伺尙從之。泰要發火。遣隗伯諸軍攻郫。驥使道設

伏。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雄因放兵擊之。大破尙軍。雄徑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歲曰。已得

郫城矣。入少城。尙乃覺。保太城。

驥別攻犍爲。斷尙運道。獲太守武陵龔恢。恢往爲天水西縣令。任回

爲吏。回問曰。識故吏不。恢曰。識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曰。卿義人也。吾方恐不能拯。龔君

不能免也。卿宜早去。渙曰。背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并見殺。

以李溥爲犍爲太守。

雄生獲伯

知其傷死創也。伯女爲梁雙妻。爲己用。故不殺。

閏十二月。尙糧運不繼。而被攻急。夜退由牛鞞水東。

下留牙門張羅持城終夜比雄覺去以遠倉卒失節鉞羅特從後得之并獲資應雄得成都 梁州刺

史許雄以討賊不進檻車徵詣詔獄惟護軍與漢國太守杜孟治都戰帥趙汝荊州太守梓潼舊校云疑守

漢中 永興元年春正月尙至江陽軍司辛寶詣洛表狀詔書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三郡供其軍賦

冬尙移屯巴郡遣軍掠蜀中斬雄從祖冉獲驥妻管子壽兄弟 十二月雄太尉李離伐漢中殺當

都字戰帥趙汝 永嘉元年春尙施置關戍至漢安棘道 時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嶲梓柯

尙書當作置郡縣就民所在又施當有置諸村參軍 三月關中流民鄧定訃氏等掠漢中冬辰勢以

叛巴西太守張燕帥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遣兵圍之氏求拯於李雄 夏五月雄遣李離李雲李

璜李鳳入漢中掾定杜孟治聞離至命燕釋圍保州城初燕攻定定衆飢餓僞降送金一器與燕燕納之

居七日氏至定還冬辰勢燕進圍之不聽孟治言離至先攻肇營營破次攻定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騎走

離等大破州軍牙門蔡松退告孟治曰州軍已破賊衆不可待也孟治怖護軍欲城守謂孟治曰賊來雖

衆客氣之常李區區有東南之逼必不分宿兵於外不過迎拔定氏耳孟治曰不然雄冒稱帝王縱橫天

下以遣重衆必取漢中雖有牢城士民破膽不可與待寇也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孟治入大桑谷民數

千家車數千兩一夜行才數十里而梓潼荊子舊校云疑以父與孟治有隙合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治

棄子走荊子獲之及吏民千餘家惟漢國功曹母建荷檐杖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屬

賊也。餓死谷中。積十餘日。離等引還。漢中民句方白落率吏民還守南鄭。二年。詔書錄尙討特

功。加散騎常侍。都督二州。進爵夷陵侯。長子宇以佩奉車都尉。拜次子延壽騎都尉。梁州以雄所破

壞。晉更以皇甫商爲梁州。商不能之官。更用順陽內史江夏張光爲刺史。治新城。漢中民逼李鳳寇

掠。東走荆沔。三年冬。天水荀琦張金苟略陽羅蒙殺雄太尉李離。降尙。雄太傅驥。李雲。李璜。攻蒙。爲

所破。殺雲。璜。雄從弟也。爲當有司徒二字。雲司徒。璜司空也。司空。十有二月。琦等送離母子於尙。尙斬之。分其室。

四年。天水分石。殺雄太宰李國。以巴西降尙。梓潼。巴西。還屬。初。巴西譙登詣鎮南請兵。鎮南無兵。表

爲揚烈將軍。梓潼內史。義募三巴蜀漢民爲兵。克復州郡。先征宕渠。殺雄巴西太守馬脫。還住涪。折衝將

軍張羅進據犍爲之合水。巴蜀爲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石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氏那得前。秋。七月。

尙薨於巴郡。尙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襄陽人也。歷尙書丞郎。武陵。汝南。太守。徙梁州。臨州。詔書除

長沙太守。下邳。當衍此二字。皮素。秦混。當衍此二字。爲益州刺史。兼西夷校尉。揚烈將軍。領義募人及平西將軍。當

進治三關。時李驥急攻譙。登素次巴東。勅平西將軍張順。楊顯。掾登。尙子字悲恨。加登糧運不給。素至涪。

欲治執事。執事懷懼。冬。十有二月。素至巴郡。降人天水趙攀。閻蘭等。夜殺素。素字秦混。下邳人也。建

平都尉。暴重殺字及攀。巴郡亂。不果掾登。三府官屬。上巴東監軍。冠軍將軍。南陽韓松。爲刺史。校尉。治巴

東。五年春。正月。李驥破涪城。獲登。巴西。梓潼。復爲雄有。荆湘。有亂。氏符成。隗文。作亂。宜都。西上

巴東雄衆攻熨道走犍爲太守魏紀殺江陽太守姚襲 二月氏隗文等反於巴東暴重討之未下重

殺刺史韓松松字公治南陽人魏大司徒暨孫也自領三府事 三月三府文武與巴東太守吏共囚

重及妻子於宜都殺之共表巴郡太守張羅字景治當行此三字行三府事羅治枳自討隗文於宮圻破降之

旬月復叛劫巴郡太守黃龕託以爲主龕窮急當有欲字自殺主簿楊預諫曰文之宿惡江川所知拘劫明

府誰不危心虛假之名孰當信之可使張將軍知其丹誠何遽如此龕曰賊已道斷何緣得令景治知之

預乃作龕書遺弟逃氏詣羅羅曰子宜宣誠吾自明之耳隗文聞怒囚龕執預問遣信狀龕曰不遣也文

乃考預一日夜預不言文欲殺龕預死杖下文義之赦龕羅遣軍討之破還羅自討之敗績身死羅字景

治河南梁人也巴中無復餘種矣文驅略吏民西上降雄當重有雄字將任回獲犍爲太守魏紀三府文武共

表平西司馬王異行三府事又領巴郡太守梁州刺史張光復治漢中 六年龍驤將軍江陽太守犍

爲張啓與廣漢羅琦共殺異異字彥明蜀人也啓復行三府事羅琦行巴郡太守啓病亡啓字進明犍爲

人蜀車騎將軍張翼孫也三府文武復共表涪陵太守義陽向沈行西夷校尉當有率字吏民南入涪陵

建興元年春沈卒涪陵多疫癘蜀郡太守江陽程融宜都太守犍爲楊芬西夷司馬巴郡常歆都安令

蜀郡常當行倉弘等共推汶山太守涪陵蘭維爲西夷校尉 時中原旣亂江東有事揀援無所願望

融等共率吏民北出枳欲下巴東遂爲雄將李恭費黑所破獲 五月梁州刺史張光討王如黨涪陵

李運。巴西王建於盤蛇。便作山。疑其欲叛也。運建走保柵山。光遣軍攻破。殺之。建女聳楊虎。保黃金山。以叛討之。虎夜奔營。還趨厄水。去州城四十里。住。光遣其子孟萇討之。迭有勝負。光求助於武都氐王楊茂搜。虎亦求掾於茂搜。初茂搜子難敵。遣養子適買梁州。私買良人子一人。光怒鞭殺之。難敵以是怨光。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贖也。陰謀討光。會光虎求掾。秋八月。茂搜遣難敵將騎入漢中。外言助光。內實應虎。至州城下。光以牛酒饗勞。遣與孟萇共討虎。孟萇自處前。難敵繼後。與虎戰久。難敵從後擊孟萇。大破。生禽孟萇殺之。九月。光恚死。州人共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州。冬十月。虎與氐急攻州城。子序不能守。委城退走。氐虎得州城。發光冢。焚其屍喪。難敵得光鼓吹妓樂。自號刺史。虎領吏民入蜀。漢中民張咸等討難敵。難敵退還。咸復入蜀。於是三州沒爲雄矣。蜀自太康至於太安。頻怪異。成都北鄉有人嘗見女子僻入草中。往視物。如人有身形。頭目口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有馬生角。長大各半寸。又有驢無皮毛。袒肉。飲食數日死。繁什邛。郫江原生草。高七八尺。莖葉赤。子青如牛角。內史耿勝以爲朱草。表美於成都。王元康三年。正月中。歛一夜有火光。地仍震。童謠曰。郫城堅。盜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及尙在巴郡也。又曰。巴郡葛。當下美。巴郡皮素之西上也。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武平府君云。譙周言巴當作沒三當作十年後。當有異人入蜀。蜀由之亡。蜀亡之歲。去周三十三年。又曰。宋岱不死。則孫臏不交。當作市。當作市。三

旬之間。流雒之首。懸於轅門。愚以爲宋岱方進。阜見得質。及更推當作敗。設岱生在。無所保據矣。杜弢自湘中與柳監軍書曰。前諸人不能寬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權爲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謂失之毫釐。差以萬里。斯言有似。然必不以杜漸爲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趙廞。選宜內遣。平西。緜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以甯毫釐之覺。非彼之謂也。譔曰。先王規方萬國。必兼親尊賢能。而任宗盟者。蓋內藩王室。外禦叛侮。故元牧有連率之職。奉貢無失職之愆。爰及漢氏。部州必卿佐之才。郡守皆台鼎之望。是以王尊。王褒。著名前世。第五倫。蔡茂。徑登三司。斯作遠之準格。不凌之令範也。自大同後。能言之士。無不以西土張曠爲憂。求王皇宗。樹賢建德。於時莫察。視險若夷。缺垣不方。任非其器。啓戎長寇。遂覆三州。詩所謂四國無正。不用其良也。

華陽國志卷九

李特雄期壽勢志

李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賈民。種黨勁勇。俗好鬼巫。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賈人敬信。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漢中。魏武定漢中。曾按會字不當有祖父虎與杜按當有朴按當有胡按當有約。楊車。李黑等。移於略陽北土。復號曰巴人。當作特父慕爲東羌獵將。特兄弟五人。長兄輔。字玄攻。次特。特弟庠。字玄序。庠弟流。字玄通。流弟驥。字玄龍。皆銳驍。有武幹。特長子蕩。字仲平。好學。有容觀。少子雄。字仲儁。初特妻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雄少時。辛冉相當貴。有劉化者。道術士也。言關隴民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天姿奇異。終爲人主。鄉里人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烈氣聞。人多歸之。既克成都。衆皆飢餓。驥乃將民入郾王。當作城食穀芋。雄遣信奉迎范賢。欲推戴之。賢不許。更勸雄自立。永興元年冬十月。楊褒。楊珪。共勸雄稱王。雄遂稱成都王。追尊曾祖虎曰巴郡公。祖父慕隴西王。父特景王。母曰太后。追諡世父輔齊烈王。仲父庠梁武王。仲父流秦文王。兄蕩廣漢壯文公。以叔父驥爲太傅。庶兄始爲太保。外兄李國爲太宰。國弟離爲太尉。從弟雲爲司徒。璜爲司空。閻式爲尙書令。褒爲僕射。發爲侍中。珪爲尙書。洪爲益州刺史。徐輿鎮南。王達軍師。

具置百官下赦建元大武。

按建元大武當作改元建興。國號大成。通鑑考異云。十六國春秋目錄。雄年號建興二。晏平年號。按雄國號大成。魏書雄傳云。雄稱帝。號大成。改年晏平。故三十國春秋誤。云改年大成。載記轉寫。誤爲大武。今從諸書。李季校刊此書。轉依載記誤改。甚非。 迎范賢爲丞相。從弟置流

子也。以不陪列誅之。賢既至尊爲

按當有四時八節四字。通鑑考異云。華陽國志。尊長生曰四時。八節。天地太師可證。亦李季校刊此書。轉依載記所刪也。

天地太師。封西

山侯。復其部曲軍。征不預租稅。皆入賢家。賢名長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一曰支字元。涪陵丹興人也。

光熙元年。雄稱皇帝。改元晏平。

永嘉三年。羅叢。旬琦等。殺李離於梓潼。時閤式去。雄依離。并見殺。

驥攻不克。時李雲。李璜。皆戰死。

明年。文碩殺李國。以巴西梓潼

當衍此二字。

爲晉平寇將軍。李鳳在晉壽。

梁州先以爲雄所破。不守。而譙登在涪平。西參軍向奮。屯安漢之宜福。張羅屯平無。逼雄。雄將張寶

弟全在旬琦中。雄遣寶反爲奸。許以代離。寶素凶勇。先殺人而後奔梓潼。密結心腹。會羅尙遣使慰勞琦。

琦等出送其使。寶從後閉城門。琦等奔巴西。雄得梓潼。拜寶爲太尉。雄自攻奮。奮走。遣驥攻登。登初將驥

子壽。欲以誘驥。被攻急。救援不至。還驥壽。

五年春。驥獲登。遣李始督李鳳攻巴西。殺文碩。是歲。雄姨

弟任小受張羅募。手刃雄頭。雄幾死。改元玉衡。

是後扶風鄧芝。楊虎等。各率流民前後數千家入蜀。

以鳳爲征北梁州。任回鎮南。南夷甯州。李恭征東南蠻。荊州皆大將軍。校尉。刺史。雄驥勤卹百姓於內。鳳

回恭招流民於外。稱有功。氏符成。隗文旣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皆以爲將。天

水陳安舉隴右來降。武都氐王楊茂搜奉貢稱臣。杜弢自湘州使使求援。晉涼州刺史張駿遣信交好。漢

嘉夷王冲遣子入質。頃之，朱提審炤率民歸降，建甯蠻薑蒙險委誠，其餘附者日月而至。雄乃虛己受人，寬和政役，遠至邇安。年豐穀登，乃興文教，立學官，其賦民男丁一歲穀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縣不過數兩，事少役稀，民多富實。至乃閭門不閉，路無拾遺，獄無滯囚，刑不濫及，但爲國威儀無則，官無秩祿，職署委積，班序無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貨賄公行，懲勸不明，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伍，其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爲先，故綱紀莫稱。李鳳在北，數有戰降之功，時

蕩子稚屯晉壽，害其功。

大興元年，鳳以巴西叛，驥討之，久住梓潼，不敢進。雄自至涪，驥遂斬鳳，以壽

李鳳在北，數有戰降之功，時

代鳳以知州征事。

按以知州征事。當作梁州知北事。

二年，驥伐越巂，又分伐朱提。

三年，獲太守西夷校尉李釗。

夏，進伐甯州，大敗於螳螂還。

初，氏王楊茂搜子難敵，堅頭爲劉曜所破，奔晉壽。晉壽守將李稚

蕩第二子也，受其賂遺，不送成都。曜既引還，稚遣難敵兄弟還武都，遂卽叛稚。稚悔失計，連白雄求伐氏。

雄許之，羣臣多諫，雄不從。遣稚兄玲以侍中中領軍統稚攻難敵，由白水道。

當作入句絕。壽遣當作遺壽與稚弟

珩由陰平入，二道討氏。難敵等先拒壽，珩壽不進而玲稚逕至下辨，以深入無繼，大爲氏所破。稚玲皆

死者千餘人，雄深自咎責，以謝百姓。玲蕩之元子，有名望志尙，雄欲傳以後嗣，甚痛惜之。

雄妻任

無子，養玲弟班爲子。雄自有庶子十五人，羣臣上立嗣，雄曰：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兆基，子止侯爵，國志

恥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以爲知人。吾將彌縫國志之恥，以繼宣公之美。驥與司徒王達諫，以爲不可。雄

不從。永昌元年冬立班爲太子。驥泣曰：亂始於是矣。泰甯元年越巂斯叟反，攻圍任回及太守

李謙，遣其征南費黑救之。咸和元年夏，斯叟破。二年謙移郡民於蜀。三年冬，驥死，追贈相

國，諡曰漢獻王。壽以喪還，拜珩征北梁州代壽，以班行撫軍將軍，脩晉壽軍屯。五年拜壽都督中外

諸軍大將軍，中護軍，西夷校尉，錄尚書，總統如驥。冬，壽率征南費黑征東，任邵伐巴東，至建平，監軍

毋丘奧退保宜都。六年春，壽還，遣任邵屯巴。雄以子越爲車騎，住廣漢。秋，壽伐陰平。

冬，城涪陵。七年秋，壽南征甯州，以費黑爲司馬，與邵攀等爲前軍，由南廣入，又別遣任回子調由越

巂入，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甯州刺史尹奉遣建甯太守霍彪、大姓爨深等助炳，時壽

已圍城，欲逆拒之，黑曰：料城中食少，霍彪等雖至，齋糧不多，宜令人入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緣拒之。

彪等皆入城，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諫曰：南當有中道險，俗好反亂，宜必待其詐勇已困，但當日月制

之，全軍取勝，以求有餘，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必欲戰，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八年春正月，炳、

彪等出降，威震十三郡。三月，刺史尹奉舉州委質，遷奉於蜀，壽領甯州，南夷初平，威禁甚肅，後轉淩

掠民。秋，建甯州民毛衍、羅屯等反，殺太守邵攀，梓柯太守謝恕舉郡爲晉，壽破之。九年春，分甯

州置交州，以霍彪爲甯州，建甯爨深爲交州刺史。封壽建甯王。張駿使參軍傅穎治中張淳，遣

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引見謂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貴州將令行河沙，常所

希冀進思共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鈞闔至。有何已已。穎、淳以爲然。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常慮石勒跋扈。侵逼瑯琊。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軍。使人欣然。雄之雅談。多如此類。

三月壽還。

夏六

月癸亥。雄疾病卒。時年六十一。僞諡曰武帝。廟稱太宗。凡自立三十年。按十下當有一字。雄以惠帝永興元年甲子自立。至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卒。凡三十一年。晉書載記以爲咸和八年。雄生塲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者。別有所出耳。李羣校刊此書。轉依載記刪去一字。不知雄卒之年。載記在八年癸巳。國志在九年甲午。本有一歲之差也。通鑑書九年六月丁卯雄卒。胡三省曰：載記在去

冬十二月丙寅葬成都。墓號安都陵也。

班字世文。蕩第四子也。少見養於雄。年

十六立爲太子。好學愛士。每觀書傳。謂其師友。天水文夔。隴西董融等曰：吾見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人之難及乎。進止周旋。勤於咨問。但性輕躁。失在田獵。甲子。襲位。玠來奔喪。勸遣雄子越還江陽。而欲令期代。已知北事。班以未葬。不許。遣玠還涪。

冬十月癸亥。期越殺班於臨次。并殺班仲兄領軍都弟玠。奔晉期僞諡班曰戾太子。壽追諡曰哀皇帝。子幽。顛爲期所殺。班兄弟五人皆兵死。四人無後。玠在晉。歷巴郡、襄陽、宜都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從征西於山陽。戰死也。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母冉賤。雄妻任養爲子。少攻學問。有容觀。雄時令諸子各募合部曲。多者纔得數百人。而期獨得千餘人。爲安東將軍。雄亡。越自江陽來赴喪。兄弟怏怏。旣以班非雄所生。又慮玠不利己。與兄越密謀圖班。太史令韓約上言。宮室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遂因

夜哭。越殺班期自立。以越爲相國。與壽並錄尙書事。進壽大都督。徙封漢王。使討玠於涪。封越建甯王。以仲兄霸爲中領軍。鎮南弟保鎮西。西夷校尉。汝山太守。從兄始征東。代越皆大將軍。玠走。卽拜壽梁州知北事。康熙當作元年春正月。立妻閻氏爲后。下赦。改元玉恆。秋。以司隸景騫爲尙書令。征南費

黑爲司隸。班舅羅演爲僕射。

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謀襲期。立班子幽。謀泄。殺當有演澹。并

誅班母羅。玠子礪。稚妻咎。

二年。忌從子載多才藝。託他事誅之。而霸保皆暴病死。於是大臣自疑。骨

內不相親。而期志益廣。忽慢父時公卿。政刑失錯。

四年夏四月。壽自涪還襲期。假以誅越。騫爲言。越

請散財募民格戰。期謂壽不自薄。不許。旣誅越。騫初廢期爲邛都縣公。

五月。乃殺期及誅李始等。殺

兄弟十餘人。期死時年二十四。諡曰幽王。

五年。徙其妻子於越。嶠勢又使人就越。嶠誅其子。壽

字武考。有幹局。愛尙學義。志度少殊於諸子。雄奇之。自代父爲將。志在功名。故東征南伐。每有效事。雄疾

病。侍疾左右。左右侍臣造。雄顧命。寄託於壽。期之殺班也。李始初欲附壽。圖共討期。壽不敢。始怒。說期取

壽。憚李玠在北。欲藉壽討之。故不許壽。旣受漢封。北伐玠。告以去就利害。假道。故玠得由巴順水東下吳。

壽雖代玠鎮涪。歲終當入朝。覲常自危嫌。輒造漢中守將張才。急書告方外寇警。

咸康二年冬。北入

漢中。破走司馬勳。壽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手下有強兵。懼不自全。數聘命高士巴西龔壯。壯

雖不應。恐見害。不得已。數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緣劉向之言而惡之。每謀壯以自安之術。壯之父及

叔皆爲特所殺。欲假手報讐。未有其由。因說立事。何如舍小從大。以危易安。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恆、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爲晉稱藩。會養弟攸從成都病還。死道中。乃陽言越藥殺之。又詐造姝塔任調書。言期越當廢壽。以惑羣下。羣下信之。乃誓文武。許賞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攻成都。子勢爲開門內應。遂獲期。越誅其宗族十餘人。兵入虜掠民家。奸淫雄公主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恆與思明及李弈、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以壯爲長史。告下。又勸令送期於晉。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亦生心。遂背思明所陳之計。稱漢皇帝。尊父驥曰獻帝。母咎氏曰太后。下赦。改元漢興。以恆爲尙書令。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鎮北梁州。知當有北事二字東羌校尉。當衍此二字李弈鎮西。西夷校尉。更代諸郡及卿佐。皆用宿人。及已參佐。省交州。以從子權爲鎮南。南夷甯州。於是成都諸李子弟無復乘兵馬形勢者。雄時舊臣及六郡人皆斥廢也。秋七月。李弈從兄乾與大臣合謀。欲廢壽。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要爲兄弟。進李閔爲征東荊州。移鎮巴郡。八月。天連陰雨。禾稼傷損。百姓飢疫。草莽臣龔壯上封事曰。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受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理。顛覆顧命。管蔡旣興。讒諛滋蔓。大義滅親。撥亂濟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靈震助威。烈風順義。神誠允暢。日月光明。而論者未喻。權時定制。淫雨氾瀆。垂

向百日禾稼傷損。加之飢疫。百姓愁望。或者天以監示陛下。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至心。本無大圖。而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玄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顧違。一旦疆場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爲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崇重。封國歷世。雖降階一等。永爲靈德。宗廟相承。福祉無窮。君臣銘勳於上。生民甯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弘信慎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德。豈不休哉。論者或言二州人附。晉必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豫州入蜀。荆楚人貴。公孫述時。流民康濟。及漢征蜀。殘民太半。鍾鄧之役。放兵大掠。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漢藩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劉氏郡守。令長。方仕州郡者。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舉。主榮臣賴。甯可同日而論也。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陛下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所安。至於名榮。漢晉不處。臣復何爲。當侔法正。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威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託附深重。忘疲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補明時。常懼殞沒。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慙慙。伏願罪戮。壽不悅。然拘前言祕藏之。

九月。僕射任顏。雄妻弟也。謀反。誅并殺。雄子豹等。

五年春。二月。晉將伐巴郡。獲李閔。閔。恭子也。初壽許自牛鞞。以東土斷與閔。執政者以爲不可。乃止。復不益兵。故覆沒。閔弟豔。以是

怨故與朝右有隙。是時壽疾病。恆思明等復議奉晉計。尋巴郡破。壽以爲附晉。晉當以兵威。故不能自斷。遂輟計。三月。拜李弈鎮東代閔。夏。建甯太守孟彥。率州人縛甯州刺史霍彪於晉。舉建甯爲晉。

遣右將軍李位都討之。時權在越巂。

秋。又遣尙書廣漢李攄爲御史。入南中。攄祖毅。晉故甯州刺史。

以向與南人有舊。故遣之。攄從兄演。自越巂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

車騎將軍王

韜爲參軍。

舊校云。右車騎將軍王韜爲參軍九字。前後文不相屬。不知記何事也。今仍舊本。存此九字於後。以待改。

晉康帝建元元年。壽卒。勢立。改元太和。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脩之譴。勢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固請許之。勢疑與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冬。李弈自晉壽舉兵反。單騎突門。門者射殺。衆潰。勢大赦境內。改年嘉甯。勢驕淫。不卹國事。中外離心。蜀土無撩。原注。魯皓切。西南夷別族。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大爲民患。加以飢饉。境內蕭條。三年春。二月。桓溫伐蜀。軍至青衣。勢大發兵。遣咎堅等將之。原注。子感切。姓也。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江南。以待晉兵。咎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原注。碕。渠羈切。曲岸曰碕。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咎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於笮橋。原注。笮。音昨。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勸勢降。乃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

降文於溫。勢至建康。封歸義侯。

按上文晉康帝建元元年壽卒起。至此乃李逵所續志。非道將之舊也。今亦不更削去。

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四十七年。正僭號四十三年。

按三當作二。自晉惠帝光熙元年丙寅雄稱皇帝。至穆帝永和三年丁未勢降。故曰正僭號四十二年也。又上自惠帝永甯元

年特起事。歲在辛酉。故曰四十七年也。

蜀中亦有怪異。期時有狗豕交。木冬華。勢時涪陵民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二寸。凡三截。

之。又有民馬氏婦妊身而脇下生。其母無恙。兒亦長育。有馬生駒一頭。二身相著。六耳一牡一牝。又有天雨血於江南數畝許。李漢家春米。自臼中跳出。遽斂於箕中。又跳出。寫於簞中。又跳出。有猿居鳥巢。至城下地仍震。又連生毛。其天譴不能詳也。譏曰。特流乘釁險害。雄能推亡固存。遭皇極不建。遇其時。與期倡。爲禍階。而壽勢終之。詩所謂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者也。長老傳譙周識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賊。終如其記。先識預覩。何異古人乎。歷觀前世僞僭之徒。縱毒虔劉。未有如茲。每惟殷人丘墟之歎。賈生過秦之論。亡國破家。其監不遠矣。舊按云。按常璩華陽國志目錄第九卷及序志。皆云述李特。因循不遂。遂失之爾。今本諸書鑑所述。參以載記所書。續成勢志。用補其闕。以俟後之博洽君子云。又史載散騎常侍常璩實勸李勢降桓溫。璩必作志者。因續記此云。今按據此知前勢志爲李逵所續也。

華陽國志卷十上

先賢士女總讚

含和誕氣。人倫資生。必有賢彥。爲人經紀。宣德達教。博化篤俗。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品物煥炳。彝倫攸敘也。益、梁、爰在前代。則夏勳配天。而彭祖體地。及至周世。韓服將命。蔓子忠堅。然顯者猶鮮。豈國史簡闕。亦將分以秦、楚。希預華同。自漢興以來。迄乎魏、晉。多士克生。髦俊蓋世。愷、元、之疇。感於帝思。於是璽書交馳於斜谷之南。束帛芟芟於梁、益之鄉。或迺龍飛紫閣。允陟璿璣。亦有盤桓利居。經論皓素。其耽懷道術。服膺六藝。弓車之招。旃旌之命。徵名聘德。忠臣、孝子、烈士、賢女。高劭足以振玄風。貞淑可以方蘋蘩者。奕世載美。是以四方述作。來世志士。莫不仰高軌以咨詠。憲洪猷而儀則。擅名八區。爲世師表矣。故耆舊之篇。較美史、漢。而今志州部區別。未可總而言之。用敢撰約其善。爲之述讚。因自注解。甄其洪伐。尋事釋義。略可以知其前言往行矣。

蜀都士女

嚴平恬泊。皓然沈冥。嚴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學業加妙。專精大易。耽於老莊。常卜筮於市。假蓍龜以教。與人子卜。教以孝。與人弟卜。教以悌。與人臣卜。教以忠。於是風移俗易。上下茲和。日閱人

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授老莊著指歸。爲道書之宗。楊雄少師之稱其德。杜陵李強爲益州刺史。謂雄曰。吾真得君平矣。雄曰。君但可見。不能屈也。強以爲不然。至州脩禮交遊。遵見之。強服其清高。而不敢屈也。嘆曰。楊子雲真知人也。年九十卒。雄稱之曰。不慕夷。卽由矣。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

仲元抑抑邦家儀形。

李弘字仲元。成都人。少讀五經。不爲章句。處陋巷。淬勵金石之志。威儀容止。邦

家師之。以德行爲郡功曹。一月而去。子贅以見辱殺人。太守曰。賢者之子。必不殺人。放之。贅自以枉語家人。弘遣亡命。太守怒。讓弘。弘對曰。贅爲殺人之賊。明府私弘枉法。君子不誘而誅也。石磻殺厚。春秋譏之。孔子稱父子相隱。直在其中。弘實遺贅。太守無以詰也。州命從事。常以公正諫爭爲志。楊子雲稱之曰。李仲元爲人。也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見其貌者肅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非正不言。非正不行。非正不聽。吾先師之所畏。

子雲玄達。煥乎弘聖。

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少貧好道。家無擔石之儲。十金之費。而晏如也。好學不

爲章句。初慕司馬相如綺麗之文。多作詞賦。車騎將軍王音。成帝叔舅也。召爲門下史。薦待詔。上甘泉

羽獵賦。遷侍郎。給事黃門。雄旣升祕閣。以爲辭賦可尙。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武帝讀大人賦。飄飄然

有凌雲之志。不足以諷諫。乃輟其業。以經莫大於易。故則而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史莫善

於蒼頡。故作訓纂。箴諫莫美於虞箴。故作州箴。賦莫弘於離騷。故反屈原而廣之。典莫正於爾雅。故作方言。初與劉歆、王莽、董賢同官。並至三公。雄歷三帝。獨不易官。年七十一卒。自劉向父子、桓譚等深敬服之。其玄淵源懿。後世大儒張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皆爲注解。吳郡陸公紀尤善於玄。稱雄聖人。雄子神童烏。七歲預雄玄文。年九歲而卒。

林生清寂。莫得而名。

林閔。字公孺。臨邛人也。善古學。古者天子有輜車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職惟閔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內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楊雄聞而師之。因此作方言。閔隱遯。世莫聞也。

汜鄉忠貞。社稷是經。進賢爲國。稽考典刑。愛莫助之。

身殞朝傾。

何武。字君公。邠人也。初以對策甲科爲郎。歷揚、兗州刺史。司隸校尉。京兆尹。清河、楚、沛、太守。廷尉。御史大夫。成帝初。具三公。拜大司空。封汜鄉侯。爲人忠厚。公正。推賢進士。在楚致兩龔。在沛厚

兩唐。臨司隸。致茂陵。何並居公位。進辛慶忌。皆世名賢。臨州郡。雖無赫赫之名。及去。民思之。才雖不及丞相薛宣。翟方進。而正直過之。哀帝卽位。以朱博、趙玄爲公卿用事。免官。諫大夫鮑子都亟言訟之。丞相王嘉亦以爲慨。帝復徵武爲御史大夫。徙前將軍。時大司馬新都侯王莽避帝外家。丁傅氏遜位。亦以列侯見徵。哀帝詔博舉太常。莽從武求舉。武以莽彘人之雄。不許。哀帝崩。王太皇太后莽姑也。卽日

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舉大司馬丞相孔光等逼王氏。皆舉莽。武與左將軍公孫祿謀曰。莽五父世朝。權傾人主。必危劉氏。乃舉祿。祿亦舉武。太后不從。用莽爲大司馬。莽諷有司劾奏。皆免。武就國後。莽浸盛。遂爲宰衡。安漢公欲圖篡漢。憚武與其叔紅陽侯王立不從。元始三年。因呂寬、吳章事。檻車徵武。武自殺。衆咸冤之。莽欲厭衆心。諡武曰刺侯。子況嗣。平帝崩。莽因居攝。後僭王。當作位。

叔文播教。變風爲雅。道洽化遷。我實西魯。

張寬字叔文。成都人也。蜀承秦後。質文刻野。太守文翁遣

寬詣博士東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蜀學比於齊魯。巴漢亦化之。景帝嘉之。命天下郡國皆立文學。由翁唱其教。蜀爲之始也。寬從武帝郊甘泉泰畤。過橋見一女子。裸浴川中。乳長七尺。曰。知我者帝後七車。適得寬車。對曰。天有星主祠祀。不齊潔則作女令見。帝感寤。以爲揚州刺史。復別蛇莽之妖。世稱云七車張。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

長卿彬彬文爲世矩。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游京師。善屬文。著子虛賦而不自名。武帝見而善

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世。楊得意對曰。臣邑子司馬相如所作也。召見相如。相如又作上林賦。帝悅。以爲郎。又上大人賦。以風諫。制封禪書爲漢辭宗。官至中郎將。世之作辭賦者。自楊雄之徒咸則之。

王淵豔麗。蔚若華圃。

王褒字子淵。資中人也。以高才文藻侍宣帝。初爲王襄作樂職中和頌。宣帝時

又上甘泉洞簫賦。帝善之。令宮人誦之。爲諫大夫卒。

子山翰藻遺篇有厚。

當作序。

楊終字子山成都人也年十三已能作雷賦通屈原七諫章後坐太守徙

邊作孤憤詩明帝時與班固賈逵並爲校書郎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作生民詩又上符瑞詩十五章制封禪書著

當有春秋二字見後漢書。

外傳十二卷章句十五萬言皆傳於世者。

少遷猛毅垂勳三邦。陳立字少遷臨邛人也成帝時牂柯有亂將軍王鳳薦立爲太守克平禍亂徙

守巴郡秩中二千石治有尤異又徙天水太守爲天下最天子賜黃金四十斤入爲左衛護軍。

世公賦政祥瑞來同。王阜字世公成都人也大守弟五倫察舉孝廉爲重泉令有鸞鳥集於文學十

餘日遷益州太守神馬出滇池河甘露降白鳥見民懷之如父母。

猗歟文父叡發幼童德澹會稽道崇辟雍。張霸字伯饒諡曰文父成都人也年數歲以知禮義諸生

孫林劉固段著等宗之移家其字下啓母求就師學母憐其稚對曰饒能故字伯饒也爲會稽太守撥

亂興治立文學學徒以千數風教大行道路但聞誦聲百姓歌詠之致達名士顧奉公孫松畢海胡母

官萬虞先王演李根皆至大位在郡十年以有道徵拜議郎遷侍中遂授霸五更尊禮於文

當作大。

學年

老卒葬河南。

少府委遲作卿作師。趙典字仲經成都人也太尉戒孫

當作子。

也與潁川李膺等並號八俊三爲侍中。

自樂祿俸施貧方授國師未拜病卒。

何楊研神貫奧入微。

何英字叔俊郫人也。

楊由字哀侯成都人也。二子學通經緯。英著漢德春

秋十五卷。孫汝字景由亦深學。初徵上日食盜賊起。有劾爲謁者。京師旱。請雨卽澍。遷犍爲屬國。著世務論三十篇。卒。楊由爲太守。廉范文學。范稱能治。由言當有賊發。頃之。廣柔羌反寇。殺長姚超。鄉人冷豐齋酒候之。值客未內。由爲知其多少。又言人當致果。其色赤黃。果有送柑橘者。大將軍竇憲從太守索雲氣圖。由諫莫與。尋憲受誅。其明如此。著書十篇而卒。

司農明允國憲是維。

任昉字文始成都人也。初爲葉令。治奸賊七十餘人。遷梁相尚書令。清身檢下。

大將軍梁冀憚之。出爲魏郡。徙平原。歲出租稅百萬。冀誅復入爲尚書令。司隸校尉。遷大司農。卒。弟愷。徐州刺史。亦有治名。昉父循字伯度。爲長沙太守。得其父時爲五官。事在精通也。

翁君美秀。牧後。

當作后。

寤機。

何霸字翁君。司空武兄也。爲郡戶曹。刺史王尊將之官。移諸郡不得遣迎。

太守唯霸白宜往。太守遣霸。尊大怒。霸對曰。太守遣霸。非脩敬也。以去京師久。遲知朝廷起居耳。尊遽下車持節對之。因奇霸容止。辟爲別駕。舉秀才。爲屬國中郎將。弟舊校云。闕名。今按當作顯。見目錄。舊校失考也。穎川太守。兄

弟五人皆有名。

伯騫推賢。求善如飢。

柳宗字伯騫。成都人也。初結九友共學。號九子。及爲州郡。右職務。在進賢。拔致

求次方。張叔遼。王仲曾。殷智孫等。終至牧守。州里爲諺曰。得黃金一筭。不如爲伯騫所識。舉茂才。爲陽

夏太守按當依目錄作美陽令

文侯顯印極位台衡

文侯趙戒字志伯少府典祖

當作父

也父定以游俠稱戒順桓帝之世歷司徒太

尉登特進屢居公輔免憂患於無妄之世告歸於蜀薨家

太尉頡頏志振頹綱

趙謙字彥信戒孫也歷位卿尹初平元年爲太尉時董卓秉政欲遷天子長安

謙與司空荀爽固諫卓不聽以爲車騎將軍奉大駕西幸封洛亭侯拜司隸校尉忤卓指免討白波賊

有功封當有郵字侯進司徒免拜尙書令太僕三年薨諡曰忠侯

司徒繼踵僂俛權橫

趙溫字子柔謙弟以侍中與

當有大駕二字

同輦西遷封江南亭侯兄亡初平四年

拜司空未朞進司徒當世榮之時車騎將軍李傕與董卓張濟等爭權數遷移天子溫以書切責於傕

天子聞爲寒心尋曹公入徙天子都許政出諸侯禮待溫居公位十五年建安十三年薨

猶操道柄董卓是讓

讓責也董卓李傕凶擅謙溫干之初文侯與李固胡廣議立清河王蒜而冀欲

立蠡吾侯趙戒脅而從之使李固枉死君子以爲卓傕之惡甚於梁冀謙摩卓之牙溫弄傕之爪雖逼

權勢以道陳訓賢其祖遠矣

侍中授命分節亦彰

常洽字茂尼江原人也自荊州刺史遷京兆尹侍中長水校尉以兵衛大駕西

幸傕等作難常侍衛天子左右爲傕所煞

蠻夷猾擾，倡亂南疆。子恭要傳，醜穢于攘。

楊竦，字子恭，成都人也。永當作元初中，越巂、永昌夷反，殘破

郡縣，衆十萬餘。刺史張喬以竦勇猛，授從事。任平南中，竦先以詔書告喻，不服，乃加誅，煞虜三萬餘人，獲生口千五百人，財物四十萬，降夷三十六種，舉正奸濁長吏九十人，黃綬六十人，南中清平，會被傷卒，喬舉州弔贈，列畫東觀。

伯春、孟元、匡正時君。

張充，字伯春。

李兪，字孟元，江原人也。充爲治中從事，時刺史恃豪，每見從

事，布席地坐，已自安高牀上，充入閣，不肯進，刺史寤，乃更禮從事。刺史辟公孫特，大姓，犍爲、李威、橋稚、

充曹舊校云：闕事節

時有火災，倫受刺史指，以漢中斗平不足表聞，兪固爭之。後刺史至，與倫不平，求郡短，劾

倫不言水災，兪對以詔書上，災異不得由州，倫遷司空，辟兪掾。

舊校云：兪居希切，說文：微也。殆也。兪古字，今作幾。

楊羅爲令，遺愛在民。

楊班，字仲桓，成都人也。

羅衡，字仲伯，郫人也。俱師徵士何初山。

按初山當作幼正，後漢

書楊序傳注：何莫幼正是也。

班爲不韋、茂陵令，治化浹洽，徙西城，閬中令，號時名宰。衡爲萬年令，路不拾遺，人家牛

馬皆繫道邊，曰：屬羅公。三府爭辟，拜廣漢、長二縣，皆爲立祠。

小伯溫恭，預圖息紛。

陳湛，字小伯，成都人也。歷數縣令，民皆懷服。州辟治中從事，廣漢太守遣子詣

州，脩歡交，使君欲納，湛諫不可，失羔羊義，使君從之。後有言州郡私交者，考之無得，乃明也。

孟由至孝，遐葉晞風。

禽堅，字孟由，成都人也。父信爲縣史，當作使越巂爲夷所得，傳賣歷十一種，去時

堅方姪六月生母更嫁。堅壯乃知父湮沒。鬻力傭賃。求碧珠以求父。一至漢中。三出徼外。周旋萬里。經六年四月。突瘴毒。狼虎乃至。夷中得父。父相見悲感。夷徼哀之。卽將父歸。迎母致養。州郡嘉其孝。召功曹辟從事。列上東觀。太守王商追贈孝廉。令李苾爲立碑銘。迄今祠之。

仲昱勉師。仲昱成都人也。少受學於嚴季后。季后爲汶江尉。書呼仲昱。仲昱許十月往會。夷反斷道。

仲昱期於往。經度六七。幾死。數年卒。得至汶江。爲季后陳策。俱得免難。遠近嘆之。

叔本慕仁。任末字叔本。新繁人也。與董奉德俱學京師。奉德病死。推鹿車送其喪。師亡身病。齋棺赴

之道死。遺令勅子載喪至師門。敘平生之志也。

伯禽證將。朱普字伯禽。廣都人也。爲郡功曹。太守與刺史王冀有隙。枉見劾。普詣新都獄。掠笞連月。

肌肉腐臭。惡同死人。證太守無事。勅其子曰。我死。載喪詣闕。使天子知我心事。得情理。普以烈聞。

文寺代君。李磬字文寺。嚴道人也。爲長章表主簿。旄牛夷叛。入攻縣。表倉卒走。鋒刃交至。磬傾身捍

表。謂虜曰。乞煞我。活我君。虜乃煞之。表得免。太守嘉之。圖象府庭。

在三義敦終始可稱。人生於三事。若一君。父。師也。言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普。磬。可謂能終始也。

炎光中微。巨述僭亂。炎。火光也。漢以火德王。自高祖至平帝十二世。國嗣三絕。平帝早崩。安漢公王

莽。字巨君。遂篡天子位。稱新室皇帝。而茂陵公孫述。字子陽。爲莽導江。卒正。遂僭號於蜀。

章王刎首。

章明字公孺新繁人也。

王皓字子離江原人也。明爲太中大夫。莽篡位。嘆曰。不以一

身事二主。遂自煞。皓爲美陽令。去莽歸蜀。公孫僭號。使使聘之。皓乃自刎。以頭付使者。述慙怒。誅其妻子。

侯剛哭漢。

剛字直孟。新繁人也。爲郎。見莽篡位。佯狂負木斗。守闕號哭。莽使人問之。對曰。漢祚無窮。

吾寧死之。不忍事非主也。莽追煞之。

公卿絕脰。亦蹈節貫。

王嘉字公卿。江原人也。爲郎。去莽還留。

當衍

蜀公孫述先閉其妻子。使人徵之。

嘉聞王皓死。歎曰。吾後之哉。亦自煞。述慙。貫其妻子。

羅生美至。思濟艱難。述方遂非。殘彼貞幹。

羅衍字伯紀。成都人也。爲述郎。說述尙書解文卿。鄭文伯。

使諫。述降漢。爲子孫福。解鄭從之。述怒。閉二子於薄室。六年。二子守志不回。遂幽死。衍卒。察孝廉。徵博士。

劉主割據。資我英俊。鴻臚淵通。與道推運。

何宗字彥若。郫縣人也。通經緯。天官推步。圖讖。知劉備應。

漢九世之運。讚立先主。爲大鴻臚。方授公輔。會卒。

君肅矯矯。穎穎倬羣。

何祗字君肅。宗族人也。初犍爲楊洪爲太守。李嚴功曹。去郡數年。以爲蜀郡嚴。

猶在官。祗爲洪門下書佐。去郡數年。以爲廣漢。洪猶在官。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之能。攬拔秀異也。祗。

徙犍爲太守卒。

輔漢朗捷服時之勲。

張裔字君嗣成都人也。汝南許文休稱其才鍾元常輩也。爲輔漢將軍丞相長

史丞相北征居府統事足食足兵。

太常清密遂遠鉤深。

杜瓊字伯瑜成都人也。師事任定祖通經緯術藝爲太常沈默慎密稱諸生之

淳。

休休衆彥殊塗同臻金聲玉振蜀之球琳。

休休美也衆彥言此四十三人也。易曰殊塗同歸百行齊

致貴於流光顯稱揚名垂世此四十三人者雖立行不同俱以垂美如金玉之音器爲世名寶。

述蜀郡人。

敬司穆穆暢始玄終。

敬司馬氏女五更張伯饒妻也。霸前妻有三男一女敬司產一男撫教五子恩

愛若一霸卒葬河南敬司與諸子還蜀疾病遺令告諸子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汝父在梁吾自在蜀

亦各其志勿違吾勅也。遂葬蜀子光超稟母教爲聘士也。

叔紀婉婉十媛仰風。

叔紀霸女孫也。適廣漢王遵至有賢訓事姑以禮生子商海內名士。廣漢周幹

古朴彭緄漢中祝龜爲作頌曰少則爲家之孝女長則爲家之賢婦老則爲子之慈親終溫且惠秉心

塞淵宜諡曰孝明惠母。

公乘氏張兩髦義崇

公乘會妻廣都張氏女也。夫早亡。無子。姑及兄弟欲改嫁之。張誓不許。而言之

不止。乃斷髮割耳。養會族子。事姑終身。

助陳撫孩節篤分充

助陳臨邛陳氏女。隗爲楊鳳珪妻也。鳳珪亡。養遺生子。守節。兄弟必欲改嫁。乃

引刀割咽。宗族駭之。幾死。遂全其義。

二常熒熒頽構再隆

元常靡常。江原人也。元常廣都令常良女。適廣漢便敬賓。早亡。元常無子。養賓

族子。父母欲嫁。乃祝刀誓志而死。靡常。仲山女。適成都殷仲孫家。遭疫氣死亡。惟靡常在。十八此二字當在死亡下

續死亡十八四字爲一句收葬諸喪。養遺生子。立美成家。

紀常哀哀精感昭融

紀常常侍常洽女。趙侯夫人也。父遇害。長安其二兄皆先沒。遺父門生翟登。張

順。迎喪時。寇賊蜂起。晝夜悲哀。順登得將喪。無恙還。時人皆以紀常精誠所感。

貢羅誓志

貢羅。郫羅倩女。景奇妻也。奇早亡。無子。父愍其年壯。以許同郡何詩。貢羅白書誓父。不還

家。父使詩乃白州。州告縣。逼遣之。羅乃訴州刺史高而許之。

玃何忘生

玃何。郫何氏女。成都趙憲妻也。憲早亡。無子。父母欲改嫁。何恚憤自幽。乃不食。旬日而死。

郡縣爲立石表

昭儀殉身

昭儀。新繁張氏女。廣漢朱叔賢妻也。賢爲郡督郵。建安十九年。劉主圍劉璋於成都。賢坐

謀外降璋以昭儀配兵將見逼昭儀自殺三軍莫不哀嘆

二姚見靈

廣柔長郫姚超二女姚妣饒未許嫁隨父在官值九種夷反殺超獲二女欲使牧羊二女

誓不辱乃以衣連腰自沈水中死見夢告兄慰曰姊妹之喪當以某日至溉下慰寤哀愕如夢日得喪

郡縣圖象府庭

義義淑媛表圖銘旌

淑善媛婉婉也言此十二女皆圖象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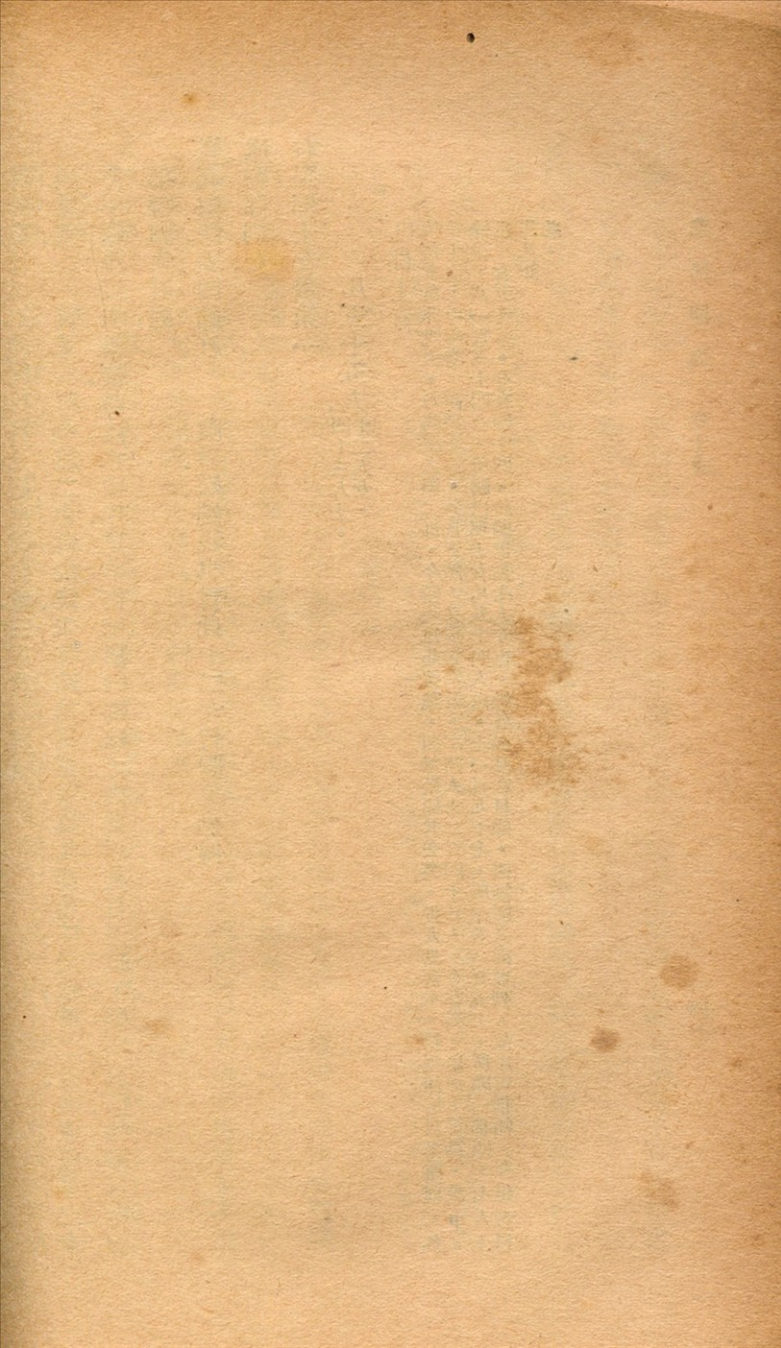
述蜀郡列女

右蜀郡士女讚第一

凡五十五人四十三人士
十二人女

巴郡士女

按舊本自此脫去乃闕讚之第二也今僅能知此標題而無從補其文矣近人見舊本較張佳序以來所刻多第十之上中兩卷謂爲完書其實不然又按卷末云二州人士二百四十八人今存蜀廣漢犍爲漢中梓潼共一百九十四人所闕巴郡士女凡五十四人也士一百九十七所存者一百五十所闕巴郡四十七人士也女五十一今存四十四所闕巴郡七人女也姓名必具在目錄而無讚者亦並列故不可推知今但考得此其凡如



華陽國志卷十中

廣漢士女

講學沖邃。洙泗是睇。膺帝紹聖。庶熙疇咨。

楊宣字君緯。什邡人也。少受學於楚國王子張。天文圖緯。

於河內鄭子侯。師楊公叔。能暢鳥言。長於災異。教授弟子以百數。成帝徵拜諫大夫。帝無嗣。宣上封事。勸宜以定陶恭王子爲太子。帝從之。出宣爲交州牧。太子卽位爲哀帝。拜河內太守。徵太倉令。上言宜封周公孔子後。帝從之。封周公孫相如爲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又薦遼東王綱。瑯琊徐吉。太原郭越。楚國龔勝等。宜讚隆時雍。平帝時。命持節爲講學大夫。與劉歆共校書。居攝中卒。門生河南李吉。廣漢嚴象。趙翹等。皆作大儒。

長伯撫遐。聲暢中畿。析虎命邦。綽有餘徽。

鄭純字長伯。鄆人也。爲益州西部都尉。處地金銀琥珀犀。

象翠羽。出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嘆。表聞三司。及京師貴重。多薦美之。明帝嘉之。乃改西部爲永昌郡。以純爲太守。在官十年卒。列畫頌東觀。

三老泱泱。實作父師。

楊統字仲通。新都人也。事華里先生炎高。高戒統曰。漢九世王。出圖書與卿。適。

應之。建武初。天下求通內讖。二卷者不得。永平中。刺史張志舉統方正。司徒魯恭辟掾。與恭共定音律。

上家法章句及二卷解說遷侍中光祿大夫以年老道深養於辟雍授几杖爲三老卒內讖二卷竟未詳。

平仲淑道殆乎庶幾王祐字平仲鄭人也少與雒高士張浮齊名不應州郡辟命司隸校尉陳紀山

名知人稱祐天下高士年四十二卒弟獲志其遺言撰王子五篇東觀郎李勝文章士也作諫方之顏

子列畫學官舊校云獲一作灌

文父明洞探蹟索微楊序字仲桓統仲子也道業侔父三司及公車連徵辟拜侍中上言四方及荆

揚交州當兵起人民疫蝗洛陽大水宮殿當災三府當免舊空二格當是陰臣二字見後漢書近戚謀變皆效驗大將軍

梁冀秉權自退舊空六格當是歸家遂脩黃老六字見後漢書授門徒三千人本初元年及建和中特徵聘不行年八十三卒

天子痛惜詔諡曰文父弟子雒昭約節宰縣竹寇權文儀蜀郡何萇幼正侯祈升伯巴郡周舒叔布及

任安董扶等皆徵聘辟舉馳名當世

元章玄泊韜光匿耀當作輝段翳字元章新都人也明經術妙占未來常告大渡津曰某日當有諸

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人從冀州來學積年自以精究翳術辭去翳爲

筒作書封頭與之告曰有急發之至葭萌爭津吏搗從者頭諸生發筒筒中有書曰到葭萌爭津破頭

以膏裹之生乃喟然知不及翳還更精學翳常隱匿不使人知門人皆號夫子

稚子奕奕古之畏愛

王渙字稚子，鄭人也。初爲河內溫令，路不失遺，臥不閉門。民歌之曰：「王稚子，世

未有平徭役，百姓喜。遷兗州刺史，部中肅清，徵拜侍御史洛陽令，聰明惠斷，公平廉正，抑強扶弱，化行不犯，發奸擿伏，忽若有神。京華密靜，權豪畏敬。元興元年卒，百姓痛哭，二縣弔喪，行人商旅莫不祭之。賈胡左威遭其清理，制服三年，洛陽弦歌之爲立祠。天子悼惜，每下詔書德令，必賜後嗣。與卓茂等爲伍。

敬伯愷悌，樹德播惠。

王堂字敬伯，鄭人也。初臨巴郡，進賢達士，舉孝子嚴永、隱士黃錯，及張璠、陳髦。

民爲立祠，徙任右扶風，政教嚴明。帝舅車騎將軍閭顯、大將軍竇憲、中常侍江京等，囑託輒拒之。白鹿見象，不以爲祥，徙魯相。又徙汝南守，舉陳蕃爲功曹，應嗣。按後漢書堂傳云：委功曹陳蕃，又云任主簿應嗣。此應嗣下當有脫文，今無以補之也。司隸

校尉，號知人之鑑。

叔宰濟濟，以禮進退。

馮顥字叔宰，鄭人也。少師事楊仲桓及蜀郡張光超。後又事東平虞叔雅。初爲

謁者，威儀濟濟，爲成都令，遷越巂太守。所在著稱，爲梁冀所不善。冀風州追之，隱居作易章句及刺奢說，脩黃老，恬然終日。

大匠奇暢，妙監玄察，盡言世規，祇以隕越。

翟酺字子超，雒人也。少事段熲，以明天官爲侍中尚書，常

見太史令孫懿，歔歔涕泣曰：「圖書有賊臣孫登，將以才智爲黃門開路，君表相應之，是以悽愴。」後爲京

兆尹、光祿大夫、將作大匠。上言漢四百年，當有弱主閉門聽政。數在二百年之間，薦故太尉龐參，故司徒李郃、明通三才，忠正可以輔世。所言每指刺疾，權貴誣訕及尚書令高堂芝交搆，免死，著援神契經說卒家。

司隸聰敏，奮名後葉。

郭賀，字喬卿，雒人也。初爲太守黃幸戶曹，幸有事與漢中太守李榮俱被徵，賀

勸幸星行詣詔獄，自歸得免。榮稽留詔殺之，由是顯名。太守蔡茂命爲主簿，茂夢坐太極殿，按當作殿極

蔡茂傳·章懷注云·屋之大者·古通呼爲殿極·殿梁也·前書晉義曰·三輔閒謂屋梁爲極·可證·上得嘉禾三穗以問賀，對曰：明府位當至三公。旬月，茂遷

司徒，表賀明律令，稍遷侍中，尚書僕射，司隸校尉，荊州刺史。明帝南巡狩，善其治，徵河南尹，卒。天子痛

惜，賜錢三十萬。

鍾、蔡、翮、翮，交友惟賢。

鍾顯，字子誦，鄭人也。

蔡弓，字子騫，雒人也。俱攜手共學，冬則侍親，春行受

業，與張霸、李郃、張皓、陳禪爲友。共師司徒魯恭顯，又與王稚子同見察孝於太守陳司空，歷豫州刺史、

光祿大夫、侍中、衛尉，弓爲廬江太守，徵拜郎，而霸、郃、皓、禪皆至公卿。

兩李麗采，文藻可觀。

李尤，字伯仁。

李勝，字茂通，雒人也。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才，明帝

召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賦銘，懷戎頌百二十銘，著政事論七篇，帝善之。拜諫大夫，樂安相，後與劉珍

共撰漢紀，孫充有文才，勝爲東觀郎，著賦、諫、當作諫·見後漢書·論、頌數十篇。